

長部
第一至十三經

蕭式球譯

目錄

一· 梵網經.....	1
二· 沙門果經.....	24
三· 菴婆多經.....	41
四· 須那檀多經.....	53
五· 究羅檀頭經.....	60
六· 摩訶梨經.....	69
七· 吒尼耶經.....	74
八· 獅吼經.....	76
九· 布吒波陀經.....	82
十· 須跋經.....	94
十一· 羈婆多經.....	97
十二· 露遮經.....	103
十三· 三明經.....	108

長部

一·梵網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王舍城和那爛陀之間的路途上行走，須卑耶遊方者和他的弟子梵摩達多婆羅門學童也是在王舍城和那爛陀之間的路途上行走。在途中，須卑耶遊方者用各種不同的說話來責難佛陀、責難法義、責難僧團，而梵摩達多則用各種不同的說話來稱讚佛陀、稱讚法義、稱讚僧團，他們老師和弟子二人跟隨著世尊和比丘僧團，互相之間說完全相反的話。

2. 這時候，世尊和比丘僧團在芒果樹苗林一間屬於國王的小屋居住一晚，須卑耶遊方者和梵摩達多也是在那間小屋居住一晚。在那裏，須卑耶遊方者用各種不同的說話來責難佛陀、責難法義、責難僧團，而梵摩達多則用各種不同的說話來稱讚佛陀、稱讚法義、稱讚僧團，他們老師和弟子二人跟隨著世尊和比丘僧團，互相之間說完全相反的話。

3. 在黎明時分，一些比丘起床後坐在圓帳篷裏聚集，他們談論這個話題：“賢友們，十分稀有！賢友們，十分難得！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能善知眾生各有不同的傾向！須卑耶遊方者用各種不同的說話來責難佛陀、責難法義、責難僧團，而梵摩達多則用各種不同的說話來稱讚佛陀、稱讚法義、稱讚僧團，他們老師和弟子二人跟隨著世尊和比丘僧團，互相之間說完全相反的話。”

4. 世尊知道那些比丘的談論，於是前往圓帳篷，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剛才你們談論的是什麼呢？你們談論到哪裏呢？”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比丘把以上的說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然後再說：“正當我們在談論的時候，世尊便來到了。”

5. “比丘們，若別人責難我、責難法義、責難僧團時，你們內心不應生起敵意、不滿、不悅。

“比丘們，若別人責難我、責難法義、責難僧團時，如果你們發怒、不高興，這只會為你們帶來妨害。比丘們，若別人責難我、責難法義、責難僧團時，如果你們發怒、不高興，這時能否知道別人的說話說得好還是說得不好呢？”

“大德，不能。”

“比丘們，若別人責難我、責難法義、責難僧團時，你們應要如實指出他們不正確的地方：‘這是錯的，這是不真實的，我們不是這樣的，我們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6. “比丘們，若別人稱讚我、稱讚法義、稱讚僧團時，你們內心不應生起歡騰、喜愛、踴躍。

“比丘們，若別人稱讚我、稱讚法義、稱讚僧團時，如果你們歡騰、喜愛、踴躍，這只會為你們帶來妨害。

“比丘們，若別人稱讚我、稱讚法義、稱讚僧團時，你們應要如實肯定他們

正確的地方：‘這是對的，這是真實的，我們是這樣的，我們是有這些東西的。’

7.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只會從小節、世俗、戒行的層面來稱讚如來。

“比丘們，什麼是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只會從小節、世俗、戒行的層面來稱讚如來呢？”

8.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喬答摩沙門捨棄殺生、遠離殺生。他放下木棒，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喬答摩沙門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給的東西他便不取，別人不給的東西他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喬答摩沙門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者，遠離低俗的性行為。’

9.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喬答摩沙門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喬答摩沙門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他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說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說話。’‘喬答摩沙門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喬答摩沙門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

10.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喬答摩沙門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喬答摩沙門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喬答摩沙門遠離非時食。’‘喬答摩沙門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喬答摩沙門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喬答摩沙門遠離豪華的大床。’‘喬答摩沙門遠離接受金銀錢財。’‘喬答摩沙門遠離接受穀物。’‘喬答摩沙門遠離接受生肉。’‘喬答摩沙門遠離接受婦女。’‘喬答摩沙門遠離接受僕人。’‘喬答摩沙門遠離接受禽畜。’‘喬答摩沙門遠離接受農田。’‘喬答摩沙門遠離替人做信使。’‘喬答摩沙門遠離做買賣。’‘喬答摩沙門遠離欺騙的量秤。’‘喬答摩沙門遠離賄賂、欺騙、詐騙。’‘喬答摩沙門遠離傷害、殺害、綑綁、攔劫、搶掠。’

11.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損害種子和植物，如損害樹根、樹幹、枝、節、種子等。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

12.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受用儲存的東西，如受用儲存的食物、儲存的飲品、儲存的衣服、儲存的車輛、儲存的床鋪、儲存的香水、儲存的肉類等。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受用儲存的東西。’

13.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觀看表演，如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話劇、講故事、擊掌、金屬敲擊樂、陶瓷敲擊樂、歌劇、滾球遊戲、攀竹遊戲、人

偶遊戲、鬥象、鬥馬、鬥水牛、鬥公牛、鬥山羊、鬥公羊、鬥雞、鬥鵪鶉、比棒、比拳、摔跤、士兵操練、士兵演習、士兵布陣、閱兵等。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觀看表演。’

14.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玩放逸的勝負遊戲，如玩八格棋盤棋、十格棋盤棋、不用棋盤棋、跳步遊戲、取層疊木塊、骰子、擊木塊、手畫、球戲、吹葉管、犁地戲、翻筋斗、風車轉、量戲、車戲、弓戲、猜字、猜意念、模仿殘障等。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玩放逸的勝負遊戲。’

15.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受用豪華的大床，如受用附有床几的床、床腳有雕刻的床、設有頂篷的床、兩頭各有丹枕的床、長毛被褥、色彩鮮艷的被褥、白羊毛被褥、毛織的被褥、羊毛被褥、有動物圖案的羊毛被褥、兩邊有縷的被褥、一邊有縷的被褥、金絲被褥、白毫被褥、大被褥、繡上象的被褥、繡上馬的被褥、繡上車的被褥、羚羊皮被褥、鹿皮被褥等。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受用豪華的大床。’

16.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裝扮身體，如塗香膏、塗香油、香水浴、按摩、照鏡、鬆眼影、戴花環、塗香水、施臉粉、塗唇膏、戴手鐲、紮髻、持杖、持瓶、持劍、持傘、穿有花飾的鞋、戴冠、戴珠寶、用塵拂、穿有長縷的白衣等。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裝扮身體。’

17.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說俗世間的說話，如說有關國王、盜賊、大臣、軍隊、恐懼、戰爭、食物、飲品、衣服、床具、花環、香水、親屬、車乘、鄉村、市鎮、都城、國家、女士、英雄、街上流言、井邊流言、亡靈、雜事、世間、大海、是非對錯等說話。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俗世間的說話。’

18.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和人辯論——“你不明白這些法和律，我才明白這些法和律；你能夠明白這些法和律嗎？”“你說錯了，我才說得對！”“我前後一致，你前後矛盾！”“你之前說了應該後說的說話，但之後才說應該在先前說的說話！”“我改變了你的想法！”“你提出的論據已被駁倒，你敗了！”“繼續試，看看能否脫困吧！”——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和人辯論。’

19.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替人做信使，如替國王、大臣、剎帝利、婆羅門、居士、兒童等做信使——被呼喚：“來這裏。”“去那裏。”“帶東西來這裏。”“帶東西去那裏。”——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替人做信使。’

20.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為了取得更多供養而虛偽、不誠實、欺騙、詐騙。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虛偽和不誠實。’

21.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看掌、星相、解夢、鼠嚙相、火供、杓供、穀供、飯供、米供、熟酥供、麻油供、口供、血供、掌相、土地風水、農田風水、符咒、驅魔、尋寶、治蛇咬、治毒、治蠍螫、治鼠咬、解鳥聲、解烏鴉聲、預測壽命、防箭傷害、解走獸聲等知識學問。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

22.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以珠寶相、杖相、衣相、劍相、箭相、弓相、武器相、男相、女相、男童相、女童相、男僕相、女僕相、象相、馬相、水牛相、公牛相、母牛相、山羊相、公羊相、公雞相、鵝鴨相、蜥蜴相、耳環相、烏龜相、走獸相等預測吉凶的知識學問。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

23.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預測：“國王將會出征，國王將會收兵。”“我們的國王將會推進，對方的國王將會撤退。”“對方的國王將會推進，我們的國王將會撤退。”“我們的國王將會戰勝，對方的國王將會戰敗。”“對方的國王將會戰勝，我們的國王將會戰敗。”“這人將會勝利。”“這人將會失敗。”等知識學問。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

24.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預測：“將會日蝕。”“將會月蝕。”“將會星蝕。”“日月將會循著軌跡運行。”“日月將會不循軌跡運行。”“星將會循著軌跡運行。”“星將會不循軌跡運行。”“將會有流星。”“天空將會有黃道光。”“將會地震。”“將會打雷。”“日月星辰將會何時上昇、何時落下、何時明亮、何時暗淡。”“日蝕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月蝕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星蝕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日月循著軌跡運行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日月不循軌跡運行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星循著軌跡運行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星不循軌跡運行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流星將會帶來什麼吉凶。”“黃道光將會帶來什麼吉凶。”“地震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打雷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日月星辰上昇、落下、明亮、暗淡將會帶來什麼吉凶。”等知識學問。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

25.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預測：“將會有雨水。”“將會乾旱。”“將會豐收。”“將會失收。”“將會平安。”“將會不安。”“將會有病。”“將會健康。”等知識學問。還有從事手語、計算、數學、詩詞、俗世哲學等知識學問。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

26.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

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嫁娶、撮合姻緣咒術、拆散姻緣咒術、付款擇日、取款擇日、撮合友情咒術、拆散友情咒術、墮胎咒術、使人不能說話咒術、使人不能開口咒術、使人雙手扭絞咒術、使人耳聾咒術、向鏡問卜、向童女問卜、向天神問卜、禮拜太陽、禮拜大梵、以口噴火來施咒術、召喚財神等知識學問。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

27.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他們會這樣來稱讚如來：‘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祈福法事、還願法事、施咒術法事、祈生殖力法事、祈沒有生殖力法事、動土法事、封聖地法事、淨口法事、沐浴法事、火祭法事等知識學問。還有從事嘔出嘔吐物、洗腸、除痰、排便、洗頭、滴耳、洗眼、滴鼻、塗油、塗藥、針灸、做手術、治小兒疾病、治一般疾病、開藥、敷藥等知識學問。但是，喬答摩沙門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

“比丘們，當凡夫稱讚如來的時候，只會從這些小節、世俗、戒行的層面來稱讚如來。

28. “比丘們，除了戒行之外，有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比丘們，什麼是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呢？

29. “比丘們，一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十八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這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什麼論點？他們基於哪十八種原因呢？

30.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是哪四種原因呢？

31. “比丘們，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百生、無數千生、無數百千生——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他們這樣說：‘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勤奮……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因此我知道，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

“比丘們，這是第一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

32. “第二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個成壞劫、兩個成壞劫、三個成壞劫、十個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他們這樣說：‘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勤奮……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因此我知道，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

“比丘們，這是第二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

33. “第三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十個成壞劫、二十個成壞劫、三十個成壞劫、四十個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他們這樣說：‘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勤奮……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因此我知道，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

“比丘們，這是第三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

34. “第四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善於辯解、善於分析的沙門婆羅門，他們通過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而這樣說：‘我和世間常恆，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眾生的生死輪迴是一直長存下去的。’

“比丘們，這是第四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

35.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

“比丘們，任何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四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再沒有其他原因。

36.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37.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

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第一誦完

1.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是哪四種原因呢？”

2. “比丘們，世間長久時間之前在成劫的時候，大多數眾生投生在光音天之中。他們以善意所生，以喜悅為食糧，自身有光芒，在空中行走，端嚴。他們長久在那裏生活。

3. “比丘們，在過了長久的時間到了壞劫的時候，有一個空梵天宮出現。在光音天之中有一個眾生由於壽盡、福盡，死後投生在空梵天宮。他以善意所生，以喜悅為食糧，自身有光芒，在空中行走，端嚴。他長久在那裏生活。

4. “當他長時間單獨生活時，生起了不安、不悅、困惱，心想：‘什麼時候才有其他眾生到這裏來呢！’這時候，在光音天之中又有另一些眾生由於壽盡、福盡，死後投生在這個梵天宮，他們成為梵天眾。他們也是以善意所生，以喜悅為食糧，自身有光芒，在空中行走，端嚴。他們長久在那裏生活。

5. “比丘們，第一個投生在那裏的眾生心想：‘我是梵天，是大梵·征服者·無敵者·全見者·全能者·帝主·創造者·造物者·至高無上者·驅動者·降伏者·眾生之父。其他眾生都是由我化現出來的，這是什麼原因呢？之前我心想：‘什麼時候才有其他眾生到這裏來呢！’因為我有這種決意，所以便有這些眾生到這裏來了。’

“之後投生在那裏的眾生心想：‘這位賢者是一位梵天，是大梵·征服者·無敵者·全見者·全能者·帝主·創造者·造物者·至高無上者·驅動者·降伏者·眾生之父。我們都是由這位梵天賢者化現出來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看見他是第一個投生在這裏的，我們是之後才投生在這裏的。’

6. “比丘們，第一個投生在那裏的眾生壽命比較長、外觀比較好、能力比較大，之後投生在那裏的眾生壽命比較短、外觀比較差、能力比較小。

“比丘們，那些壽命比較短、外觀比較差、能力比較小的眾生在那裏死亡之後，是有可能投生到我們這裏來的。當他們投生到這裏來的時候，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當他們出家過沒有家庭生活的時候，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生的事情。他們這樣說：‘有位賢者是一位梵天，是大梵·征服者·無敵者·全見者·全能者·帝主·創造者·造物者·至高無上者·驅動者·降伏者·眾生之父。我們都是由這位梵天賢者化現出來的，他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一直長存下去的。我們由梵天化現，是無常、不牢固、短壽、會死亡的，現在投生到這裏來了。’

“比丘們，這是第一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

7. “第二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稱為‘享樂腐化’的天神，他們持續不斷戲笑、享樂、尋歡作樂；當他們持續不斷戲笑、享樂、尋歡作樂的時候，心念便會迷癡；因為心念迷癡，所以在那裏死亡。

8. “比丘們，那些享樂腐化的天神在那裏死亡之後，是有可能投生到我們這

裏來的。當他們投生到這裏來的時候，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當他們出家過沒有家庭生活的時候，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生的事情。

9. “他們這樣說：‘那些不腐化的天神賢者不會不斷戲笑、享樂、尋歡作樂；當他們不會不斷戲笑、享樂、尋歡作樂的時候，心念便不會迷癡；因為心念不迷癡，他們不會死亡。他們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一直長存下去的。我們是享樂腐化的天神，持續不斷戲笑、享樂、尋歡作樂；當我們持續不斷戲笑、享樂、尋歡作樂的時候，心念便會迷癡；因為心念迷癡，所以在那裏死亡。我們是無常、不牢固、短壽、會死亡的，現在投生到這裏來了。’

“比丘們，這是第二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

10. “第三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稱為‘意腐化’的天神，他們不斷互相注視；當他們不斷互相注視時，互相的內心便會腐化；內心腐化便互相都會身疲累、心疲累。那些天神因此而死亡。

11. “比丘們，那些意腐化的天神在那裏死亡之後，是有可能投生到我們這裏來的。當他們投生到這裏來的時候，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當他們出家過沒有家庭生活的時候，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生的事情。

12. “他們這樣說：‘那些不腐化的天神賢者不會不斷互相注視，當他們不會不斷互相注視時內心便不會腐化，內心不會腐化便不會身疲累、心疲累，他們不會死亡。他們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一直長存下去的。我們意腐化的天神不斷互相注視；當我們不斷互相注視時，互相的內心便會腐化；內心腐化便互相都會身疲累、心疲累。我們因此而死亡。我們是無常、不牢固、短壽、會死亡的，現在投生到這裏來了。’

“比丘們，這是第三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

13. “第四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善於辯解、善於分析的沙門婆羅門，他們通過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而這樣說：‘任何稱眼、耳、鼻、舌、身為我的，都是無常、不牢固、不恆久、是變壞法；任何稱心、意、識為我的，都是常恆、牢固、持久、不變、一直長存下去的。’

“比丘們，這是第四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

14.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

“比丘們，任何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四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再沒有其他原因。

15.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16.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有邊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世間有邊和沒有邊’。是哪四種原因呢？

17. “比丘們，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安住在世間有邊想之中。他們這樣說：‘這個世間是有邊界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內心觸證定境，我們內心有定，安住在世間有邊想之中。因此我們知道，這個世間是有邊界的。’

“比丘們，這是第一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有邊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世間有邊’。

18. “第二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安住在世間無邊想之中。他們這樣說：‘這個世間是沒有邊界的。那些說世間有邊界的沙門婆羅門是錯的，這個世間其實是沒有邊界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內心觸證定境，我們內心有定，安住在世間無邊想之中。因此我們知道，這個世間是沒有邊界的。’

“比丘們，這是第二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有邊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世間沒有邊’。

19. “第三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的沙門婆羅門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安住在世間上下有邊、四方無邊想之中。他們這樣說：‘這個世間是既有邊界也沒有邊界的。那些說世間有邊界的沙門婆羅門是錯的，那些說世間沒有邊界的沙門婆羅門也是錯的，這個世間其實是既有邊界也沒有邊界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內心觸證定境，我們內心有定，安住在世間上下有邊、四方無邊想之中。因此我們知道，這個世間是既有邊界也沒有邊界的。’

“比丘們，這是第三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有邊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世間既有邊也沒有邊’。

20. “第四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善於辯解、善於分析的沙門婆羅門，他們通過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而這樣說：‘這個世間既不是有邊界也不是沒有邊界的。那些說世間有邊界的沙門婆羅門是錯的，那些說世間沒有邊界的沙門婆羅門是錯的，那些說世間既有邊界也沒有邊界的沙門婆羅門也是錯的。這個世間其實既不是有邊界也不是沒有邊界的。’

“比丘們，這是第四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

有邊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世間既不是有邊也不是沒有邊’。

21.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有邊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四種原因而宣說‘世間有邊和沒有邊’。

“比丘們，任何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有邊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四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世間有邊和沒有邊’，再沒有其他原因。

22.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23.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是哪四種原因呢？

24. “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不能如實知道什麼是善，不能如實知道什麼是不善。他們心想：‘我不知道什麼是善，不知道什麼是不善，如果在不知的情形下為人解釋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的話，這會帶來貪欲、染著、瞋恚、厭惡。貪欲、染著、瞋恚、厭惡會為我帶來錯誤，錯誤會為我帶來障礙，障礙會為我帶來妨害。’他害怕說妄語，怨嫌說妄語，既不為人解釋什麼是善，也不為人解釋什麼是不善，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我認為是的話便說是，但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其他的想法，我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

“比丘們，這是第一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

25. “第二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不能如實知道什麼是善，不能如實知道什麼是不善。他們心想：‘我不知道什麼是善，不知道什麼是不善，如果在不知的情形下為人解釋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的話，這會帶來貪欲、染著、瞋恚、厭惡。貪欲、染著、瞋恚、厭惡會為我帶來執取，執取會為我帶來障礙，障礙會為我帶來妨害。’他害怕執取，怨嫌執取，既不為人解釋什麼是善，也不為人解釋什麼是不善，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我認為是的話便說是，但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其他的想法，我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

“比丘們，這是第二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

26. “第三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沙門婆羅門不能如實知道什麼是善，不能如實知道什麼是不

善。他們心想：‘我不知道什麼是善，不知道什麼是不善，如果在不知的情形下為人解釋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的話，有些沙門婆羅門智者聰明、能言善辯、具有銳利的辯才，他們到處遊行，目的是以自己的智慧來攻破別人的論點，他們或會質難我、質詢我、質疑我，我或會沒法應對。沒法應對會為我帶來障礙，障礙會為我帶來妨害。’他害怕被人提問，怨嫌被人提問，既不為人解釋什麼是善，也不為人解釋什麼是不善，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我認為是的話便說是，但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其他的想法，我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

“比丘們，這是第三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

27. “第四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遲鈍、迷癡的沙門婆羅門，因為他們遲鈍和迷癡，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

“‘如果你問我是否有來世；我認為有來世的話便說有來世，但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其他的想法，我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

“‘如果你問我是否沒有來世……

“‘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有也沒有來世……

“‘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沒有也不是沒有來世……

“‘如果你問我是否有化生的眾生……

“‘如果你問我是否沒有化生的眾生……

“‘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有也沒有化生的眾生……

“‘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沒有也不是沒有化生的眾生……

“‘如果你問我是否有苦樂業的果報……

“‘如果你問我是否沒有苦樂業的果報……

“‘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有也沒有苦樂業的果報……

“‘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沒有也不是沒有苦樂業的果報……

“‘如果你問我是否如來死後還存在……

“‘如果你問我是否如來死後不存在……

“‘如果你問我是否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

“‘如果你問我是否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我認為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的話便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但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其他的想法，我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

“比丘們，這是第四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

28.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四種原因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

“比丘們，任何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四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再沒有其他原因。

29.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30.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兩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沒有原因’。是哪兩種原因呢？

31. “比丘們，一些稱為‘無想有情’的天神，這些天神在生起想的時候便會死亡，這些眾生在那裏死亡之後，是有可能投生到我們這裏來的。當他們投生到這裏來的時候，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當他們出家過沒有家庭生活時候，勤奮、精勤、有修持、不放逸、正意、內心觸證定境。他們內心有定，能憶起過去無想有情天所生起的想。他們這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是沒有原因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之前是不存在的，現在成為一個眾生了。’

“比丘們，這是第一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沒有原因’。

32. “第二種原因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些善於辯解、善於分析的沙門婆羅門，他們通過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而這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是沒有原因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之前是不存在的，現在成為一個眾生了。’

“比丘們，這是第二種原因。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沒有原因’。

33.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兩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沒有原因’。

“比丘們，任何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兩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沒有原因’，再沒有其他原因。

34.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35.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十八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

“比丘們，任何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十八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再沒有其他原因。

36.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37. “比丘們，一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十四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這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賢者宣說什麼論點？他們基於哪四十四種原因呢？

38.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有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十六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有想’。是哪十六種原因呢？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有色身。’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沒有色身。’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既有色身也沒有色身。’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既沒有色身也不是沒有色身。’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有邊。’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沒有邊。’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既有邊也沒有邊。’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既沒有邊也不是沒有邊。’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單一的想。’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各種不同的想。’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很少的想。’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無量的想。’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唯樂無苦。’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唯苦無樂。’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有樂有苦。’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有想，無樂無苦。’

39.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想還存在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十六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有想’。

“比丘們，任何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有想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十六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我在死後有想’，再沒有其他原因。

40.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第二誦完

1.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無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無想’。是哪八種原因呢？”

- 2.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無想，有色身。’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無想，沒有色身。’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無想，既有色身也沒有色身。’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無想，既沒有色身也不是沒有色身。’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無想，有邊。’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無想，沒有邊。’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無想，既有邊也沒有邊。’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無想，既沒有邊也不是沒有邊。’

3.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無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無想’。

“比丘們，任何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無想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八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我在死後無想’，再沒有其他原因。

4.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5.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非想非非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是哪八種原因呢？”

- 6.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有色身。’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沒有色身。’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既有色身也沒有色身。’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既沒有色身也不是沒有色身。’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有邊。’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沒有邊。’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既有邊也沒有邊。’
- “他們宣說：‘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既沒有邊也不是沒有邊。’

7.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非想非非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

“比丘們，任何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非想非非想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八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再沒有其他原因。

8.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

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9.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斷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七種原因而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是哪七種原因呢？

10. “比丘們，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賢者，這個色身是我，由於它是四大組成、父母所生，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這個我便會完全斷除。’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

11.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完全斷除，我不是這樣說的。賢者，有另一種天界的我有色身、屬於欲界、會吃搏食，這是你不知、不見而我是知道、看見的。賢者，只有在那裏身壞命終之後才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這個我才會完全斷除。’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

12.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完全斷除，我不是這樣說的。賢者，有另一種天界的我有色身、善意所生、肢體與根門美滿，這是你不知、不見而我是知道、看見的。賢者，只有在那裏身壞命終之後才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這個我才會完全斷除。’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

13.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完全斷除，我不是這樣說的。賢者，有另一種我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達到空無邊處天，這是你不知、不見而我是知道、看見的。賢者，只有在那裏身壞命終之後才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這個我才會完全斷除。’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

14.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完全斷除，我不是這樣說的。賢者，有另一種我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達到識無邊處天，這是你不知、不見而我是知道、看見的。賢者，只有在那裏身壞命終之後才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這個我才會完全斷除。’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

15.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完全斷除，我不是這樣說的。賢者，有另一種我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達到無所有處天，這是你不知、不見而我是知道、看見的。賢者，只有在那裏身壞命終之後才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這個我才會完全斷除。’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

16.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完全斷除，我不是這樣說的。賢者，有另一種我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達到非想非非想處天，這是一種寂靜、細妙的境界，這是你不知、不見而我是知道、看見的。賢者，只有在那裏身壞命終之後才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這個我才會完全斷除。’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

17.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斷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七種原因而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

“比丘們，任何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斷見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七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再沒有其他原因。

18.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19.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現生得涅槃的沙門婆羅門，基於五種原因而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是哪五種原因呢？

20. “比丘們，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賢者，這個我由於得到五欲，具有五欲，享受五欲，身邊圍繞著五欲，所以這個我能現生取得究極的涅槃。’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

21.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取得究極的涅槃，我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什麼原因呢？賢者，欲樂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些東西不斷變壞、改變，會因此而生起憂、悲、苦、惱、哀。賢者，這個我由於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了初禪，所以這個我能現生取得究極的涅槃。’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

22.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取得究極的涅槃，我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什麼原因呢？賢者，人們說，任何覺和觀都是粗的。賢者，這個我由於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了二禪，所以這個我能現生取得究極的涅槃。’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

23.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取得究極的涅槃，我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什麼原因呢？賢者，人們說，任何帶有喜的踴躍心都是粗的。賢者，這個我由於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進入了三禪，所以這個我能現生取得究極的涅槃。’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

24. “另一些人對先前那些人說：‘賢者，我說，這個我不是你所說的那樣，你所說的我還不是取得究極的涅槃，我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什麼原因呢？賢者，人們說，任何受用樂的心都是粗的。賢者，這個我由於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進入了四禪，所以這個我能現生取得究極的涅槃。’

“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

25.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現生得涅槃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五種原因而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

“比丘們，任何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現生得涅槃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五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再沒有其他原因。

26.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27.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四十四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

“比丘們，任何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四十四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再沒有其他原因。

28.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29.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和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六十二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

“比丘們，任何依過去和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六十二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再沒有其他原因。

30. “比丘們，如來知道：這些見處帶來執著、帶來取著、帶來趣向、帶來下

一生。如來也知道：超越這些見處，對所知沒有取著，沒有取著便會親身體會寂滅。比丘們，如來如實知道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

31. “比丘們，這些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如來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些法義，然後講授這些法義。從法義的層面來稱讚如來，這才是對如來真實、正確的稱讚。

32.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33.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34.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有邊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世間有邊和沒有邊’，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35.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36.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兩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沒有原因’，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37.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十八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38.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有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十六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有想’，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39.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無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無想’，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40.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非想非非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41.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斷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

七種原因而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42.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現生得涅槃的沙門婆羅門，基於五種原因而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43.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四十四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44.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和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六十二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他們都是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這些賢者會領受由渴愛所帶來的掛慮與掙扎。

45.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46.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47.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有邊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世間有邊和沒有邊’，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48.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49.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兩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沒有原因’，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50.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十八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51.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有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十六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有想’，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52.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無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無想’，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53.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非想非非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54.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斷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七種原因而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55.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現生得涅槃的沙門婆羅門，基於五種原因而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56.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四十四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57.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和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六十二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這都是因為他們有觸，所以能夠宣說這些論點。

58.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常恆’，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59.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常有斷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有常有斷’，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0.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有邊和沒有邊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世間有邊和沒有邊’，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1.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當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四種原因而宣說模稜兩可的說話，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2.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兩種原因而宣說‘我和世間的生起沒有原因’，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3.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十八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4.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有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十六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有想’，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5.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無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無想’，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6.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死後非想非非想的沙門婆羅門，基於八種原因而宣說‘我在死後非想非非想’，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7.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斷見的沙門婆羅門，基於七種原因而宣說‘眾生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不再存在’，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8.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主張現生得涅槃的沙門婆羅門，基於五種原因而宣說‘眾生現生能得究極的涅槃’，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69. “比丘們，那些依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四十四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70.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和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六十二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他們若沒有觸的經歷，是沒有可能宣說這些論點的。

71. “比丘們，那些依過去和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基於這六十二種原因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所有這些沙門婆羅門都不斷在經歷六觸入處而有各種感受，他們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如實知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的時候，他會知道超越了所有這些論點。

72. “比丘們，任何依過去和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六十二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他們墮入這個由論點所造成的網之中，無論他們止息或活動，都在這個網內。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熟練的漁夫或他的徒弟，在細小的水域之中撒下一個小孔網，然後心想：‘在這個水潭中所有大的生物，都在魚網之中，無論牠們止息或活動，都在這個魚網內。’

“比丘們，同樣地，任何依過去和未來時段來推測、立論的沙門婆羅門，都是基於這六十二種原因的其中之一而宣說各種不同的論點，他們墮入這個由論點所造成的網之中，無論他們止息或活動，都在這個網內。

73. “比丘們，如來截斷了有。當如來的身持續時，天和人都可以看見如來的身，在身壞命終後，天和人便不能看見如來的身。

“比丘們，就正如樹上一束束的芒果，截斷束枝後，所有連著束枝的芒果都能取下來。

“比丘們，同樣地，如來截斷了有。當如來的身持續時，天和人都可以看見

如來的身，在身壞命終後，天和人便不能看見如來的身。”

74.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應怎樣稱這段法義呢？”

“阿難，既然這樣，就稱這段法義為‘義網’吧，你要好好受持它；也可稱為‘法網’，你要好好受持它；也可稱為‘梵網’，你要好好受持它；也可稱為‘見網’，你要好好受持它；也可稱為‘無上的勝利之道’，你要好好受持它。”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在世尊解說這法義時，一千個世界都感到震動。

第三誦完



二·沙門果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一千二百五十人的比丘僧團一起，住在王舍城童子醫王耆婆¹的芒果園。

這時候是雨季第四個月的布薩日月圓之夜，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和大臣一起坐在王宮的頂層。阿闍世王在布薩日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這個月夜真是怡人，真是美麗，真是好看，使人心生歡喜！在這個吉祥瑞相的月夜，我應拜訪哪位沙門婆羅門，使我心生敬信呢？”

2. 阿闍世王說了這番話後，一位大臣對他說：“大王，富蘭那·迦葉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經驗豐富，出家久，年紀大。大王，願你拜訪富蘭那·迦葉，拜訪富蘭那·迦葉會使大王心生敬信。”這位大臣說了這番話後，阿闍世王沉默不語。

3. 另一位大臣對阿闍世王說：“大王，末伽梨·拘舍梨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經驗豐富，出家久，年紀大。大王，願你拜訪末伽梨·拘舍梨，拜訪末伽梨·拘舍梨會使大王心生敬信。”這位大臣說了這番話後，阿闍世王沉默不語。

4. 另一位大臣對阿闍世王說：“大王，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經驗豐富，出家久，年紀大。大王，願你拜訪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拜訪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會使大王心生敬信。”這位大臣說了這番話後，阿闍世王沉默不語。

5. 另一位大臣對阿闍世王說：“大王，波拘陀·迦旃延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經驗豐富，出家久，年紀大。大王，願你拜訪波拘陀·迦旃延，拜訪波拘陀·迦旃延會使大王心生敬信。”這位大臣說了這番話後，阿闍世王沉默不語。

6. 另一位大臣對阿闍世王說：“大王，散若耶·毗羅胝子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經驗豐富，出家久，年紀大。大王，願你拜訪散若耶·毗羅胝子，拜訪散若耶·毗羅胝子會使大王心生敬信。”這位大臣說了這番話後，阿闍世王沉默不語。

7. 另一位大臣對阿闍世王說：“大王，尼乾陀·若提子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

¹ 在《長部》的註釋《吉祥悅意》中解釋，耆婆在嬰孩時被無畏王子所收養，所以人們稱他為“耆婆·王子收養”(Jivaka Komārabhacca)。古漢譯將他的名稱譯作“童子醫王耆婆”，這名稱可能比“耆婆·王子收養”更貼近史實。耆婆醫術高超，是王舍城的御醫，他是虔誠的佛弟子，常為佛陀及比丘治病。

經驗豐富，出家久，年紀大。大王，願你拜訪尼乾陀·若提子，拜訪尼乾陀·若提子會使大王心生敬信。”這位大臣說了這番話後，阿闍世王沉默不語。

8. 這時候，耆婆沉默地坐在阿闍世王附近。阿闍世王對耆婆說：“耆婆賢友，你為什麼沉默不語呢？”

“大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和一千二百五十人的比丘僧團一起，住在我的芒果園。喬答摩世尊有好名聲，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大王，願你拜訪世尊，拜訪世尊會使大王心生敬信。”

“耆婆賢友，既然這樣，吩咐安排象騎吧。”

9. “大王，遵命。”耆婆回答阿闍世王後，便吩咐安排大約五百隻雌象和一隻御用的象騎，然後回稟阿闍世王：“大王，象騎已經準備好了，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於是五百妃子一一登上象騎，阿闍世王登上御用的象騎，在火炬手的照明下，以王者的威嚴，從王舍城出發，前往耆婆的芒果園。

10. 當接近芒果園的時候，阿闍世王生起了恐懼、顫抖、驚慌¹。極度恐慌的阿闍世王對耆婆說：“耆婆賢友，你在欺騙我嗎？你在陷害我嗎？你要把我交給敵人嗎？為什麼一千二百五十人的比丘僧團竟然一點人聲也沒有，即使噴嚏聲和咳嗽聲也沒有呢？”

“大王，不要恐懼。我沒有欺騙你，我沒有陷害你，我不是要把你交給敵人。大王，請前進。那邊有一間亮著燈光的圓形聚集堂。”

11. 象騎到了路的盡頭時，阿闍世王下象，徒步前往圓形聚集堂的門口。他問耆婆：“耆婆賢友，世尊在哪裏呢？”

“大王，那位就是世尊了。大王，世尊靠在中央的柱，面向東方，向著比丘僧團坐。”

12. 阿闍世王前往世尊那裏，站在一邊。他細看這個像清澄湖水那樣謐靜的比丘僧團，於是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這裏的比丘很寧靜，願我的優陀夷·跋陀王子也有這份寧靜。”

“大王，你心裏懷著一份父愛嗎？”

“大德，我很疼愛優陀夷·跋陀王子，所以說出這感興語。”

13. 阿闍世王對世尊作禮，對比丘僧團合掌，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可否問世尊一些問題呢？世尊可否給我一個機會，解答我的問題呢？”

“大王，請隨便問。”

14. “大德，人們以象伕、馬伕、車伕、弓箭手、旗兵、軍官、炊事兵、王子、戰士、大力士、勇士、盾兵、僕人、廚師、理髮師、浴師、糖果師、花環師、漂染師、編織師、藤師、陶師、會計師、算師及其他各種工作技能來謀生。他們在現生之中享用工作的成果，得到快樂和滿足，使父母、妻子、子女、親友得到快

¹ 阿闍世因為曾殺害父親頻婆娑羅王而奪位，所以內心常懷恐懼，也常對人猜疑。

樂和滿足；他們用工作的成果布施、護持沙門婆羅門，以得投生天上的快樂果報。大德，你能否也解說一下，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呢？”

15. “大王，你曾否向其他沙門婆羅門問過這個問題呢？”

“大德，我記得曾經向其他沙門婆羅門問過這個問題。”

“大王，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可否告訴我他們怎樣解答呢？”

“大德，我不介意告訴世尊或如世尊那樣的人。”

“大王，既然這樣，請你說吧。”

16. “大德，有一次，我前往富蘭那·迦葉那裏，和富蘭那·迦葉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富蘭那·迦葉說：‘迦葉賢者，人們以象伏、馬伏、車伏、弓箭手、旗兵、軍官、炊事兵、王子、戰士、大力士、勇士、盾兵、僕人、廚師、理髮師、浴師、糖果師、花環師、漂染師、編織師、藤師、陶師、會計師、算師及其他各種工作技能來謀生。他們在現生之中享用工作的成果，得到快樂和滿足，使父母、妻子、子女、親友得到快樂和滿足；他們用工作的成果布施、護持沙門婆羅門，以得投生天上的快樂果報。迦葉賢者，你能否也解說一下，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呢？’

17.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富蘭那·迦葉對我說：‘大王，自己親手做或教別人做以下的事情：斬殺、燒殺、使人悲傷、使人疲累、使人顫抖、傷害生命、偷盜、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說妄語等都不是作惡。即使在車輪邊緣裝上利刃到處行走，把地上的眾生切割成一堆堆肉，這也沒有惡的因緣，不會有惡報到來。若去恆河南岸殺人、屠殺，斬殺、教別人斬殺，燒殺、教別人燒殺，這也沒有惡的因緣，不會有惡報到來；再去恆河北岸布施、教別人布施，祭祀、教別人祭祀，這也沒有福的因緣，不會有福報到來。布施、自我調伏、自我節制、說真話等沒有福，不會有福報到來。’

18. “大德，我問富蘭那·迦葉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否定善惡業報的教理。大德，就如被問到芒果時卻解釋麵包果，或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解釋芒果；同樣地，我問富蘭那·迦葉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否定善惡業報的教理。我心想：‘像我這樣的人為什麼也會對自己國土的沙門婆羅門心生厭惡呢？’

“大德，我對富蘭那·迦葉的話既不歡喜也不責難；我的內心不高興，但沒說不高興的話；我對富蘭那·迦葉的話不受持也不駁斥，之後起座離去。

19. “大德，有一次，我前往末伽梨·拘舍梨那裏，和末伽梨·拘舍梨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末伽梨·拘舍梨說：‘拘舍梨賢者，人們以象伏……你能否也解說一下，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呢？’

20.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末伽梨·拘舍梨對我說：‘大王，沒有因、沒有緣令眾生污染，眾生的污染是沒有因、沒有緣的；沒有因、沒有緣令眾生清淨，眾生的清淨是沒有因、沒有緣的。沒有自己所作，沒有他人所作，沒有由人所作，沒有力，沒有精進，沒有人的奮勇，沒有人的進取。所有眾生、所有生命都沒有權、沒有力、沒有精進，一起命中注定地在六道之中生存，感受苦和樂。

“‘有一百四十萬種、六千種和六百種主要的生命起源，五百種、五種、三種和半種業，六十二種修習途徑，六十二種小劫，六種人，八種人生時期，四千九百種謀生方式，四千九百種遊方者，四千九百種龍的住處，二千種根，三千種地獄，三十六種塵界，七種有想胎藏，七種無想胎藏，七種無結胎藏，七種天，七種人，七種毗舍遮鬼，七種湖，七種結，七種結，七種懸崖，七種懸崖，七種夢，七種夢；愚人和智者在當中八萬四千大劫輪迴生死，之後苦便會終結。

“‘發心修戒、苦行、梵行不能使未成熟的業得到成熟，不能使已成熟的業得到終結。在輪迴中的苦和樂不可計量；輪迴是限定不變的，不會有延長或縮短，不會有提昇或下墮。就如同執著繩頭來拋出一個繩球，當繩滾盡的時候便會停下來；同樣地，愚人和智者八萬四千大劫輪迴生死，之後苦便會終結。’

21. “大德，我問末伽梨·拘舍梨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輪迴達致清淨的教理。大德，就如同被問到芒果時卻解釋麵包果，或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解釋芒果；同樣地，我問末伽梨·拘舍梨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輪迴達致清淨的教理。我心想：‘像我這樣的人為什麼也會對自己國土的沙門婆羅門心生厭惡呢？’

“大德，我對末伽梨·拘舍梨的話既不歡喜也不責難；我的內心不高興，但沒說不高興的話；我對末伽梨·拘舍梨的話不受持也不駁斥，之後起座離去。

22. “大德，有一次，我前往阿耆多·翅舍欽婆羅那裏，和阿耆多·翅舍欽婆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說：‘阿耆多賢者，人們以象伏……你能否也解說一下，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呢？’

23.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阿耆多·翅舍欽婆羅對我說：‘大王，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

“‘人由四大組成，到了命終的時候，地歸還地，水歸還水，火歸還火，風歸還風，六根返回虛空；四個人抬著棺木，而亡者是第五人。到了火化的地方後，亡者的足跡便到此為止，只留下白骨和祭品的灰燼。蠢人才會肯定布施等行為，這其實是沒有意義的、錯誤的、沒有用處的。愚人和智者在身壞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死後便不再存在。’

24. “大德，我問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斷滅的教理。大德，就如同被問到芒果時卻解釋麵包果，或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解釋芒果；同樣地，我問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斷滅的教理。我心想：‘像我這樣的人為什麼也會對自己國土的沙門婆羅門心生厭惡呢？’

“大德，我對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的話既不歡喜也不責難；我的內心不高興，但沒說不高興的話；我對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的話不受持也不駁斥，之後起座離去。

25. “大德，有一次，我前往波拘陀·迦旃延那裏，和波拘陀·迦旃延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波拘陀·迦旃延說：‘迦旃延賢者，人們以象伏……你能否也解說一下，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呢？’

26.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波拘陀·迦旃延對我說：‘大王，有七種聚集物，不由人造，不由人創，當中不會有繁衍，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不變。它們不動搖，不改變，互不妨礙，不會由此帶來苦或樂。七種聚集物是什麼呢？就是地、水、火、風、苦、樂、命。沒有殺生者，沒有教人殺生者；沒有聽聞者，沒有教人聽聞者；沒有知者，沒有教人知者。如果用利劍斬下人頭都沒有殺生這回事，這只不過是劍所佔的空間在七種聚集物之中穿過而已。’

27. “大德，我問波拘陀·迦旃延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七種不同聚集物的教理。大德，就如被問到芒果時卻解釋麵包果，或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解釋芒果；同樣地，我問波拘陀·迦旃延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七種不同聚集物的教理。我心想：‘像我這樣的人為什麼也會對自己國土的沙門婆羅門心生厭惡呢？’

“大德，我對波拘陀·迦旃延的話既不歡喜也不責難；我的內心不高興，但沒說不高興的話；我對波拘陀·迦旃延的話不受持也不駁斥，之後起座離去。

28. “大德，有一次，我前往尼乾陀·若提子那裏，和尼乾陀·若提子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尼乾陀·若提子說：‘火種¹賢者，人們以象伏……你能否也解說一下，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呢？’

29.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尼乾陀·若提子對我說：‘大王，尼乾陀是四種律儀的約束者。什麼是四種律儀的約束者呢？大王，尼乾陀禁止所有惡，尼乾陀離開所有惡，尼乾陀除去所有惡，尼乾陀不被所有惡所滲入。尼乾陀因為是四種律儀的約束者，所以是一個無結者，自我提昇者，自我節制者，自我確立者。’

30. “大德，我問尼乾陀·若提子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四種律儀的教理。大德，就如被問到芒果時卻解釋麵包果，或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解釋芒果；同樣地，我問尼乾陀·若提子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四種律儀的教理。我心想：‘像我這樣的人為什麼也會對自己國土的沙門婆羅門心生厭惡呢？’

“大德，我對尼乾陀·若提子的話既不歡喜也不責難；我的內心不高興，但沒說不高興的話；我對尼乾陀·若提子的話不受持也不駁斥，之後起座離去。

31. “大德，有一次，我前往散若耶·毗羅胝子那裏，和散若耶·毗羅胝子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散若耶·毗羅胝子說：‘散若耶賢者，人們以象伏……你能否也解說一下，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呢？’

32. “大德，當我說了這番話後，散若耶·毗羅胝子對我說：‘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有來世；我認為有來世的話便說有來世，但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其他的想法，我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沒有來世……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有也沒有來世……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沒有也不是沒有來世……

¹ 火種(Aggi-vessana)是尼乾陀·若提子的另一稱呼。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有化生的眾生……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沒有化生的眾生……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有也沒有化生的眾生……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沒有也不是沒有化生的眾生……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有苦樂業的果報……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沒有苦樂業的果報……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有也沒有苦樂業的果報……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既沒有也不是沒有苦樂業的果報……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如來死後還存在……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如來死後不存在……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

“大王，如果你問我是否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我認為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的話便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但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其他的想法，我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

33. “大德，我問散若耶·毗羅胝子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模稜兩可的教理。大德，就如被問到芒果時卻解釋麵包果，或被問到麵包果時卻解釋芒果；同樣地，我問散若耶·毗羅胝子有關沙門現生成果的問題，但他卻向我解釋模稜兩可的教理。我心想：‘像我這樣的人為什麼也會對自己國土的沙門婆羅門心生厭惡呢？’

“大德，我對散若耶·毗羅胝子的話既不歡喜也不責難；我的內心不高興，但沒說不高興的話；我對散若耶·毗羅胝子的話不受持也不駁斥，之後起座離去。

34. “大德，我現在問世尊：人們以象伕、馬伕、車伕、弓箭手、旗兵、軍官、炊事兵、王子、戰士、大力士、勇士、盾兵、僕人、廚師、理髮師、浴師、糖果師、花環師、漂染師、編織師、藤師、陶師、會計師、算師及其他各種工作技能來謀生。他們在現生之中享用工作的成果，得到快樂和滿足，使父母、妻子、子女、親友得到快樂和滿足；他們用工作的成果布施、護持沙門婆羅門，以得投生天上的快樂果報。大德，你能否也解說一下，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呢？”

“大王，可以的。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

35. “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替你工作的僕人，他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你滿意，要對你尊敬，要隨時聽候吩咐。他心想：‘真稀奇，真難以置信！竟有這麼好的福，竟有這麼好的報！阿闍世王是人，我也是人，阿闍世王享受最高的五欲，就像天神那樣，另一方面，我只是一個替他工作的僕人，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他滿意，要對他尊敬，要隨時聽候吩咐。讓我也修福，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成為一位出家人，約束身、口、意，滿足於簡單的食物和衣服，樂於過遠離的生活。

“如果有人告訴你：‘大王，你認得這位出家人嗎？他曾是你的僕人。’這時你會不會叫這位出家人再做替你工作的僕人，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你滿意，要對你尊敬，要隨時聽候吩咐呢？”

36. “大德，不會。我會對他作禮；我會起立，請他就坐；我會供養他衣服、食物、住處、藥物及其他用品；我會如法保護他。”

“大王，你認為怎樣，這不就是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嗎？”

“大德，真的。這是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

“大王，這就是我所解說的，第一種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

37. “大德，你能否解說一下，另一種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呢？”

“大王，可以的。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你的農夫，他是一個居士，他支持宗教事務，交稅給國家。他心想：‘真稀奇，真難以置信！竟有這麼好的福，竟有這麼好的報！阿闍世王是人，我也是人，阿闍世王享受最高的五欲，就像天神那樣，另一方面，我只是他的農夫，是一個居士，支持宗教事務，交稅給國家。讓我也修福，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成為一位出家人，約束身、口、意，滿足於簡單的食物和衣服，樂於過遠離的生活。

“如果有人告訴你：‘大王，你認得這位出家人嗎？他曾是你的農夫。’這時你會不會叫這位出家人再做你的農夫，做一個居士，支持宗教事務，交稅給國家呢？”

38. “大德，不會。我會對他作禮；我會起立，請他就坐；我會供養他衣服、食物、住處、藥物及其他用品；我會如法保護他。”

“大王，你認為怎樣，這不就是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嗎？”

“大德，真的。這是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

“大王，這就是我所解說的，第二種沙門在現生之中的成果。”

39. “大德，你能否解說一下，另一種沙門在現生之中更美妙、更優勝的成果呢？”

“大王，可以的。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阿闍世王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世尊說：

40. “大王，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¹。

41.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

¹ 梵行(*brahma-cariya*)有“最高的行為”的意思。它有多種含義，在佛教中多指八正道。這裏的梵行就是指八正道。

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42. “他成為一位出家人，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¹，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之後，他具有善的身業和口業，具有清淨的生活方式，具有戒行，守護根門，具有念和覺知，知足。

43. “大王，什麼是比丘具有戒行呢？一位比丘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木棒，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這是他的戒行。

“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這是他的戒行。

“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²者，遠離低俗的性行為。這是他的戒行。

44. “他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這是他的戒行。

“他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說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說話。這是他的戒行。

“他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這是他的戒行。

“他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這是他的戒行。

45. “他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網綁、攔劫、搶掠。這是他的戒行。

46.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損害種子和植物，如損害樹根、樹幹、枝、節、種子等。但是，這位比丘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這是他的戒行。

47.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受用儲存的東西，如受用儲存的食物、儲存的飲品、儲存的衣服、儲存的車輛、儲存的床鋪、儲存的香水、儲存的肉類等。但是，這位比丘遠離受用儲存的東西。這是他的戒行。

48.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觀看表演，如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話劇、講故事、擊掌、金屬敲擊樂、陶瓷敲擊樂、歌劇、滾球遊戲、攀竹遊戲、人偶遊戲、鬥象、鬥馬、鬥水牛、鬥公牛、鬥山羊、鬥公羊、

¹ 戒律儀(*pātimokkha-saṃvara*)又有譯為“波羅提木叉律儀”。波羅提木叉(*pātimokkha*)是比丘戒條的統稱。律儀(*saṃvara*)有“自律”、“約束”等意思。比丘修習戒律儀即是比丘在戒條之中自律、約束。另外，在經中也常提到“根律儀”(*indriya-saṃvara*)。根律儀是自律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讓六根到處攀緣取著，內容如本經第 64 節所述。

² 這裏的梵行指“屏除男女欲的清修”。

鬥雞、鬥鶴鶉、比棒、比拳、摔跤、士兵操練、士兵演習、士兵布陣、閱兵等。但是，這位比丘遠離觀看表演。這是他的戒行。

49.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玩放逸的勝負遊戲，如玩八格棋盤棋、十格棋盤棋、不用棋盤棋、跳步遊戲、取層疊木塊、骰子、擊木塊、手畫、球戲、吹葉管、犁地戲、翻筋斗、風車轉、量戲、車戲、弓戲、猜字、猜意念、模仿殘障等。但是，這位比丘遠離玩放逸的勝負遊戲。這是他的戒行。

50.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受用豪華的大床，如受用附有床几的床、床腳有雕刻的床、設有頂篷的床、兩頭各有丹枕的床、長毛被褥、色彩鮮艷的被褥、白羊毛被褥、毛織的被褥、羊毛被褥、有動物圖案的羊毛被褥、兩邊有繡的被褥、一邊有繡的被褥、金絲被褥、白毫被褥、大被褥、繡上象的被褥、繡上馬的被褥、繡上車的被褥、羚羊皮被褥、鹿皮被褥等。但是，這位比丘遠離受用豪華的大床。這是他的戒行。

51.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裝扮身體，如塗香膏、塗香油、香水浴、按摩、照鏡、鬆眼影、戴花環、塗香水、施臉粉、塗唇膏、戴手鐲、紮髻、持杖、持瓶、持劍、持傘、穿有花飾的鞋、戴冠、戴珠寶、用塵拂、穿有長繡的白衣等。但是，這位比丘遠離裝扮身體。這是他的戒行。

52.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說俗世間的說話，如說有關國王、盜賊、大臣、軍隊、恐懼、戰爭、食物、飲品、衣服、床具、花環、香水、親屬、車乘、鄉村、市鎮、都城、國家、女士、英雄、街上流言、井邊流言、亡靈、雜事、世間、大海、是非對錯等說話。但是，這位比丘遠離俗世間的說話。這是他的戒行。

53.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和人辯論——‘你不明白這些法和律，我才明白這些法和律；你能夠明白這些法和律嗎？’‘你說錯了，我才說得對！’‘我前後一致，你前後矛盾！’‘你之前說了應該後說的說話，但之後才說應該在先前說的說話！’‘我改變了你的想法！’‘你提出的論據已被駁倒，你敗了！’‘繼續試，看看能否脫困吧！’——但是，這位比丘遠離和人辯論。這是他的戒行。

54.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替人做信使，如替國王、大臣、剎帝利、婆羅門、居士、兒童等做信使——被呼喚：‘來這裏。’‘去那裏。’‘帶東西來這裏。’‘帶東西去那裏。’——但是，這位比丘遠離替人做信使。這是他的戒行。

55.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常為了取得更多供養而虛偽、不誠實、欺騙、詐騙。但是，這位比丘遠離虛偽和不誠實。這是他的戒行。

56.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看掌、星相、解夢、鼠嚙相、火供、杓供、穀供、飯供、米供、熟酥供、麻油供、口供、血供、掌相、土地風水、農田風水、符咒、驅魔、尋寶、治蛇咬、治毒、治蠍螫、治鼠咬、解鳥聲、解烏鴉聲、預測壽命、

防箭傷害、解走獸聲等知識學問。但是，這位比丘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這是他的戒行。

57.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以珠寶相、杖相、衣相、劍相、箭相、弓相、武器相、男相、女相、男童相、女童相、男僕相、女僕相、象相、馬相、水牛相、公牛相、母牛相、山羊相、公羊相、公雞相、鸕鶿相、蜥蜴相、耳環相、烏龜相、走獸相等預測吉凶的知識學問。但是，這位比丘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這是他的戒行。

58.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預測：‘國王將會出征，國王將會收兵。’‘我們的國王將會推進，對方的國王將會撤退。’‘對方的國王將會推進，我們的國王將會撤退。’‘我們的國王將會戰勝，對方的國王將會戰敗。’‘對方的國王將會戰勝，我們的國王將會戰敗。’‘這人將會勝利。’‘這人將會失敗。’等知識學問。但是，這位比丘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這是他的戒行。

59.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預測：‘將會日蝕。’‘將會月蝕。’‘將會星蝕。’‘日月將會循著軌跡運行。’‘日月將會不循軌跡運行。’‘星將會循著軌跡運行。’‘星將會不循軌跡運行。’‘將會有流星。’‘天空將會有黃道光。’‘將會地震。’‘將會打雷。’‘日月星辰將會何時上昇、何時落下、何時明亮、何時暗淡。’‘日蝕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月蝕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星蝕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日月循著軌跡運行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日月不循軌跡運行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星循著軌跡運行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星不循軌跡運行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流星將會帶來什麼吉凶。’‘黃道光將會帶來什麼吉凶。’‘地震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打雷將會帶來什麼吉凶。’‘日月星辰上昇、落下、明亮、暗淡將會帶來什麼吉凶。’等知識學問。但是，這位比丘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這是他的戒行。

60.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預測：‘將會有雨水。’‘將會乾旱。’‘將會豐收。’‘將會失收。’‘將會平安。’‘將會不安。’‘將會有病。’‘將會健康。’等知識學問。還有從事手語、計算、數學、詩詞、俗世哲學等知識學問。但是，這位比丘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這是他的戒行。

61.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嫁娶、撮合姻緣咒術、拆散姻緣咒術、付款擇日、取款擇日、撮合友情咒術、拆散友情咒術、墮胎咒術、使人不能說話咒術、使人不能開口咒術、使人雙手扭絞咒術、使人耳聾咒術、向鏡問卜、向童女問卜、向天神問卜、禮拜太陽、禮拜大梵、以口噴火來施咒術、召喚財神等知識學問。但是，這位比丘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這是他的戒行。

62. “一些沙門婆羅門吃了信眾所布施的食物，但卻從事俗世間的知識學問，以不正確的方式來活命，如從事祈福法事、還願法事、施咒術法事、祈生殖力法

事、祈沒有生殖力法事、動土法事、封聖地法事、淨口法事、沐浴法事、火祭法事等知識學問。還有從事嘔出嘔吐物、洗腸、除痰、排便、洗頭、滴耳、洗眼、滴鼻、塗油、塗藥、針灸、做手術、治小兒疾病、治一般疾病、開藥、敷藥等知識學問。但是，這位比丘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這是他的戒行。

63. “大王，一位具有戒行的比丘，去到任何地方都不會因戒律而心生恐懼。大王，就如一位清除了敵人的灌頂剎帝利，去到任何地方都不會因敵人而心生恐懼那樣；同樣地，一位具有戒行的比丘，去到任何地方都不會因戒律而心生恐懼。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大王，這就是比丘具有戒行了。

64. “大王，什麼是比丘守護根門呢？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他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大王，這就是比丘守護根門了。

65. “大王，什麼是比丘具有念和覺知呢？一位比丘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大王，這就是比丘具有念和覺知了。

66. “大王，什麼是比丘知足呢？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大王，這就是比丘知足了。

67. “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聖者之知足，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68.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69. “大王，就如一個貸款營商而得到成功的人，清還所有債款後還有餘錢來養家。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70. “大王，又正如一個有病的人，身體有病痛，沒有胃口，沒有體力，過了一些時候他康復了，有胃口，有體力。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71. “大王，又正如一個被囚禁在牢房的人，過了一些時候他獲釋了，得到安樂，沒有困苦，財物沒有損失。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72. “大王，又正如一個奴僕，沒有自由，受人支配，不能隨心所欲到處走，過了一些時候他恢復自由身，重獲自由，不受人支配，可以隨心所欲到處走。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73. “大王，又正如一個帶著財物的人，要穿過一個遼闊、沒有食物、危險、令人恐懼的荒野，過了一些時候他穿過了那個荒野，平安地抵達一條安穩、太平的村落。當他想起這件事情時，內心便會得到歡悅、得到快樂。

74. “大王，同樣地，一位比丘如果不捨棄五蓋的話，他就被視為欠債、患病、囚犯、奴僕、穿越荒野那樣。一位比丘如果捨棄五蓋的話，他就被視為沒有債項、健康、出獄、得自由身、抵達安穩之地那樣。

75. “當他觀察自己捨棄了五蓋時，歡悅便會生起；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他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76. “大王，就如一位熟練的浴師或他的徒弟，把皂粉倒進鐵桶，再倒進水來把它搓成皂球，這時整團皂球內內外外都充遍水份，水份不會滲漏出來。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77. “大王，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78. “大王，就如一個泉水池，清涼的泉水從泉眼不斷湧出，泉水注滿、充滿了整個水池；外面的水不論從東面、南面、西面、北面都不能注入這個水池，即使下雨，雨水也不能注入這個水池；整個水池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涼的泉水所充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79. “大王，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離喜的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離喜的樂所充滿。

80. “大王，就正如蓮池裏的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它們在水中生長，依賴水份，在水中得到滋養，一些還沒長出水面的蓮花，它們由頂部至根部都注滿、充滿了清涼的池水，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池水所充滿。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離喜的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離喜的樂所充滿。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81. “大王，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清淨、明晰的心地坐著，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滿。

82. “大王，就正如一個坐著的人，他穿了白色的衣服，連頭也蓋著，他的身體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蓋上白色的衣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清淨、明晰的心地坐著，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滿。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83.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知見，導向知見，他知道：‘這是我的身體，它是物質性、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那是我的心識，它受制於身體，受身體所束縛。’

84. “大王，就正如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晶瑩、剔透、完美的琉璃珠，它穿在藍色、黃色、紅色、白色或淡色的線上。一個有眼睛的人放在手上觀看，他知道：‘這是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晶瑩、剔透、完美的琉璃珠，那是一條顏色線。’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知見，導向知見，他知道：‘這是我物質性、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身體；那是我的心識，它受制於身體，受身體所束縛。’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85.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化出一個意生身，導向化出一個意生身。從這個身體化出另一個身體，這個由意所生的色身具有身體各個部分，六根無缺。

86. “大王，就正如一個人從蘆葦草拔出蘆葦鞘，他心想：‘這是蘆葦草，那是蘆葦鞘；一條是草，一條是鞘；從蘆葦草拔出蘆葦鞘。’又正如一個人從劍鞘拔出劍，他心想：‘這是劍，那是劍鞘；一把是劍，一個是劍鞘；從劍鞘拔出劍。’又正如一個人從蛇蛻抽起一條蛇，他心想：‘這是蛇，那是蛇蛻；一條是蛇，一

條是蛇蛻；從蛇蛻抽起一條蛇。’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化出一個意生身，導向化出一個意生身。從這個身體化出另一個身體，這個由意所生的色身具有身體各個部分，六根無缺。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87.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神通，導向神通。他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88. “大王，就正如一位熟練的陶師或他的徒弟，能隨心所欲用黏土造出各種器皿。又正如一位熟練的象牙雕刻師或他的徒弟，能隨心所欲用象牙雕出各種象牙飾物。又正如一位熟練的金匠或他的徒弟，能隨心所欲用黃金造出各種金飾。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神通，導向神通。他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89.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天耳界，導向天耳界。他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入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

90. “大王，就正如一個人在漫長的路途上行走時，聽到大鼓聲、小鼓聲、響螺聲、鈸聲、腰鼓聲。他心想：‘這是大鼓聲來的。’‘這是小鼓聲來的。’‘這是響螺聲、鈸聲、腰鼓聲來的。’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天耳界，導向天耳界。他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入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91.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他心智，導向他心智。他能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

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

92. “大王，就正如愛裝扮的男女老少，在一面清淨、明晰、沒有污垢的鏡子或一盆清淨、明晰、沒有污垢的水之中觀看自己的面容：有斑點時知道有斑點，沒有斑點時知道沒有斑點。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他心智，導向他心智。他能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93.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宿命智，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94. “大王，就正如一個人從自己的村落走去第二個村落，又從第二個村落走去第三個村落，又再從第三個村落返回自己的村落。他心想：‘我從自己的村落走去第二個村落，在那裏我曾那樣站立、那樣坐下、那樣說話、那樣靜默。又從第二個村落走去第三個村落，在那裏我曾那樣站立、那樣坐下、那樣說話、那樣靜默。又再從第三個村落返回自己的村落。’ 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宿命智，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95.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眾生生死智，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

界之中。

96. “大王，就如一個有眼睛的人，站在廣場中的大樓上面，能看見一些人走進房子，一些人從房子走出來，一些人在道路上行走，一些人坐在廣場中。他心想：‘一些人走進房子，一些人從房子走出來，一些人在道路上行走，一些人坐在廣場中。’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眾生生死智，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

97.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漏盡智，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他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98. “大王，就如一個有眼睛的人，站在位於高山上的湖邊，湖水清晰、清澄、清澈，能看見湖裏的螺貝、沙石、游動的魚群。他心想：‘這些湖水清晰、清澄、清澈，水裏有螺貝、沙石、游動的魚群。’同樣地，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漏盡智，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他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大王，這就是沙門現生的成果，比之前的成果更美妙、更優勝。大王，沒有其他沙門成果比這更美妙、比這更優勝的了。”

99.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闍世王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大德，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大德，我犯了錯！我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我的父王是一位公正的國王，但是我為了王位，竟然取去他的性命！大德，願世尊接納我的悔過，好讓我將來約束自己。”

100. “大王，你確實是犯了錯。你確實是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你的父王是一位公正的國王，但你竟然取去他的性命。大王，我接納你的悔過，你明白這是過錯之後便會依法改善。大王，一個明白什麼是過錯的人便會依法改善，會在將來約束自己，能在聖者之律之中進步。”

101.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闍世王對他說：“大德，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大王，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阿闍世王聽了世尊的說話後感到歡喜，感到愉快，他起座，向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102. 阿闍世王離去不久，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這是阿闍世王的傷害！這是阿闍世王的毀滅！如果他不是取去父王的性命，他會在剛才一席話之中遠塵、離垢，得到法眼¹。”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¹“遠塵、離垢，得到法眼”即是得到聖者的果位，尤指得到“初果”的果位。

三·菴婆多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拘薩羅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伊車能伽的婆羅門村落，之後住在伊車能伽村的密林。

這時候，薄拘娑提婆羅門居住在郁伽羅村。這條村人口、水草、樹木、穀物豐盛，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賞賜給薄拘娑提婆羅門的最高御賜。

2. 薄拘娑提婆羅門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拘薩羅遊行說法，抵達伊車能伽村及住在伊車能伽村的密林。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薄拘娑提婆羅門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3. 薄拘娑提婆羅門有一個名叫菴婆多的弟子，他是一位婆羅門學童，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他通曉世間大人相，三吠陀的知識得到認同和認可，受老師譽為：“任何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任何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4. 薄拘娑提婆羅門對菴婆多說：“菴婆多徒兒，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拘薩羅遊行說法，抵達伊車能伽村及住在伊車能伽村的密林。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菴婆多徒兒，來吧，你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便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好名聲，是否如所說的那樣。你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我們便可以認識他。”

5. “師父，我怎樣做，才可知道喬答摩沙門是否有好名聲，是否如所說的那樣呢？”

“菴婆多徒兒，我們傳承的咒頌中有三十二大人相，具有三十二大人相的人只有兩種去處而沒有其他，他如果在家庭中生活，會成為一位能征服四方、國土太平、具有七寶的轉輪王。轉輪王的七寶是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將士寶；他有多於一千個兒子，每個兒子都有勇氣，有英雄的質素，能摧毀敵軍。轉輪王用正法征服四海之內的大地而不用棒杖、不用武器。他如果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會成為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揭開世間的遮蔽。菴婆多徒兒，我把這咒頌傳給你，你要受持它。”

6. 菴婆多回答薄拘娑提婆羅門：“師父，是的。”之後菴婆多起座對薄拘娑提婆羅門作禮，右繞薄拘娑提婆羅門，然後登上馬車，和一些婆羅門學童一起

啟程前往伊車能伽村的密林，當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他們下車徒步進入園林。

7. 這時候，一些比丘在空曠的地方行禪。於是菴婆多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問他們：“賢者們，現在喬答摩賢者在哪裏呢？我們想前往喬答摩賢者那裏見他。”

8. 那些比丘心想：“這位菴婆多婆羅門學童出身於著名的種族，是著名的薄拘娑提婆羅門的弟子。世尊應不會介意跟這樣的人一起交談。”他們對菴婆多說：“菴婆多，就在那閉著門的房子。你們沿著走廊靜靜地、慢慢地走到門前，作聲輕咳和敲門，世尊便會開門給你們。”

9. 菴婆多沿著走廊靜靜地、慢慢地走到那閉著門的房子，在門前作聲輕咳和敲門，世尊開門給他，菴婆多進入了房子，其他婆羅門學童也進入房子，其他婆羅門學童進入房子後，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但當世尊坐下來的時候，菴婆多一邊踱步，一邊跟世尊說些閒雜的說話來作問候；一邊站立，一邊跟世尊說些閒雜的說話來作交談。

10. 於是世尊對菴婆多說：“菴婆多，你和那些年長的祖師輩婆羅門交談時也是和我交談這樣，我坐下來而你一邊踱步、一邊站立，說些閒雜的說話來作交談的嗎？”

“喬答摩賢者，不是的。喬答摩賢者，一位行走的婆羅門，才配另一位婆羅門行走來跟他交談；一位站立的婆羅門，才配另一位婆羅門站立來跟他交談；一位坐下的婆羅門，才配另一位婆羅門坐下來跟他交談；一位躺臥的婆羅門，才配另一位婆羅門躺臥來跟他交談。喬答摩賢者，由於你是一個禿頭、卑賤、下劣、低種姓的沙門，所以我和像喬答摩賢者這樣的人交談時，便這樣來交談。”

11. “菴婆多，你到這裏來是有目的而來的，無論目的是什麼，你都應善記在心中。菴婆多婆羅門學童是一個不成熟的人，一個不成熟的人自認為成熟，這除了是不成熟之外還會是什麼呢！”

12. 菴婆多因世尊稱他不成熟而惱怒、不高興，他責怪世尊，看不起世尊，敵視世尊，心想：“喬答摩賢者對我有惡意。”於是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出身於釋迦族的人兇惡，出身於釋迦族的人暴戾，出身於釋迦族的人易怒，出身於釋迦族的人暴躁。釋迦族人是卑賤的，身為卑賤的人，但不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敬重婆羅門。

“喬答摩賢者，釋迦族人是卑賤的，身為卑賤的人，不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敬重婆羅門是不適當、不合適的。”

菴婆多第一次以卑賤之說來指責釋迦族人。

13. “菴婆多，釋迦族人有什麼事情冒犯了你呢？”

“喬答摩賢者，有一次，我為老師薄拘娑提婆羅門去迦毗羅衛處理一些事務，我前往釋迦人的聚集堂，那時候，一些釋迦人和小孩子坐在聚集堂內的高座，互相用手指點觸對方來玩樂，他們肯定是拿我來開玩笑的，沒有人請我下坐。

“喬答摩賢者，釋迦族人是卑賤的，身為卑賤的人，不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敬重婆羅門是不適當、不合適的。”

菴婆多第二次以卑賤之說來指責釋迦族人。

14. “菴婆多，即使是鶴鶉，也可以在自己的巢內自由吱叫，而迦毗羅衛是釋迦人自己的地方，這些小事不值得菴婆多惱火。”

15. “喬答摩賢者，有四種姓：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喬答摩賢者，在這四種姓之中，刹帝利、吠舍、首陀羅肯定是要侍奉婆羅門的。

“喬答摩賢者，釋迦族人是卑賤的，身為卑賤的人，不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敬重婆羅門是不適當、不合適的。”

菴婆多第三次以卑賤之說來指責釋迦族人。

16. 這時世尊心想：“這個菴婆多不斷以卑賤之說來攻擊釋迦族人，讓我問問他的種族吧。”於是，世尊對菴婆多說：“菴婆多，你是什麼種族的人呢？”

“喬答摩賢者，我是黑族的人。”

“菴婆多，根據古代父系母系的族譜，釋迦族人是主人的後裔，而你是釋迦族人的僕人的後裔。菴婆多，釋迦族人視奧迦王為祖先。奧迦王鍾愛的王后想她的兒子繼承王位，於是令奧迦王放逐四個年長王子¹奧迦目、迦蘭荼、訶提尼、尸尼富那出國，四個王子被放逐出國後，到喜瑪拉雅山麓蓮池岸邊的一個大舍夷樹林居住。因為害怕血統混雜，四個王子只跟自己種姓的女性通婚。

“菴婆多，這時候，奧迦王對一眾大臣說：‘賢友們，現在那些王子住在哪裏呢？’

“‘大王，在喜瑪拉雅山麓的蓮池岸邊有一個大舍夷樹林，現在那些王子就住在那裏。他們因為害怕血統混雜，四個王子只跟自己種姓的女性通婚。’

“菴婆多，於是，奧迦王說出感興語：‘這些王子真有能力²！這些王子極有能力！’菴婆多，從那時起，便有釋迦族這個名稱，而奧迦王就是釋迦族人的祖先。

“菴婆多，奧迦王有一個名叫提沙的女僕，她生了一個黑膚色的孩子，那個黑孩子在出生後叫嚷：‘媽媽，你洗淨我吧。媽媽，你替我沐浴吧。媽媽，你替我清除這些污黑，我將來會為你帶來利益。’

“菴婆多，現在人們稱一些可怖的東西為毗舍遮鬼，同樣地，那時人們稱一些黑色的東西為毗舍遮鬼，那時人們說：‘這孩子在出生時是會叫嚷的。黑孩子出生了！毗舍遮鬼出生了！’菴婆多，從那時起，便有黑族這個名稱，而這個孩子就是黑族人的祖先。

“菴婆多，就是這樣，根據古代父系母系的族譜，釋迦族人是主人的後裔，而你是釋迦族人的僕人的後裔。”

17.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那些婆羅門學童對他說：“喬答摩賢者，不要以僕人後裔之說來攻擊菴婆多。喬答摩賢者，菴婆多是一個出身好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種族好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多聞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善教說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智者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能夠跟喬

¹ 根據漢譯本《五分律》的記載，被放逐的四個王子由妃嬪所生，但才能比王后所生的王子高，王后為怕四個王子繼位，所以爭得國王的寵愛後，著令國王放逐四個王子。詳細內容可參閱《大正藏》二十二冊一零一頁。

² “能力”的巴利文是“*sakka*”或“*sakyā*”，音譯為“釋迦”。

答摩沙門對論的婆羅門學童。”

18. 於是，世尊對那些婆羅門學童說：“婆羅門學童們，如果你們認為菴婆多是一個出身不好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種族不好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不多聞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不善教說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劣慧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不能夠跟喬答摩沙門對論的婆羅門學童，那就讓他止住而由你們來跟我說話吧。

“婆羅門學童們，如果你們認為菴婆多是一個出身好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種族好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多聞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善教說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智者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能夠跟喬答摩沙門對論的婆羅門學童，那就讓你們止住而由他來跟我說話吧。”

19. “喬答摩賢者，菴婆多是一個出身好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種族好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多聞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善教說的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智者婆羅門學童，菴婆多是一個能夠跟喬答摩沙門對論的婆羅門學童。我們會保持沉默，由菴婆多來跟喬答摩賢者說話。”

20. 於是，世尊對菴婆多說：“菴婆多，我如法地問一個你不想解說的問題，如果你不解說，或是避重就輕，或是沉默不語，或是離去，你的頭顱便會就地破成七份。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你聽那些年長的祖師輩婆羅門說話時，聽到黑族這個名稱是怎樣來的？誰是黑族人的祖先呢？”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菴婆多沉默不語。

世尊第二次對菴婆多說：“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你聽那些年長的祖師輩婆羅門說話時，聽到黑族這個名稱是怎樣來的？誰是黑族人的祖先呢？”

菴婆多第二次沉默不語。

於是，世尊對菴婆多說：“菴婆多，現在說吧。現在不是沉默的時候。菴婆多，任何人如果被如來如法地問三次都不解答的話，他的頭顱便會破成七份。”

21. 這時候，有一個拿著大鐵鎚、滿身烈焰的金剛夜叉，站在菴婆多的上空，心想：“如果菴婆多被如來如法地問三次都不解答的話，我就地把他的頭顱破成七份。”

世尊和菴婆多都看見這個夜叉。菴婆多看見後，害怕、驚慌、毛骨悚然，他在世尊那裏找尋保護，在世尊那裏找尋藏身之所，在世尊那裏找尋庇護。他坐近世尊及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說了什麼呢？請喬答摩賢者再說一次吧。”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你聽那些年長的祖師輩婆羅門說話時，聽到黑族這個名稱是怎樣來的？誰是黑族人的祖先呢？”

“我聽到的跟喬答摩賢者所說的一樣，黑族這個名稱就是這樣來的，那個黑孩子就是黑族人的祖先。”

22. 菴婆多說了這番話後，那些婆羅門學童在叫囂，他們高聲地說：“我們得悉菴婆多是一個出身不好的婆羅門學童！我們得悉菴婆多是一個種族不好的婆羅門學童！我們得悉菴婆多是僕人的後裔！我們得悉釋迦族人是主人的後裔！我們之前認為不應對喬答摩沙門生淨信，但現在得悉喬答摩沙門說如法的

話！”

23. 這時候，世尊心想：“這些婆羅門學童不斷以僕人後裔之說來攻擊菴婆多，讓我替他解困吧。”於是，世尊對那些婆羅門學童說：“婆羅門學童們，你們不要以僕人後裔之說來攻擊菴婆多。那個黑孩子後來成為一個著名的仙人，他去南方學習婆羅門咒頌，然後前往奧迦王那裏，請求迎娶王女拘陀色。

“奧迦王心想：‘唏，你是誰人，身為一個僕人的兒子竟然請求迎娶王女拘陀色！’他惱怒、不高興，拿箭拉弓射他，但箭又不能射弓又不能拉。

“婆羅門學童們，於是，一眾大臣前往黑仙人那裏，對他說：‘賢者，願大王安穩無事！賢者，願大王安穩無事！’

“‘只要大王向下放箭，大王便會安穩無事，但大王整個國土的大地將會粉碎。’

“‘賢者，願大王安穩無事！願國土安穩無事！’

“‘只要大王向上放箭，大王便會安穩無事，國土便會安穩無事，但大王整個國土將七年不會下雨。’

“‘賢者，願大王安穩無事！願國土安穩無事！願上天繼續下雨！’

“‘只要大王用箭向著年長王子，大王便會安穩無事，國土便會安穩無事，上天便會繼續下雨，王子也會安穩無事，沒有驚險。’

“婆羅門學童們，於是，一眾大臣說：‘願奧迦王用箭向著年長王子，王子會安穩無事，沒有驚險。’於是，奧迦王用箭向著年長王子，王子安穩無事，沒有驚險。

“這時候，奧迦王害怕受這種重大的懲罰，於是將王女拘陀色給予黑仙人。

“婆羅門學童們，你們不要以僕人後裔之說來攻擊菴婆多。那個黑孩子後來成為一個著名的仙人。”

24. 世尊對菴婆多說：“菴婆多，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刹帝利童子跟一個婆羅門童女住在一起，得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由刹帝利童子和婆羅門童女所生，他能否取得婆羅門的座位和水呢？”

“喬答摩賢者，能取得。”

“他能否受用喪禮、奉獻、祭祀、供養的食物呢？”

“喬答摩賢者，能受用。”

“他能否學習婆羅門的咒頌呢？”

“喬答摩賢者，能學習。”

“他許可娶得婆羅門女子嗎？”

“喬答摩賢者，許可。”

“他能否成為灌頂刹帝利王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

“這是什麼原因呢？”

“喬答摩賢者，因為他母親的出身不符合要求。”

25.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婆羅門童子跟一個刹帝利童女住在一起，得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由婆羅門童子和刹帝利童女所生，他能否取得婆羅門的座位和水呢？”

“喬答摩賢者，能取得。”

“他能否受用喪禮、奉獻、祭祀、供養的食物呢？”

“喬答摩賢者，能受用。”
“他能否學習婆羅門的咒頌呢？”
“喬答摩賢者，能學習。”
“他許可娶得婆羅門女子嗎？”
“喬答摩賢者，許可。”
“他能否成為灌頂刹帝利王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
“這是什麼原因呢？”
“喬答摩賢者，因為他父親的出身不符合要求。”

26. “菴婆多，因此，不論以女性或男性來比較，都是刹帝利優而婆羅門劣。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一個婆羅門因為一些原因而受懲罰，其他婆羅門將他的頭剃光，向他撒灰，然後將他驅逐出國家或都城，這時他能否取得婆羅門的座位和水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
“他能否受用喪禮、奉獻、祭祀、供養的食物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
“他能否學習婆羅門的咒頌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
“他許可娶得婆羅門女子嗎？”
“喬答摩賢者，不許可。”

27.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一個刹帝利因為一些原因而受懲罰，其他刹帝利將他的頭剃光，向他撒灰，然後將他驅逐出國家或都城，這時他能否取得婆羅門的座位和水呢？”

“喬答摩賢者，能取得。”
“他能否受用喪禮、奉獻、祭祀、供養的食物呢？”
“喬答摩賢者，能受用。”
“他能否學習婆羅門的咒頌呢？”
“喬答摩賢者，能學習。”
“他許可娶得婆羅門女子嗎？”
“喬答摩賢者，許可。”

“菴婆多，即使被人剃頭、被人撒灰、被驅逐出國家或都城——即使淪落到這個地步，也是刹帝利優而婆羅門劣。

28. “菴婆多，梵天·長青童子曾誦出這首偈頌：

“於族群之中，
刹帝利最勝；
於人天之中，
明行足最勝。”

“菴婆多，梵天·長青童子所誦的偈頌是好的唸誦、好的演說，是有意義的偈頌，受我認可。我也是這樣說的：

“於族群之中，
刹帝利最勝；

於人天之中，
明行足最勝。”

第一誦完

1. “喬答摩賢者，什麼是行，什麼是明呢？”

“菴婆多，談論什麼樣的出身，談論什麼樣的種族，談論誰高誰下、誰應侍奉誰、誰不應侍奉誰，這都不能令人得到無上的明和行。

“菴婆多，在嫁娶的時候，人們才會談論什麼樣的出身，談論什麼樣的種族，談論誰高誰下、誰應侍奉誰、誰不應侍奉誰。

“菴婆多，任何人受出身束縛、受種族束縛、受高下束縛、受嫁娶束縛，都會遠離無上的明和行。

“菴婆多，斷除出身的束縛、種族的束縛、高下的束縛、嫁娶的束縛，才可證得無上的明和行。”

2. “喬答摩賢者，什麼是行，什麼是明呢？”

“菴婆多，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六十三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菴婆多，這就是比丘具有戒行了。

“菴婆多……(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六十四至八十一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初、二、三、四禪)……他進入了四禪。菴婆多，這就是行了。

“菴婆多……(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二至九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漏盡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菴婆多，這就是明了。

“菴婆多，這稱為具有明的比丘，具有行的比丘，明行具足的比丘。除了這種明和行之外，沒有另一些明和行更勝、更高的了。

3. “菴婆多，有四種不會令無上明行增長的修行方式。這四種修行方式是什麼呢？”

“菴婆多，一些不修習無上明行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著手修習‘吃自落果’，進入森林食用自然落下的野果。他們頂多只能成為一個傾慕無上明行的人。菴婆多，這是第一種不會令無上明行增長的修行方式。

“菴婆多，再者，一些不修習無上明行、也不修習‘吃自落果’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著手修習‘吃自採果’，進入森林食用以鐘和籬採集得來的野果。他們頂多只能成為一個傾慕無上明行的人。菴婆多，這是第二種不會令無上明行增長的修行方式。

“菴婆多，再者，一些不修習無上明行、不修習‘吃自落果’、也不修習‘吃自採果’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在村落或市鎮附近建造祭火堂，然後做祭火儀式。他們頂多只能成為一個傾慕無上明行的人。菴婆多，這是第三種不會令無上明行增長的修行方式。

“菴婆多，再者，一些不修習無上明行、不修習‘吃自落果’、不修習‘吃自採果’、也不修習祭火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在廣場建造四門的大堂，然後邀請四方的沙門婆羅門到來接受供養。他們頂多只能成為一個傾慕無上明行的人。菴婆多，這是第四種不會令無上明行增長的修行方式。

“菴婆多，這是四種不會令無上明行增長的修行方式。

4.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你和你的老師瞭解這無上的明和行嗎？”

“喬答摩賢者，不瞭解。我和我的老師是誰呢！我們不瞭解這無上的明和行。喬答摩賢者，我和我的老師都是遠離無上明行的人。”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你和你的老師不修習無上明行，你們是著手修習‘吃自落果’的人嗎？”

“喬答摩賢者，不是。”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你和你的老師不修習無上明行、也不修習‘吃自落果’，你們是著手修習‘吃自採果’的人嗎？”

“喬答摩賢者，不是。”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你和你的老師不修習無上明行、不修習‘吃自落果’、也不修習‘吃自採果’，你們是著手修習祭火的人嗎？”

“喬答摩賢者，不是。”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你和你的老師不修習無上明行、不修習‘吃自落果’、不修習‘吃自採果’、也不修習祭火，你們是著手修習供養的人嗎？”

“喬答摩賢者，不是。”

5. “菴婆多，你和你的老師都是斷離無上明行的人，即使連四種不會令無上明行增長的修行方式都斷離。你的老師薄拘娑提婆羅門自己身為一個遠離明行、不瞭解明行的人，卻對你說這些話：‘那些禿頭、卑賤、下劣、低種姓的沙門是誰呢，竟想和三明婆羅門一起交談！’菴婆多，可見你的老師薄拘娑提婆羅門有多大的過失！”

6. “菴婆多，薄拘娑提婆羅門受用拘薩羅王波斯匿所給的供養，但波斯匿王不允許他直接面稟，他只能隔著布簾來跟波斯匿王說話。菴婆多，一個如法受取供養的人，波斯匿王卻不允許他直接面稟，菴婆多，可見你的老師薄拘娑提婆羅門有多大的過失！”

7.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若波斯匿王坐在象頸、坐在馬背、或站在車輛地毯上跟一些要人、王族談話，之後他離開那個地方，去到一旁站著，這時候一個首陀羅或首陀羅的僕人來到波斯匿王說話的地方，對那裏的人說：‘剛才波斯匿王是這樣說的。’他複述國王的說話，講說國王的說話，能否因此而成為一個國王或近乎一個國王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

8. “菴婆多，同樣地，那些開創者婆羅門仙人如阿達迦、婆摩迦、婆摩提婆、毗沙蜜多、閻摩多祇、央祇羅娑、頗羅墮、婆舍多、迦葉、婆求等創造咒頌、轉動咒輪；古代的婆羅門唸誦、宣說、編集這些咒頌，現在的婆羅門跟隨唸誦、宣說、講解這些咒頌——你和你的老師複述這些咒頌，是沒有可能因此而成為一個仙人或進入仙人的道路的。”

9. “菴婆多，你認為怎樣，你聽那些年長的祖師輩婆羅門說話時，聽到那些開創者婆羅門仙人是否像現在你和你的老師那樣奢華：善沐浴、善塗香油、修剪鬚髮、戴上花環、穿上白色衣服、沉溺在五欲之中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

10. “他們是否像現在你和你的老師那樣奢華：吃軟滑的白飯、各種醬汁、各種咖喱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

“他們是否像現在你和你的老師那樣奢華：身邊圍繞著歌舞的女士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

“他們是否像現在你和你的老師那樣奢華：拿著長刺棒、騎上好裝備的馬車、驅車行走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

“他們是否像現在你和你的老師那樣奢華：用護城河、欄杆、城牆、持長刀的人來保護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

“菴婆多，由此可知，你和你的老師都不是仙人，也沒有進入仙人的道路。

“菴婆多，對我有疑惑或有疑心的人，應向我發問，我會為人解釋清楚那些問題。”

11. 這時候，世尊離開寺院，到外出行禪，菴婆多也一起離開寺院，到外出行禪。菴婆多在世尊行禪的時候察看世尊身上的三十二大人相，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其餘多個大人相。

12. 這時世尊心想：“這個菴婆多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我多個大人相。”於是世尊施展神通，讓菴婆多看見世尊的陰部密隱相；再伸出舌頭，觸及兩個耳孔，觸及兩個鼻孔，遮蓋整個額頭。

這時菴婆多心想：“喬答摩沙門具有三十二大人相，三十二相全都具備。”於是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菴婆多，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菴婆多登上馬車，然後離去。

13. 這時候，薄拘娑提婆羅門和婆羅門大眾離開郁伽羅村前往自己的園林，坐著等候菴婆多。菴婆多啟程前往自己的園林，當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他下車徒步前往薄拘娑提婆羅門那裏，對他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薄拘娑提婆羅門對菴婆多說：

14. “菴婆多徒兒，你有沒有看見喬答摩賢者呢？”

“師父，我有看見喬答摩賢者。”

“菴婆多徒兒，喬答摩賢者是否有好名聲，是否如所說的那樣呢？”

“師父，喬答摩賢者有好名聲，如所說的那樣。師父，喬答摩賢者具有三十二大人相，三十二相全都具備。”

“菴婆多徒兒，你有沒有跟喬答摩沙門一起交談呢？”

“師父，我有跟喬答摩沙門一起交談。”

“菴婆多徒兒，你跟喬答摩沙門一起交談時，說了些什麼呢？”

於是，菴婆多把所有跟世尊交談的內容告訴薄拘娑提婆羅門。

15. 菴婆多說了這番話後，薄拘娑提婆羅門對他說：“我們竟說你是一個智者，我們竟說你是一個多聞的人，我們竟說你是一個具有三明的人！菴婆多，我們得悉你這樣來做信使，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會投生在惡趣、

地獄之中的！你不斷用說話來挑戰喬答摩賢者，而喬答摩賢者則不斷用說話來幫助你。我們竟說你是一個智者，我們竟說你是一個多聞的人，我們竟說你是一個具有三明的人！菴婆多，我們得悉你這樣來做信使，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

薄拘娑提婆羅門惱怒、不高興，用腳踢開菴婆多。他想前往探望世尊。

16. 那些婆羅門對薄拘娑提婆羅門說：“賢者，現在已經很晚了，讓薄拘娑提婆羅門明天才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探望他吧。”

然而，薄拘娑提婆羅門吩咐人立即在自己的住處準備硬食物和軟食物，他登上車輛，著人拿起火炬，然後離開郁伽羅村，啟程前往伊車能伽村的密林，當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他下車徒步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17. “喬答摩賢者，我的弟子菴婆多婆羅門學童有到來這裏嗎？”

“婆羅門，你的弟子菴婆多婆羅門學童有到來這裏。”

“喬答摩賢者，你有沒有跟菴婆多一起交談呢？”

“婆羅門，我有跟菴婆多一起交談。”

“喬答摩賢者，你跟菴婆多一起交談時，說了些什麼呢？”

於是，世尊把所有跟菴婆多交談的內容告訴薄拘娑提婆羅門。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薄拘娑提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菴婆多是一個愚癡的婆羅門學童！願喬答摩賢者原諒菴婆多！”

“婆羅門，願菴婆多快樂！”

18. 這時候，薄拘娑提婆羅門察看世尊身上的三十二大人相，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其餘多個大人相。

19. 這時世尊心想：“這個薄拘娑提婆羅門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我多個大人相。”於是世尊施展神通，讓薄拘娑提婆羅門看見世尊的陰部密隱相；再伸出舌頭，觸及兩個耳孔，觸及兩個鼻孔，遮蓋整個額頭。

這時薄拘娑提婆羅門心想：“喬答摩沙門具有三十二大人相，三十二相全都具備。”於是對世尊說：“願喬答摩賢者和比丘僧團今天接受我的食物。”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

20. 薄拘娑提婆羅門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便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於是，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和比丘僧團一起前往薄拘娑提婆羅門的供養處。世尊去到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薄拘娑提婆羅門親手將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世尊，使世尊得到滿足，使世尊掩鉢示意吃飽，而婆羅門學童則侍奉比丘僧團。當世尊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薄拘娑提婆羅門以一低座坐在一邊。

21. 於是，世尊由淺入深地為薄拘娑提婆羅門講說法理：講說布施的法理、戒行的法理、生天的法理，講說貪欲的過患、退墮、污染，講說出離的利益。當

世尊知道薄拘娑提婆羅門的內心有能力、柔軟、沒有障蓋、質素高、有淨信的時候，便為他講說諸佛說法的心要：苦、集、滅、道。

就正如一片潔淨、沒有雜色的布料，能很好地染上顏料。同樣地，薄拘娑提婆羅門在座上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

22. 這時候，薄拘娑提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在導師的教法之中超越疑惑、清除猶豫、取得自信，不用依賴他人。

薄拘娑提婆羅門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連同兒子、妻子、隨員、下人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以後喬答摩賢者到來郁伽羅村另一些優婆塞族人那裏時，請喬答摩賢者同樣也到來薄拘娑提族人這裏，這樣的話，這些婆羅門學童男女便有機會對喬答摩賢者作禮，侍奉座位和水給喬答摩賢者，探望喬答摩賢者，對喬答摩賢者心生淨信，這將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婆羅門，這是善說！”

第二誦完



四·須那檀多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央伽遊行說法，去到瞻波那裏後，住在瞿伽羅蓮池岸邊。

這時候，須那檀多婆羅門居住在瞻波。瞻波人口、水草、樹木、穀物豐盛，是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賞賜給須那檀多婆羅門的最高御賜。

2. 瞻波的婆羅門居士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央伽遊行說法，現在來到我們這裏，住在瞿伽羅蓮池岸邊。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瞻波的婆羅門居士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瞻波的婆羅門居士連群結隊地離開瞻波，前往瞿伽羅蓮池。

3. 這時候，須那檀多婆羅門在宮殿的頂層午休，看見瞻波的婆羅門居士連群結隊地離開瞻波前往瞿伽羅蓮池，於是對他的侍從說：“侍從賢者，為什麼瞻波的婆羅門居士連群結隊地離開瞻波前往瞿伽羅蓮池呢？”

“賢者，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央伽遊行說法，現在來到我們這裏，住在瞿伽羅蓮池岸邊。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們去見喬答摩賢者。”

“侍從賢者，既然這樣，你前往瞻波的婆羅門居士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者們，須那檀多婆羅門叫你們等一等，他也去見喬答摩沙門。’”

侍從回答須那檀多婆羅門：“賢者，是的。”於是前往瞻波的婆羅門居士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者們，須那檀多婆羅門叫你們等一等，他也去見喬答摩沙門。”

4. 這時候，大約五百個從各地而來的婆羅門逗留在瞻波處理一些事務，他們聽到“須那檀多婆羅門去見喬答摩沙門”這個消息，於是前往須那檀多婆羅門那裏，然後對他說：“我們聽到須那檀多賢者去見喬答摩沙門的消息。這是真的嗎？”

“賢者們，是的。我也是去見喬答摩沙門。”

5. “須那檀多賢者不要去見喬答摩沙門！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如果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的話，你的名聲將會減損，喬答摩沙門的名聲將會增加。因此，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你。

“須那檀多賢者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因此，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你。

“須那檀多賢者富有、有很多財富和產業。須那檀多賢者具有五種技能：博

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須那檀多賢者通曉世間大人相。須那檀多賢者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須那檀多賢者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須那檀多賢者是善語者，善教說者；說話有禮、清楚、沒有缺點、有意義。須那檀多賢者是許多老師的老師，教導三百位婆羅門學童咒頌。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很多婆羅門學童想在須那檀多賢者的座下學習咒頌。須那檀多賢者年老、過了許多日子而喬答摩沙門年少、出家的日子短。須那檀多賢者受頻婆娑羅王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須那檀多賢者受薄拘娑提婆羅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須那檀多賢者受頻婆娑羅王最高御賜瞻波；瞻波人口、水草、樹木、穀物豐盛。因此，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你。”

6. 那些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須那檀多婆羅門對他們說：“賢者們，既然這樣，你們聽我說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的原因吧。喬答摩沙門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刹帝利種姓都不受質疑。因此，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

“喬答摩沙門放棄了很多親屬來出家，喬答摩沙門放棄了充斥各處的金錢來出家。喬答摩沙門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的早期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喬答摩沙門的父母不想他出家，淚流滿面，他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喬答摩沙門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喬答摩沙門有戒行，有聖戒，有善戒，具有善戒。喬答摩沙門是善語者，善教說者；說話有禮、清楚、沒有缺點、有意義。喬答摩沙門是許多老師的老師。喬答摩沙門盡除了貪欲，清除了動搖。喬答摩沙門說善業、說善行，對婆羅門沒有不敬。喬答摩沙門從上流刹帝利的高種姓出家。喬答摩沙門從富有、有很多財富和產業的種族出家。人們穿州過省來找喬答摩沙門問問題。無數天神終生皈依喬答摩沙門。喬答摩沙門好名聲遠播：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喬答摩沙門具有三十二大人相。喬答摩沙門不拒人於外、仁慈、融洽、和氣，說話平白、親切。喬答摩沙門受四眾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很多天和對喬答摩沙門生起淨信。喬答摩沙門所到的村落或市鎮，那裏都沒有非人侵擾。喬答摩沙門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是宗派的創立人，為眾人解說最高的義理；他的名聲跟其他沙門婆羅門不一樣，是由成就無上的明行而來的。頻婆娑羅王連同王后、王子、大臣、隨從都終身皈依喬答摩沙門。拘薩羅王波斯匿連同王后、王子、大臣、隨從都終身皈依喬答摩沙門。薄拘娑提婆羅門連同妻子、兒子、眷屬、隨從都終身皈依喬答摩沙門。喬答摩沙門受頻婆娑羅王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喬答摩沙門受波斯匿王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喬答摩沙門受薄拘娑提婆羅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

“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來到我們的村落都是賓客，都應受我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喬答摩沙門來到瞻波及住在瞿伽羅蓮池岸邊，他就是我們的賓客，因此應受我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因此，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

“賢者們，這些是我熟悉的讚美，喬答摩沙門的讚美還有很多，是無量無數

的。”

7. 須那檀多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那些婆羅門對他說：“須那檀多賢者這樣來稱讚喬答摩沙門，即使喬答摩沙門住在一百由旬之外，也值得有敬信的人揹負資糧去見他！既然這樣，我們一起去見喬答摩沙門吧！”

於是須那檀多婆羅門和婆羅門大眾一起前往瞿伽羅蓮池。

8. 當須那檀多婆羅門在樹林中行走的時候，內心生起了這心念：“一會我問喬答摩沙門問題時，如果他說我不應這樣問而應那樣問的話，大眾便會這樣來貶斥我：‘須那檀多婆羅門是一個愚人，是一個不成熟的人，不能如理地問喬答摩沙門問題！’若被大眾貶斥，名聲便會減損；名聲減損時，財富便會減損。名聲就是我的財富！”

“一會喬答摩沙門問我問題時，如果我的解說不符合他的心意，他說我不應這樣解說而應那樣解說的話，大眾便會這樣來貶斥我：‘須那檀多婆羅門是一個愚人，是一個不成熟的人，他的解說不能符合喬答摩沙門的心意！’若被大眾貶斥，名聲便會減損；名聲減損時，財富便會減損。名聲就是我的財富！”

“我走到這樣近喬答摩沙門那裏，如果又轉身離去不見喬答摩沙門的話，大眾便會這樣來貶斥我：‘須那檀多婆羅門是一個愚人，是一個不成熟的人，又頑固、又恐懼，不敢去見喬答摩沙門，走到這樣近竟然又轉身離去！’”

9. 於是須那檀多婆羅門和大眾一起前往世尊那裏，他走到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瞻波的婆羅門居士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一些瞻波的婆羅門居士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瞻波的婆羅門居士向世尊合掌，然後坐在一邊；一些瞻波的婆羅門居士在世尊跟前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然後坐在一邊；一些瞻波的婆羅門居士保持靜默，然後坐在一邊。

10. 須那檀多婆羅門坐下來的時候，內心不斷生起這心念：“一會我問喬答摩沙門問題時，如果他說我不應這樣問而應那樣問的話，大眾便會這樣來貶斥我：‘須那檀多婆羅門是一個愚人，是一個不成熟的人，不能如理地問喬答摩沙門問題！’若被大眾貶斥，名聲便會減損；名聲減損時，財富便會減損。名聲就是我的財富！”

“一會喬答摩沙門問我問題時，如果我的解說不符合他的心意，他說我不應這樣解說而應那樣解說的話，大眾便會這樣來貶斥我：‘須那檀多婆羅門是一個愚人，是一個不成熟的人，他的解說不能符合喬答摩沙門的心意！’若被大眾貶斥，名聲便會減損；名聲減損時，財富便會減損。名聲就是我的財富！”

“真希望喬答摩沙門問我一些我師承的三吠陀知識，這樣的話我的解說便能符合喬答摩沙門的心意！”

11. 世尊以他心智知道須那檀多婆羅門的心念，心想：“須那檀多婆羅門受自己的心念困擾，讓我問他一些他師承的三吠陀知識吧。”

於是，世尊對須那檀多婆羅門說：“婆羅門，一位婆羅門具有多少支便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呢？”

12. 須那檀多婆羅門心想：“這真的是我希望的、期望的、所願的、所要的！”

喬答摩沙門真的是問我一些我師承的三吠陀知識，這樣的話我的解說便能符合喬答摩沙門的心意！”

13. 於是，須那檀多婆羅門坐直身軀，環視大眾，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一位婆羅門具有五支便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什麼是五支呢？”

“一位婆羅門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

“他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還有通曉世間大人相。

“他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

“他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

“他是智者、是智人，是首位或次位拿祭祀杓的人。

“喬答摩賢者，一位婆羅門具有這五支便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

14. “婆羅門，這五支去掉其中一支，一位婆羅門具有四支能否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呢？”

“喬答摩賢者，是能夠的。這五支可以去掉外觀的一支，外觀有什麼用呢！”

“一位婆羅門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

“他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還有通曉世間大人相。

“他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

“他是智者、是智人，是首位或次位拿祭祀杓的人。

“喬答摩賢者，一位婆羅門具有這四支便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

15. “婆羅門，這四支去掉其中一支，一位婆羅門具有三支能否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呢？”

“喬答摩賢者，是能夠的。這四支可以去掉咒頌的一支，咒頌有什麼用呢！”

“一位婆羅門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

“他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

“他是智者、是智人，是首位或次位拿祭祀杓的人。

“喬答摩賢者，一位婆羅門具有這三支便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

16. “婆羅門，這三支去掉其中一支，一位婆羅門具有兩支能否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呢？”

“喬答摩賢者，是能夠的。這三支可以去掉出生的一支，出生有什麼用呢！”

“一位婆羅門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

“他是智者、是智人，是首位或次位拿祭祀杓的人。

“喬答摩賢者，一位婆羅門具有這兩支便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

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

17. 須那檀多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其他婆羅門對他說：“須那檀多賢者，不要這樣說，須那檀多賢者，不要這樣說！須那檀多賢者廢除外觀，廢除咒頌，廢除出生。須那檀多賢者的主張轉到喬答摩沙門那邊去了！”

18. 於是，世尊對那些婆羅門說：“婆羅門們，如果你們認為須那檀多是一個不多聞的婆羅門，須那檀多是一個不善教說的婆羅門，須那檀多是一個劣慧婆羅門，須那檀多是一個不能夠跟喬答摩沙門對論的婆羅門，那就讓他止住而由你們來跟我說話吧。

“婆羅門們，如果你們認為須那檀多是一個多聞的婆羅門，須那檀多是一個善教說的婆羅門，須那檀多是一個智者婆羅門，須那檀多是一個能夠跟喬答摩沙門對論的婆羅門，那就讓你們止住而由他來跟我說話吧。”

19.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須那檀多婆羅門對他說：“請喬答摩賢者止住，請喬答摩賢者保持沉默。我會如法解答這個道理。”

須那檀多婆羅門再對其他婆羅門說：“賢者們，不要說我廢除外觀，廢除咒頌，廢除出生。不要說我的主張轉到喬答摩沙門那邊去。賢者們，我沒有廢除外觀、咒頌或出生。”

20. 這時候，須那檀多婆羅門有一個外甥名叫央伽迦的婆羅門學童坐在大眾之中。須那檀多婆羅門對其他婆羅門說：“賢友們，你們看見我的外甥央伽迦婆羅門學童嗎？”

“賢友，看見。”

“賢友們，央伽迦婆羅門學童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他的外觀在這大眾之中除了喬答摩沙門之外，無人能及。

“賢友們，他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還有通曉世間大人相。我是教導他咒頌的。

“賢友們，他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我熟悉他的父母。

“賢友們，假如央伽迦婆羅門學童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這樣的話外觀有什麼用呢，咒頌有什麼用呢，出生有什麼用呢！

“賢友們，因此，一位婆羅門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

“他是智者、是智人，是首位或次位拿祭祀杓的人。

“賢友們，一位婆羅門具有這兩支便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

21. 世尊說：“婆羅門，這兩支去掉其中一支，一位婆羅門具有一支能否配稱為一位婆羅門——當他說自己是一位婆羅門的時候不會成為一種妄語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喬答摩賢者，戒行能夠淨化智慧，智慧能夠淨化戒行；有戒行在才有智慧在，有智慧在才有戒行在；有戒行的人才智慧，有智慧的人才戒行。戒行和智慧在世間上是被譽為最高的。

“喬答摩賢者，就如同雙手互擦來洗手或雙腳互擦來洗腳，同樣地，戒行能夠淨化智慧，智慧能夠淨化戒行；有戒行在才有智慧在，有智慧在才有戒行在；

有戒行的人才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才有戒行。戒行和智慧在世間上是被譽為最高的。”

22. “婆羅門，正是這樣。戒行能夠淨化智慧，智慧能夠淨化戒行；有戒行在才有智慧在，有智慧在才有戒行在；有戒行的人才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才有戒行。戒行和智慧在世間上是被譽為最高的。

“婆羅門，什麼是戒行，什麼是智慧呢？”

“喬答摩賢者，這些事情我知的就只有這麼多了。如果喬答摩賢者為我解釋清楚這個義理就好了。”

23. “婆羅門，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須那檀多婆羅門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世尊說：“婆羅門，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六十三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婆羅門，這就是比丘具有戒行。婆羅門，這就是戒行了。

“婆羅門……(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六十四至八十一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初、二、三、四禪)……他進入了四禪。婆羅門……(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二至九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漏盡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婆羅門，這就是智慧。婆羅門，這就是智慧了。”

24.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須那檀多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願喬答摩賢者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須那檀多婆羅門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在清晨的時候，須那檀多婆羅門吩咐人在自己的居所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然後使人通知世尊：“喬答摩賢者，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25.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與比丘僧團一起前往須那檀多婆羅門的居所。去到後，世尊和比丘僧團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須那檀多婆羅門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使他們得到滿足，使他們掩鉢示意吃飽。當世尊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須那檀多婆羅門以一低座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26. “喬答摩賢者，如果我身在大眾之中起座對喬答摩賢者作禮，大眾會貶斥我；若被大眾貶斥，名聲便會減損；名聲減損時，財富便會減損。名聲就是我的財富。所以，當我身在大眾之中向喬答摩賢者合掌時，願喬答摩賢者視我為起座對喬答摩賢者作禮；當我身在大眾之中向喬答摩賢者除頭巾時，願喬答摩賢者視我為頂禮世尊雙足。

“喬答摩賢者，如果我身在車乘之中下車對喬答摩賢者作禮，大眾會貶斥我；若被大眾貶斥，名聲便會減損；名聲減損時，財富便會減損。名聲就是我的財富。

所以，當我身在車乘之中向喬答摩賢者舉起刺棒時，願喬答摩賢者視我為下車對喬答摩賢者作禮；當我身在車乘之中向喬答摩賢者垂手時，願喬答摩賢者視我為頂禮世尊雙足。”

27. 於是，世尊為須那檀多婆羅門說法，對他開示，對他教導，使他景仰，使他歡喜，然後起座離去。



五·究羅檀頭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摩揭陀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迦盧蜜多的婆羅門村落，之後住在芒果樹苗林。

這時候，究羅檀頭婆羅門居住在迦盧蜜多。迦盧蜜多人口、水草、樹木、穀物豐盛，是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賞賜給究羅檀頭婆羅門的最高御賜。

這時候，究羅檀頭婆羅門準備舉行大祭祀，有七百隻公牛、七百隻小牛、七百隻小乳牛、七百隻綿羊、七百隻山羊要獻祭。

2. 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摩揭陀遊行說法，現在來到我們這裏，住在芒果樹苗林。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連群結隊地離開迦盧蜜多，前往芒果樹苗林。

3. 這時候，究羅檀頭婆羅門在宮殿的頂層午休，看見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連群結隊地離開迦盧蜜多前往芒果樹苗林，於是對他的侍從說：“侍從賢者，為什麼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連群結隊地離開迦盧蜜多前往芒果樹苗林呢？”

“賢者，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摩揭陀遊行說法，現在來到我們這裏，住在芒果樹苗林。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們去見喬答摩賢者。”

4. 究羅檀頭婆羅門心想：“我曾經聽說，喬答摩沙門知道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我是不知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的，我現在想做祭祀，讓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問他什麼是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吧。”

於是，究羅檀頭婆羅門對侍從說：“侍從賢者，既然這樣，你前往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者們，究羅檀頭婆羅門叫你們等一等，他也去見喬答摩沙門。’”

侍從回答究羅檀頭婆羅門：“賢者，是的。”於是前往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者們，究羅檀頭婆羅門叫你們等一等，他也去見喬答摩沙門。”

5. 這時候，有數百個婆羅門因為參加究羅檀頭婆羅門的大祭祀而住在迦盧蜜多，他們聽到“究羅檀頭婆羅門去見喬答摩沙門”這個消息，於是前往究羅檀頭婆羅門那裏，然後對他說：“我們聽到究羅檀頭賢者去見喬答摩沙門的消息。這是真的嗎？”

“賢者們，是的。我也是去見喬答摩沙門。”

6. “究羅檀頭賢者不要去見喬答摩沙門！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如果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的話，你的名聲將會減損，喬答摩沙門的名聲將會增加。因此，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你。

“究羅檀頭賢者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因此，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你。

“究羅檀頭賢者富有、有很多財富和產業。究羅檀頭賢者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究羅檀頭賢者通曉世間大人相。究羅檀頭賢者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究羅檀頭賢者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究羅檀頭賢者是善語者，善教說者；說話有禮、清楚、沒有缺點、有意義。究羅檀頭賢者是許多老師的老師，教導三百位婆羅門學童咒頌。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都有很多婆羅門學童想在究羅檀頭賢者的座下學習咒頌。究羅檀頭賢者年老、過了很多日子而喬答摩沙門年少、出家的日子短。究羅檀頭賢者受頻婆娑羅王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究羅檀頭賢者受薄拘娑提婆羅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究羅檀頭賢者受頻婆娑羅王最高御賜迦盧蜜多；迦盧蜜多人口、水草、樹木、穀物豐盛。因此，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你。”

7. 那些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究羅檀頭婆羅門對他們說：“賢者們，既然這樣，你們聽我說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的原因吧。喬答摩沙門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刹帝利種姓都不受質疑。因此，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

“喬答摩沙門放棄了很多親屬來出家，喬答摩沙門放棄了充斥各處的金錢來出家。喬答摩沙門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的早期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喬答摩沙門的父母不想他出家，淚流滿面，他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喬答摩沙門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喬答摩沙門有戒行，有聖戒，有善戒，具有善戒。喬答摩沙門是善語者，善教說者；說話有禮、清楚、沒有缺點、有意義。喬答摩沙門是許多老師的老師。喬答摩沙門盡除了貪欲，清除了動搖。喬答摩沙門說善業、說善行，對婆羅門沒有不敬。喬答摩沙門從上流刹帝利的高種姓出家。喬答摩沙門從富有、有很多財富和產業的種族出家。人們穿州過省來找喬答摩沙門問問題。無數天神終生皈依喬答摩沙門。喬答摩沙門好名聲遠播：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喬答摩沙門具有三十二大人相。喬答摩沙門不拒人於外、仁慈、融洽、和氣，說話平白、親切。喬答摩沙門受四眾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很多天和對喬答摩沙門生起淨信。喬答摩沙門所到的村落或市鎮，那裏都沒有非人侵擾。喬答摩沙門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是宗派的創立人，為眾人解說最高的義理；他的名聲跟其他沙門婆羅門不一樣，是由成就無上的明行而來的。頻婆娑羅王連同王后、王子、大臣、隨從都終身皈依喬答摩沙門。拘薩羅王波斯匿連同王后、王子、大臣、隨從都終身皈依喬答摩沙門。薄拘娑提婆羅門連同妻子、兒子、眷屬、隨從都終身皈依喬答摩沙門。喬答摩沙門受頻婆娑羅王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喬答摩沙門受波

斯匿王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喬答摩沙門受薄拘娑提婆羅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

“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來到我們的村落都是賓客，都應受我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喬答摩沙門來到迦盧蜜多及住在芒果樹苗林，他就是我們的賓客，因此應受我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因此，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

“賢者們，這些是我熟悉的讚美，喬答摩沙門的讚美還有很多，是無量無數的。”

8. 究羅檀頭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那些婆羅門對他說：“究羅檀頭賢者這樣來稱讚喬答摩沙門，即使喬答摩沙門住在一百由旬之外，也值得有敬信的人揹負資糧去見他！既然這樣，我們一起去見喬答摩沙門吧！”

於是究羅檀頭婆羅門和婆羅門大眾一起前往芒果樹苗林，去到世尊那裏。究羅檀頭婆羅門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一些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向世尊合掌，然後坐在一邊；一些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在世尊跟前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然後坐在一邊；一些迦盧蜜多的婆羅門居士保持靜默，然後坐在一邊。

9. 究羅檀頭婆羅門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我曾經聽說，你知道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我是不知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的，我現在想做祭祀，如果喬答摩賢者為我宣說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就好了。”

“婆羅門，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究羅檀頭婆羅門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10. 世尊說：“婆羅門，從前，有一個名叫大勝的國王，他有很多財富和產業，有很多金銀，有很多物產，庫藏充滿。

“大勝王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我已取得大量人間財富，已征服大片土地，讓我舉行一場大祭祀吧，這將為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於是，大勝王把以上的事情告訴首席婆羅門，然後再說：‘賢者，我想舉行一場大祭祀，這將為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請你教我怎樣做吧。’

11. “婆羅門，大勝王說了這番話後，首席婆羅門對他說：‘大王，現時國家有盜賊、有苦迫：村落、市鎮、都城都可看見匪徒在劫掠。

“‘大王，如果在國家有盜賊、有苦迫的時候收稅做祭祀，這就是國王的失責。

“‘大王，如果用處斬、收綁、沒收、譴責、流放的方法來清除賊患，這樣賊患又不能徹底根除，剩餘的賊人之後還會侵擾國家。

“‘大王，然而，有一種方法可以將賊患徹底根除：在國內的人凡是能耕種養牛的，大王便為他們提供種子和食物，凡是能從商的，大王便為他們提供資金，凡是能做公僕的，大王便發放食物和薪金給他們；人們有工作便不會去侵擾國家，國家將會有很多稅收、保持安穩、沒有盜賊、沒有苦迫，人們將會弄兒為樂、夜不閉戶、歡欣喜悅。’

“大勝王回答首席婆羅門：‘賢友，就這樣做吧。’

“於是，在國內的人凡是能耕種養牛的，大勝王便為他們提供種子和食物，

凡是能從商的，大勝王便為他們提供資金，凡是能做公僕的，大勝王便發放食物和薪金給他們；人們有工作便不會去侵擾國家，國家有很多稅收、保持安穩、沒有盜賊、沒有苦迫，人們弄兒為樂、夜不閉戶、歡欣喜悅。

12. “婆羅門，這時候，大勝王對首席婆羅門說：‘賢者，現在賊患已經清除了。賢友的方法使國家有很多稅收、保持安穩、沒有盜賊、沒有苦迫，人們弄兒為樂、夜不閉戶、歡欣喜悅。賢者，我想舉行一場大祭祀，這將為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請你教我怎樣做吧。’

“‘大王，既然這樣，將想舉行大祭祀這件事情告訴全國各地的刹帝利和小王、大臣和隨從、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富有的居士，徵詢他們的意見吧。’

“大勝王回答首席婆羅門：‘賢友，就這樣做吧。’

“於是，大勝王將想舉行大祭祀這件事情告訴國中的刹帝利和小王、大臣和隨從、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富有的居士，徵詢他們的意見。他們都一致說：‘大王，請做祭祀吧。大王，現在是舉行大祭祀的時候了。’

“婆羅門，得到四種翼從答允，這樣便有第一種條件和四種細節了。

13. “大勝王具有八支，他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刹帝利種姓都不受質疑。

“他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

“他有很多財富和產業，有很多金銀，有很多物產，庫藏充滿。

“他有力量，所擁有的四兵都忠心、順從，能令敵人聞風喪膽。

“他有敬信，樂於布施，是一位施主，不拒沙門、婆羅門、窮人、流浪人、乞丐於門外，是受施者的泉源，是一個作福德的人。

“他多聞各種各樣的學問。

“他掌握各種各樣的義理，能明白別人各種所說的義理。

“他是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有能力的人，能知過去、現在、未來的義理。

“婆羅門，大勝王具有這八支。這樣便再有第二種條件和八種細節了。

14. “首席婆羅門具有四支，他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

“他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還有通曉世間大人相。

“他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

“他是智者、是智人，是首位或次位拿祭祀杓的人。

“婆羅門，首席婆羅門具有這四支。這樣便再有第三種條件和四種細節了。

15. “婆羅門，首席婆羅門在祭祀之前為大勝王講說三種心境：‘大王，不應在祭祀之前作“我將失去這些大財富”這種惋惜，不應在祭祀時作“我正在失去這些大財富”這種惋惜，不應在祭祀之後作“我已失去這些大財富”這種惋惜。大王，你不應生起這些惋惜。’

“婆羅門，首席婆羅門在祭祀之前為大勝王講說這三種心境。

16. “婆羅門，首席婆羅門在祭祀之前為大勝王驅除布施祭品給十種不善人的

惋惜：‘大王，會有殺生的人來參加祭祀，也會有不殺生的人來參加祭祀。殺生的人自有他們的果報，讓他們在這次祭祀之中跟不殺生的人一樣，大王都能內心喜悅、心生歡喜地布施祭品給他們。

“‘……偷盜……

“‘……邪淫……

“‘……妄語……

“‘……兩舌……

“‘……惡口……

“‘……綺語……

“‘……貪欲……

“‘……瞋恚……

“‘大王，會有邪見的人來參加祭祀，也會有正見的人來參加祭祀。邪見的人自有他們的果報，讓他們在這次祭祀之中跟正見的人一樣，大王都能內心喜悅、心生歡喜地布施祭品給他們。’

“婆羅門，首席婆羅門在祭祀之前為大勝王驅除布施祭品給十種不善人的惋惜。

17. “婆羅門，首席婆羅門再以十六種細節為大勝王開示，對他教導，使他心生景仰，使他心生歡喜：‘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沒有告訴全國各地的剎帝利和小王”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告訴了全國各地的剎帝利和小王。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沒有告訴全國各地的大臣和隨從”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告訴了全國各地的大臣和隨從。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沒有告訴全國各地有大壇場的婆羅門”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告訴了全國各地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沒有告訴全國各地富有的居士”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告訴了全國各地富有的居士。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不是出生於純正的血統”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剎帝利種姓都不受質疑。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沒有至極的外觀”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沒有財富和產業”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有很多財富和產業，有很多金銀，有很多物產，庫藏充滿。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沒有力量”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有力量，所擁有的四兵都忠心、順從，能令敵人聞風喪

膽。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沒有敬信，不樂於布施”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有敬信，樂於布施，是一位施主，不拒沙門、婆羅門、窮人、流浪人、乞丐於門外，是受施者的泉源，是一個作福德的人。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不多聞各種各樣的學問”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多聞各種各樣的學問。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不掌握各種各樣的義理”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掌握各種各樣的義理，能明白別人各種所說的義理。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不是一位智者”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是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有能力的人，能知過去、現在、未來的義理。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的首席婆羅門不是出生於純正的血統”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的首席婆羅門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的首席婆羅門不具有五種技能，還有不通曉世間大人相”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的首席婆羅門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還有通曉世間大人相。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的首席婆羅門沒有戒行”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的首席婆羅門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大王，在祭祀期間，人們不會說“大王做大祭祀，但他的首席婆羅門不是智者”這樣的話來如法譴責，因為大王的首席婆羅門是智者、是智人，是首位或次位拿祭祀杓的人。大王知道具有這種細節，所以會對這場祭祀心生喜悅、內心歡喜。’

“婆羅門，首席婆羅門再以這十六種細節為大勝王開示，對他教導，使他心生景仰，使他心生歡喜。

18. “婆羅門，在那祭祀之中不屠宰牛，不屠宰羊，不屠宰雞和豬，不用繫綁各種動物；不用斬樹來造祭祀柱，不用割草來作祭祀草；不會強迫僕人、傭人、工人做工作，他們不會哭泣、不會臉上帶著淚水地做祭祀的工作，他們希望做的便做，不希望做的便不做，他們想做的便做，他們不想做的便不做。

“他們只是用乳漿、油、酥、乳酪、蜜糖、糖漿來進行祭祀。

19. “婆羅門，全國各地的剎帝利和小王、大臣和隨從、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富有的居士帶著許多財物前往大勝王那裏，然後對他說：‘大王，這裏有許多財物，這都是我們帶來給大王的。請大王收下吧。’

“賢友們，我如法所取的財物已經足夠了。你們帶走自己的財物和將我剩餘的財物也一併帶走吧。”

“大勝王不接受他們的財物，他們走到一旁來商議：‘我們是不應把這些金銀財物帶回家的，讓我們跟隨大勝王一起做大祭祀吧。’

20. “於是，全國各地的刹帝利和小王在祭祀場的東面作布施祭祀，全國各地的大臣和隨從在祭祀場的南面作布施祭祀，全國各地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在祭祀場的西面作布施祭祀，全國各地富有的居士在祭祀場的北面作布施祭祀。

“婆羅門，在那布施之中也是不屠宰牛，不屠宰羊，不屠宰雞和豬，不用繫綁各種動物；不用斬樹來造祭祀柱，不用割草來作祭祀草；不會強迫僕人、傭人、工人做工作，他們不會哭泣、不會臉上帶著淚水地做祭祀的工作，他們希望做的便做，不希望做的便不做，他們想做的便做，他們不想做的便不做。

“他們也是只用乳漿、油、酥、乳酪、蜜糖、糖漿來進行布施祭祀。

“婆羅門，翼從有四種，大勝王具有八支，首席婆羅門具有四支，這樣便有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合共稱為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

21.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那些婆羅門發出嘈吵的聲音，他們高聲說：“這真的是大祭祀！這真的是祭祀的成就！”

究羅檀頭婆羅門在沉默不語地坐著，於是那些婆羅門對他說：“究羅檀頭賢者，你對喬答摩沙門的善說、善語內心沒有喜悅嗎？”

“賢者們，我不是對喬答摩沙門的善說、善語內心沒有喜悅，只有頭顱破碎的人才會對喬答摩沙門的善說、善語內心沒有喜悅！然而，我在心想，喬答摩沙門不是說：‘這是我聽回來的。祭祀可能是這樣子的。’而是說：‘祭祀是這樣的，事情是這樣的。’賢者們，我這樣想：‘喬答摩沙門肯定是那時發起祭祀的大勝王或是主持祭祀的首席婆羅門。’”

究羅檀頭婆羅門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是否記得，發起或主持那祭祀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有沒有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呢？”

“婆羅門，我記得，發起或主持那祭祀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那時候，我就是那個主持祭祀的首席婆羅門。”

22. “喬答摩賢者，除了這種具有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的大祭祀之外，有沒有另一種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呢？”

“婆羅門，是有的。”

“喬答摩賢者，那是什麼祭祀呢？”

“婆羅門，族人規模的祭祀，恆常布施給具戒的出家人。這種祭祀比起那種具有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的大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23. “喬答摩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這種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比起那種大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呢？”

“婆羅門，這是沒有阿羅漢或進入阿羅漢道路的人會前往大祭祀那裏化食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那裏會看見有棒打牲口、網綁牲口那些事情。

“婆羅門，阿羅漢或進入阿羅漢道路的人會前往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那裏化食，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那裏不會看見有棒打牲口、網綁牲口那些事情。

“婆羅門，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這種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比起那種具有成就祭祀的三種條件和十六細節的大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24. “喬答摩賢者，除了大祭祀、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之外，有沒有另一種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呢？”

“婆羅門，是有的。”

“喬答摩賢者，那是什麼祭祀呢？”

“婆羅門，建造寺院給四方的僧團。這種祭祀比起大祭祀、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25. “喬答摩賢者，除了大祭祀、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布施寺院之外，有沒有另一種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呢？”

“婆羅門，是有的。”

“喬答摩賢者，那是什麼祭祀呢？”

“婆羅門，以淨信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這種祭祀比起大祭祀、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布施寺院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26. “喬答摩賢者，除了大祭祀、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布施寺院、三皈依之外，有沒有另一種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呢？”

“婆羅門，是有的。”

“喬答摩賢者，那是什麼祭祀呢？”

“婆羅門，有淨信心的人著手修習戒學：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種祭祀比起大祭祀、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布施寺院、三皈依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27. “喬答摩賢者，除了大祭祀、族人規模的恆常布施、布施寺院、三皈依、有淨信心的人著手修習戒學之外，有沒有另一種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呢？”

“婆羅門，是有的。”

“喬答摩賢者，那是什麼祭祀呢？”

“婆羅門，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六十三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婆羅門，這就是比丘具有戒行了。

“婆羅門……(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六十四至七十六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初禪)……他進入了初禪。婆羅門，這種祭祀比之前的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婆羅門……(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七十七至七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二禪)……他進入了二禪。婆羅門，這種祭祀比之前的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婆羅門……(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七十九至八十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三禪)……他進入了三禪。婆羅門，這種祭祀比之前的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婆羅門……(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一至八十二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四禪)……他進入了四禪。婆羅門，這種祭祀比之前的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婆羅門……(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三至八十四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心)……他把心致力於知見，導向知見。婆羅門，這種祭祀比之前的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

“婆羅門……(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五至九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神通智以至漏盡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婆羅門，這種祭祀比之前的祭祀用較少功夫、做較少工作但會帶來較大果報、較大利益。婆羅門，沒有其他祭祀比這更美妙、更優勝的了。”

28.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究羅檀頭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喬答摩賢者，我要放了那七百隻公牛、七百隻小牛、七百隻小乳牛、七百隻綿羊、七百隻山羊，給回牠們的生命，讓牠們吃青草、飲清水、吹涼風。”

29. 於是，世尊由淺入深地為究羅檀頭婆羅門講說法理：講說布施的法理、戒行的法理、生天的法理，講說貪欲的過患、退墮、污染，講說出離的利益。當世尊知道究羅檀頭婆羅門的內心有能力、柔軟、沒有障蓋、質素高、有淨信的時候，便為他講說諸佛說法的心要：苦、集、滅、道。

就正如一片潔淨、沒有雜色的布料，能很好地染上顏料。同樣地，究羅檀頭婆羅門在座上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

30. 這時候，究羅檀頭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在導師的教法之中超越疑惑、清除猶豫、取得自信，不用依賴他人。

究羅檀頭婆羅門對世尊說：“願喬答摩賢者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究羅檀頭婆羅門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在清晨的時候，究羅檀頭婆羅門吩咐人在自己的壇場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然後使人通知世尊：“喬答摩賢者，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與比丘僧團一起前往究羅檀頭婆羅門的壇場。去到後，世尊和比丘僧團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究羅檀頭婆羅門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使他們得到滿足，使他們掩鉢示意吃飽。當世尊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究羅檀頭婆羅門以一低座坐在一邊，世尊為究羅檀頭婆羅門說法，對他開示，對他教導，使他景仰，使他歡喜，然後起座離去。



六·摩訶梨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這時候，一些拘薩羅和摩揭陀的婆羅門信使逗留在毗舍離處理一些事務。那些信使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現在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那些信使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2. 於是，那些信使一起前往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這時候，那耆多·迦葉尊者是世尊的侍者，那些信使前往迦葉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迦葉賢者，現在喬答摩賢者在哪裏呢？我們想去探望他。”

“賢友們，世尊正在靜處，現在不是探望世尊的時候。”

於是，那些信使坐在一邊，心想：“我們將在見了喬答摩世尊之後才離去。”

3. 離車人奧達多·摩訶梨也是連同人數眾多的離車大眾前往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去到迦葉尊者那裏，對他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他說：“迦葉大德，現在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在哪裏呢？我們想去探望他。”

“摩訶梨，世尊正在靜處，現在不是探望世尊的時候。”

於是，摩訶梨坐在一邊，心想：“我將在見了世尊之後才離去。”

4. 這時候，獅子沙彌前往迦葉尊者那裏，對他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他說：“迦葉大德，那些拘薩羅和摩揭陀的婆羅門信使前來這裏探望世尊，還有離車人摩訶梨也是連同人數眾多的離車大眾前來這裏探望世尊。這些人眾能得見世尊就好了！”

“獅子，既然這樣，你去告訴世尊吧。”

獅子沙彌回答迦葉尊者：“大德，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那些拘薩羅和摩揭陀的婆羅門信使前來這裏探望世尊，還有離車人摩訶梨也是連同人數眾多的離車大眾前來這裏探望世尊。這些人眾能得見世尊就好了！”

“獅子，既然這樣，你在屋蔭下擺設坐具吧。”

獅子沙彌回答世尊：“大德，是的。”於是在屋蔭下擺設坐具。

這時候，世尊從寺院出來，坐在屋蔭下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

5. 那些信使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

離車人摩訶梨也是連同人數眾多的離車大眾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離車人摩訶梨對世尊說：“大德，在數日之前，善星·離車子前來我那裏，然後對我說：‘摩訶梨，我習近世尊生活不久，只是三年，可看見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色境，但聽不見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

塵垢的聲境。’

“大德，究竟是天界有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境存在而善星·離車子聽不見，還是天界沒有聲境存在呢？”

“摩訶梨，天界有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境存在而善星·離車子聽不見，天界不是沒有聲境存在的。”

6. “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天界有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境存在而善星·離車子聽不見呢？”

“摩訶梨，一位比丘心向東方，以此修習可看見天界色境但聽不見天界聲境的單份定，能以單份定看見東方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色境，但聽不見東方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境。他可看見東方天界的色境但聽不見東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7.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南方……他可看見南方天界的色境但聽不見南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西方……他可看見西方天界的色境但聽不見西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北方……他可看見北方天界的色境但聽不見北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上方……他可看見上方天界的色境但聽不見上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下方……他可看見下方天界的色境但聽不見下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四角，以此修習可看見天界色境但聽不見天界聲境的單份定，能以單份定看見四角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色境，但聽不見四角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境。他可看見四角天界的色境但聽不見四角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8. “摩訶梨，一位比丘心向東方，以此修習可聽見天界聲境但看不見天界色境的單份定，能以單份定聽見東方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境，但看不見東方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色境。他可聽見東方天界的聲境但看不見東方天界的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9.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南方……他可聽見南方天界的聲境但看不見南方天界的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西方……他可聽見西方天界的聲境但看不見西方天界的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北方……他可聽見北方天界的聲境但看不見北方天界的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上方……他可聽見上方天界的聲境但看不見上方天界的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下方……他可聽見下方天界的聲境但看不見下方天界的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四角，以此修習可聽見天界聲境但看不見天界色境的單份定，能以單份定聽見四角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

境，但看不見四角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色境。他可聽見四角天界的聲境但看不見四角天界的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單份定。

10. “摩訶梨，一位比丘心向東方，以此修習可看見天界色境和聽見天界聲境的雙份定，能以雙份定看見東方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色境，也聽見東方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境。他可看見東方天界的色境和聽見東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雙份定。

11.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南方……他可看見南方天界的色境和聽見南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雙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西方……他可看見西方天界的色境和聽見西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雙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北方……他可看見北方天界的色境和聽見北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雙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上方……他可看見上方天界的色境和聽見上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雙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下方……他可看見下方天界的色境和聽見下方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雙份定。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心向四角，以此修習可看見天界色境和聽見天界聲境的雙份定，能以雙份定看見四角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色境，也聽見四角天界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境。他可看見四角天界的色境和聽見四角天界的聲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修習的是雙份定。

“摩訶梨，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天界有那些使人生起鍾愛、貪欲、塵垢的聲境存在而善星·離車子聽不見。”

12. “大德，比丘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原因是為了證悟這種定嗎？”

“摩訶梨，比丘在我座下修習梵行，原因不是為了證悟這種定，而是為了證悟另一些更優勝、更細妙的法。”

13. “大德，比丘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原因是為了證悟哪些更優勝、更細妙的法呢？”

“摩訶梨，一位比丘斷除了三結，是一位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摩訶梨，比丘在我座下修習梵行，原因是為了證悟這種更優勝、更細妙的法。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斷除了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是一位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摩訶梨，比丘在我座下修習梵行，原因是為了證悟這種更優勝、更細妙的法。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摩訶梨，比丘在我座下修習梵行，原因是為了證悟這種更優勝、更細妙的法。

“摩訶梨，再者，一位比丘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摩訶梨，比丘在我座下修習梵行，原因是為了證悟這種更優勝、更細妙的法。

“摩訶梨，比丘在我座下修習梵行，原因是為了證悟這些更優勝、更細妙的法。”

14. “大德，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證悟這些法呢？”

“摩訶梨，是有道路、有途徑能證悟這些法的。”

“大德，什麼是能證悟這些法的道路和途徑呢？”

“摩訶梨，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摩訶梨，這就是能證悟這些法的道路和途徑。

15. “摩訶梨，有一次，我住在拘睺彌的瞿尸陀園。那時候，木鉢遊方者兩個弟子曼提娑和吒尼耶來到我那裏，和我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我說：‘喬答摩賢友，究竟是“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還是“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呢？’

“‘賢友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他們回答：‘賢友，是的。’

16. “於是我說：‘賢友們，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六十三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賢友們，這就是比丘具有戒行了。

“‘賢友們……(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六十四至七十六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初禪)……他進入了初禪。賢友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說他會主張“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或說他會主張“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是合適的嗎？’

“‘賢友，這是不合適的。’

“‘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因此我不說“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也不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17. ……二禪……

……三禪……

“‘賢友們……(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一至八十二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四禪)……他進入了四禪。賢友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說他會主張“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或說他會主張“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是合適的嗎？’

“‘賢友，這是不合適的。’

“‘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因此我不說“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也不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18. “‘賢友們……(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三至八十四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心)……他把心致力於知見，導向知見。賢友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說他會主張“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或說他會主張“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是合適的嗎？’

“‘賢友，這是不合適的。’

“‘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因此我不說“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也不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19. “‘賢友們……(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五至九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神通智以至漏盡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

沒有下一生。賢友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說他會主張“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說他會主張“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是合適的嗎？’

“‘賢友，這是不合適的。’

“‘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因此我不說“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也不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離車人摩訶梨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七·吒尼耶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睺彌的瞿尸陀園。

這時候，木鉢遊方者兩個弟子曼提娑和吒尼耶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友，究竟是‘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還是‘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呢？”

“賢友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曼提娑和吒尼耶遊方者回答世尊：“賢友，是的。”

2. 世尊說：“賢友們，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六十三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賢友們，這就是比丘具有戒行了。

“賢友們……(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六十四至七十六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初禪)……他進入了初禪。賢友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說他會主張‘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說他會主張‘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是合適的嗎？”

“賢友，這是不合適的。”

“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因此我不說‘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也不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3. ……二禪……

……三禪……

“賢友們……(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一至八十二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四禪)……他進入了四禪。賢友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說他會主張‘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說他會主張‘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是合適的嗎？”

“賢友，這是不合適的。”

“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因此我不說‘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也不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4. “賢友們……(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三至八十四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心)……他把心致力於知見，導向知見。賢友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說他會主張‘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說他會主張‘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是合適的嗎？”

“賢友，這是不合適的。”

“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因此我不說‘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也不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5. “賢友們……(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五至九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神通智以至漏盡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賢友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如果說他會主張‘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說他會主張‘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這是合適的嗎？”

“賢友，這是不合適的。”

“賢友們，我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因此我不說‘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也不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兩個遊方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八·獅吼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杖若，緊那迦陀邏的鹿野苑。

這時候，迦葉裸體外道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2. “喬答摩賢者，我聽人們說：‘喬答摩沙門批評所有苦行，一直都抨擊、敵視所有粗苦的苦行。’ 喬答摩賢者，喬答摩世尊是不是這樣說的呢？大德，這樣說會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我不想誹謗喬答摩賢者。”

3. “迦葉，我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以不真實的說話來誹謗我。

“迦葉，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一些粗苦的苦行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也看見一些粗苦的苦行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迦葉，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一些少安住在粗苦的苦行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也看見一些少安住在粗苦的苦行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迦葉，我如實知這些苦行人的生死與趣向，我又怎會批評所有苦行，一直都抨擊、敵視所有粗苦的苦行呢？

4. “迦葉，一些沙門婆羅門智者聰明、能言善辯、具有銳利的辯才，他們的觀點跟我的觀點有些是一致的，有些是不一致的：有些他們稱善的我也稱善，有些他們不稱善的我也不稱善；有些他們稱善的而我不稱善，有些他們不稱善的而我稱善；有些我稱善的他們也稱善，有些我不稱善的他們也不稱善；有些我稱善的而他們不稱善，有些我不稱善的而他們稱善。

5. “迦葉，我會前往他們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那些我們不一致的觀點，就擱下它們吧。那些我們一致的觀點，就讓一些會發問、詢問、質問的智者，在導師與導師之間、僧團與僧團之間作一個比較，讓這些智者分辨：‘究竟是喬答摩沙門還是其他教派的老師能把那些他們一致認為是不善、受譴責、不應行踐、非聖者、黑暗的法完全捨棄呢？’”

6.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的智者將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能完全捨棄那些法，其他教派的老師不能完全捨棄那些法。’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的智者將會對我作出很高的稱讚。

7.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的智者還會進一步在導師與導師之間、僧團與僧團之間作一個比較與分辨：‘究竟是喬答摩沙門還是其他教派的老師能把那些他們一致認為是善、不受譴責、應行踐、聖者、光明的法透徹修習呢？’

8.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的智者將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能透徹修習那些法，其他教派的老師不能透徹修習那些法。’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

問、質問の智者將會對我作出很高的稱讚。

9.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の智者還會進一步在導師與導師之間、僧團與僧團之間作一個比較與分辨：‘究竟是喬答摩沙門の弟子僧團還是其他教派老師の弟子僧團能把那些他們一致認為是不善、受譴責、不應行踐、非聖者、黑暗の法完全捨棄呢？’

10.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の智者將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の弟子僧團能完全捨棄那些法，其他教派老師の弟子僧團不能完全捨棄那些法。’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の智者將會對我作出很高的稱讚。

11.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の智者還會進一步在導師與導師之間、僧團與僧團之間作一個比較與分辨：‘究竟是喬答摩沙門の弟子僧團還是其他教派老師の弟子僧團能把那些他們一致認為是善、不受譴責、應行踐、聖者、光明の法透徹修習呢？’

12.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の智者將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の弟子僧團能透徹修習那些法，其他教派老師の弟子僧團不能透徹修習那些法。’ 迦葉，那些會發問、詢問、質問の智者將會對我作出很高的稱讚。

13. “迦葉，這是有道路、有途徑，能使人親身知、親身見：‘喬答摩沙門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

“迦葉，這條道路和途徑是什麼呢？

“迦葉，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迦葉，這條道路和途徑，能使人親身知、親身見：‘喬答摩沙門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

14.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迦葉裸體外道對他說：“喬答摩賢者，沙門婆羅門要修習以下的苦行，才被視為有沙門義、有婆羅門義的。

“他是裸體的人，不跟隨常人的生活習慣，不用鉢而只用手來盛載食物吃，不接受別人呼喚過去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呼喚停下來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帶來的食物，不接受專為自己準備的食物，不接受別人邀請供養的食物，不取盤中的食物，不取鍋中的食物，不在門檻間接受食物，不在棒杖間接受食物，不在杵臼間接受食物，不在有兩人在吃食物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懷孕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哺乳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性交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專作布施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狗看守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蒼蠅群集的地方接受食物，不接受魚類，不接受肉類，不飲酒，不飲果酒，不飲米酒。他只去七家化食及只取七口食物，只去六家化食及只取六口食物……以至只去一家化食及只取一口食物；一天化食一次，兩天才化食一次……以至七天才化食一次；一天吃食物一次，兩天才吃食物一次……以至七天才吃食物一次。他以這方法來修習，直至每逢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

“喬答摩賢者，沙門婆羅門要修習以下的苦行，才被視為有沙門義、有婆羅門義的。

“他只吃野菜、麥、生米、野米、水草、穀、米水渣、芝麻、草、牛糞；他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

“喬答摩賢者，沙門婆羅門要修習以下的苦行，才被視為有沙門義、有婆羅門義的。

“他穿麻、粗麻、裹屍布、破布、樹皮、羚羊皮、羚羊皮條、吉祥草衣、樹皮衣、木條衣、頭髮衣、馬尾毛衣、貓頭鷹羽毛衣。他是一些修習拔鬚髮的人，常把自己的鬚髮拔除；他是一些修習長期站立的人，不使用坐具；他是一些修習長時間蹲下的人，盡力保持蹲下的姿勢；他是一些修習睡刺床的人，睡在帶有尖刺的床上；他或是睡在樹皮上、地上、山坡上、土堆上、空地上、墊上；他只吃變壞的食物，不飲有生物的水；他是一些每天沐浴三次的人，晚上也會到水中沐浴。”

15. “迦葉，一個人即使裸體以至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如果沒有修證戒的成就、心的成就、慧的成就，他還是遠離沙門義、遠離婆羅門義的。迦葉，一位比丘修習慈心，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樣才可稱為一位真正的沙門，真正的婆羅門。

“迦葉，一個人即使只吃野菜以至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如果沒有修證戒的成就、心的成就、慧的成就，他還是遠離沙門義、遠離婆羅門義的。迦葉，一位比丘修習慈心，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樣才可稱為一位真正的沙門，真正的婆羅門。

“迦葉，一個人即使穿麻以至晚上也會到水中沐浴，如果沒有修證戒的成就、心的成就、慧的成就，他還是遠離沙門義、遠離婆羅門義的。迦葉，一位比丘修習慈心，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樣才可稱為一位真正的沙門，真正的婆羅門。”

16.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迦葉裸體外道對他說：“喬答摩賢者，沙門義是很難行的，婆羅門義是很難行的。”

“迦葉，世間有這句說話：‘沙門義是很難行的，婆羅門義是很難行的。’

“迦葉，如果以修習裸體以至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這種苦行為沙門義或婆羅門義，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義難行、婆羅門義難行，這是不合適的，因為居士、居士子甚至取水的女僕都有能力做得到這些修習。

“迦葉，修習以下的苦行才是沙門義或婆羅門義，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義難行、婆羅門義難行，這才是合適的。迦葉，一位比丘修習慈心，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樣才可稱為一位真正的沙門，真正的婆羅門。

“迦葉，如果以修習只吃野菜以至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這種苦行為沙門義或婆羅門義，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義難行、婆羅門義難行，這是不合適的，因為居士、居士子甚至取水的女僕都有能力做得到這些修習。

“迦葉，修習以下的苦行才是沙門義或婆羅門義，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義難行、婆羅門義難行，這才是合適的。迦葉，一位比丘修習慈心，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樣才可稱為一位真正的沙門，真正的婆羅門。

“迦葉，如果以修習穿麻以至晚上也會到水中沐浴這種苦行為沙門義或婆羅門義，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義難行、婆羅門義難行，這是不合適的，因為居士、居士子甚至取水的女僕都有能力做得到這些修習。

“迦葉，修習以下的苦行才是沙門義或婆羅門義，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

義難行、婆羅門義難行，這才是合適的。迦葉，一位比丘修習慈心，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樣才可稱為一位真正的沙門，真正的婆羅門。”

17.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迦葉裸體外道對他說：“喬答摩賢者，沙門是很難知的，婆羅門是很難知的。”

“迦葉，世間有這句說話：‘沙門是很難知的，婆羅門是很難知的。’

“迦葉，如果以修習裸體以至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這種苦行為沙門或婆羅門，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難知、婆羅門難知，這是不合適的，因為居士、居士子甚至取水的女僕都有能力知道這些修習是什麼。

“迦葉，修習以下的苦行才是沙門或婆羅門，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難知、婆羅門難知，這才是合適的。迦葉，一位比丘修習慈心，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樣才可稱為一位真正的沙門，真正的婆羅門。

“迦葉，如果以修習只吃野菜以至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這種苦行為沙門或婆羅門，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難知、婆羅門難知，這是不合適的，因為居士、居士子甚至取水的女僕都有能力知道這些修習是什麼。

“迦葉，修習以下的苦行才是沙門或婆羅門，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難知、婆羅門難知，這才是合適的。迦葉，一位比丘修習慈心，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樣才可稱為一位真正的沙門，真正的婆羅門。

“迦葉，如果以修習穿麻以至晚上也會到水中沐浴這種苦行為沙門或婆羅門，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難知、婆羅門難知，這是不合適的，因為居士、居士子甚至取水的女僕都有能力知道這些修習是什麼。

“迦葉，修習以下的苦行才是沙門或婆羅門，以這種困難程度而說沙門難知、婆羅門難知，這才是合適的。迦葉，一位比丘修習慈心，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清除了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樣才可稱為一位真正的沙門，真正的婆羅門。”

18.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迦葉裸體外道對他說：“喬答摩賢者，什麼是戒的成就、心的成就、慧的成就呢？”

“迦葉，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六十三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迦葉，這就是比丘具有戒行了。迦葉，這就是戒的成就。

19. “迦葉……(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六十四至八十一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初、二、三、四禪)……他進入了四禪。迦葉，這就是心的成就。

20. “迦葉……(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二至九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漏盡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迦葉，這就是慧的成就。

“迦葉，這就是戒的成就、心的成就、慧的成就。除此之外，沒有另一些戒、心、慧有更勝的成就、有更高的成就了。

21. “迦葉，一些沙門婆羅門主張戒，他們以各種說話來讚嘆戒。迦葉，我看

不到有其他的戒能跟我這究極的聖戒同等，更遑論超越。我這增上戒最優勝。

“迦葉，一些沙門婆羅門主張苦行遠離，他們以各種說話來讚嘆苦行遠離。迦葉，我看不到有其他的遠離能跟我這究極的聖遠離同等，更遑論超越。我這增上遠離最優勝。

“迦葉，一些沙門婆羅門主張智慧，他們以各種說話來讚嘆智慧。迦葉，我看不到有其他的智慧能跟我這究極的聖慧同等，更遑論超越。我這增上慧最優勝。

“迦葉，一些沙門婆羅門主張解脫，他們以各種說話來讚嘆解脫。迦葉，我看不到有其他的解脫能跟我這究極的聖解脫同等，更遑論超越。我這增上解脫最優勝。

22. “迦葉，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只能在沒有人的地方而不能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能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

“迦葉，若你這樣說時，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但他是有所畏懼的。’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

“迦葉，若你這樣說時，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但經不起質詢。’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

“迦葉，若你這樣說時，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但不能解答問題。’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

“迦葉，若你這樣說時，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但解釋不能符合人們的心意。’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

“迦葉，若你這樣說時，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但說話不值得聆聽。’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說話值得聆聽。’

“迦葉，若你這樣說時，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說話值得聆聽，但不能使人聽後生起淨信。’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說話值得聆聽，能使人聽後生起淨信。’

“迦葉，若你這樣說時，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

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說話值得聆聽，能使人聽後生起淨信，但不能使有淨信的人心生歡喜。’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說話值得聆聽，能使人聽後生起淨信，能使人有淨信的人心生歡喜。’

“迦葉，若你這樣說時，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說話值得聆聽，能使人聽後生起淨信，能使人有淨信的人心生歡喜，但不能使人跟隨行踐。’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說話值得聆聽，能使人聽後生起淨信，能使人有淨信的人心生歡喜，能使人跟隨行踐。’

“迦葉，若你這樣說時，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說話值得聆聽，能使人聽後生起淨信，能使人有淨信的人心生歡喜，能使人跟隨行踐，但不能使人進入正道。’

“迦葉，你可叫他們不要這樣說，而叫他們說：‘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作獅子吼，他無所畏懼，經得起質詢，能解答問題，解釋能符合人們的心意，說話值得聆聽，能使人聽後生起淨信，能使人有淨信的人心生歡喜，能使人跟隨行踐，能使人進入正道。’

23. “迦葉，有一次，我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有一個稱為尼拘陀的苦行婆羅門問我有關增上遠離的問題，我為他解說，他對我的解說內心感到極度的歡喜。”

“大德，聽了世尊說法後，誰不會感到極度的歡喜呢！大德，聽了世尊說法後，我感到極度的歡喜！

“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大德，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24. “迦葉，以前曾是外道的人，想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和受具足戒，是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過了四個月，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他出家，授與他具足戒，讓他成為一位比丘。然而，每個人都不同，有些人是可以豁免的。”

“大德，如果外道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話，我可以接受四年觀察期，過了四年，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我出家，授與我具足戒，讓我成為一位比丘。”

迦葉尊者得到世尊允許，即時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迦葉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迦葉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九·布吒波陀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布吒波陀遊方者跟大約有三百人的遊方者大眾住在末利園柿樹單一辯論堂。

2.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他心想：“現在入舍衛城化食時候還早，讓我先往末利園柿樹單一辯論堂，去布吒波陀遊方者那裏吧。”於是，世尊前往末利園柿樹單一辯論堂，去布吒波陀遊方者那裏。

3. 這時候，布吒波陀遊方者跟遊方者大眾坐在一起高談闊論，發出嘈吵及很大的聲音，談論有關國王、盜賊、大臣、軍隊、恐懼、戰爭、食物、飲品、衣服、床具、花環、香油、親屬、車乘、鄉村、市鎮、都城、國家、女士、英雄、街上流言、井邊流言、亡靈、雜事、世間、大海、是非對錯等各種俗世間的說話。

4. 布吒波陀遊方者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平息他的大眾說：“賢者們，請保持肅靜。賢者們，請不要作聲。喬答摩沙門現正前來，這位尊者喜歡寧靜、讚嘆寧靜，如果知道我們是一群寧靜的大眾，也許會走到我們這裏來。”

布吒波陀說了這番話後，那些遊方者保持沉默。

5. 世尊前往布吒波陀遊方者那裏，布吒波陀遊方者對世尊說：“大德世尊，請過來，歡迎到來。大德世尊，你很久沒有到來了。大德世尊，座位已經預備好了，請坐。”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布吒波陀遊方者以一低座坐在一邊。世尊對布吒波陀遊方者說：“布吒波陀，剛才你們坐在一起談論的是什麼呢？你們談論到哪裏呢？”

6.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布吒波陀遊方者對他說：“大德，不要說剛才我們坐在一起談論的事情了，那些談論大德世尊常常可以聽得到。大德，前些日子，不同宗派的沙門婆羅門聚集在辯論堂，當坐在一起時談論到息滅無比想¹，當中生起了一句說話：‘賢者們，無比想是怎樣息滅的呢？’

“當中一些人這樣說：‘賢者們，想的生和滅是沒有原因和條件的。當一個人的想生起時，那人就是一個具有想的人；當一個人的想息滅時，那人就是一個無想的人。’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無比想的息滅。

“另一些人這樣說：‘賢者們，不是這樣的。想是人的實我，它會到來也會離去。當一個人的想到來時，那人就是一個具有想的人；當一個人的想離去時，那人就是一個無想的人。’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無比想的息滅。

¹ “無比想” (*abhisaññā*) 是經中少出現的詞語，原意有“高的想”的意思，指在色界與無色界之中各種不同層次的想。此外，息滅無比想在外道之中以非想非非想處的定境為最高，在佛教之中以想受滅盡定為最高，而在經文第 17 段之中，有另一個少出現的詞語“想知滅盡正受” (*abhisaññā-nirodha-sampajāna-samāpatti*) 跟“想受滅盡定”同義。經中有一連串少出現的詞語，應是如 53 段所說那樣，佛陀為因應外道遊方者慣用的詞語而作出一個調整，讓遊方者容易明白佛陀所說的內容。

“另一些人這樣說：‘賢者們，不是這樣的。有些大威德、大力量的沙門婆羅門能帶給人們的想也能取去人們的想。當那些沙門婆羅門將想帶給一個人時，那人就是一個具有想的人；當那些沙門婆羅門取去一個人的想時，那人就是一個無想的人。’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無比想的息滅。

“另一些人這樣說：‘賢者們，不是這樣的。有些大威德、大力量的天神能帶給人們的想也能取去人們的想。當那些天神將想帶給一個人時，那人就是一個具有想的人；當那些天神取去一個人的想時，那人就是一個無想的人。’一些人這樣來宣說無比想的息滅。

“大德，那時我心想：‘只有世尊善知這些事情，只有善逝善知這些事情！’

“世尊是善知無比想的息滅的人。大德，無比想是怎樣息滅的呢？”

7. “布吒波陀，那些沙門婆羅門由最初說‘想的生和滅是沒有原因和條件’就已經是錯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布吒波陀，想的生和滅是有原因和條件的。修學使一些想生起，修學使一些想息滅。修學些什麼呢？”

世尊說：“布吒波陀，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六十二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這位比丘遠離俗世間的知識學問。這是他的戒行。

8. “布吒波陀，一位具有戒行的比丘，去到任何地方都不會因戒律而心生恐懼。布吒波陀，就正如一位清除了敵人的灌頂剎帝利，去到任何地方都不會因敵人而心生恐懼那樣；同樣地，一位具有戒行的比丘，去到任何地方都不會因戒律而心生恐懼。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布吒波陀，這就是比丘具有戒行了。

9. “布吒波陀，什麼是比丘守護根門呢……(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六十四至七十四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守護根門、具有念和覺知、知足、清除五蓋)……一位比丘如果捨棄五蓋的話，他就被視為沒有債項、健康、出獄、得自由身、抵達安穩之地那樣。

10. “當他觀察自己捨棄了五蓋時，歡悅便會生起；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他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之前的貪欲想都息滅下來，之後有由離所生的喜想和樂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

“這時候，他具有由離所生的喜想和樂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就是這樣，修學使一些想生起，修學使一些想息滅；修學就是想的生和滅的原因。”

11. 世尊說：“布吒波陀，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之前由離所生的喜想和樂想息滅下來，之後有由定所生的喜想和樂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

“這時候，他具有由定所生的喜想和樂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就是這樣，修學使一些想生起，修學使一些想息滅；修學就是想的生和滅的原因。”

12. 世尊說：“布吒波陀，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之前由定所生的喜想和樂想息滅下來，之後有捨想和樂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

“這時候，它具有捨想和樂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就是這樣，修學使一些想生起，修學使一些想息滅；修學就是想的生和滅的原因。”

13. 世尊說：“布吒波陀，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之前的捨想和樂想息滅下來，之後有不苦不樂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

“這時候，它具有不苦不樂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就是這樣，修學使一些想生起，修學使一些想息滅；修學就是想的生和滅的原因。”

14. 世尊說：“布吒波陀，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他之前的色想息滅下來，之後有空無邊處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

“這時候，它具有空無邊處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就是這樣，修學使一些想生起，修學使一些想息滅；修學就是想的生和滅的原因。”

15. 世尊說：“布吒波陀，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他之前的空無邊處想息滅下來，之後有識無邊處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

“這時候，它具有識無邊處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就是這樣，修學使一些想生起，修學使一些想息滅；修學就是想的生和滅的原因。”

16. 世尊說：“布吒波陀，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他之前的識無邊處想息滅下來，之後有無所有處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

“這時候，它具有無所有處想，這是一種細妙、真實的想。就是這樣，修學使一些想生起，修學使一些想息滅；修學就是想的生和滅的原因。”

17. 世尊說：“布吒波陀，一位比丘這樣修習，漸次觸證自己各種優勝的想。當他確立了優勝的想時，心想：‘思對我來說是不好的，沒有思對我來說是好的。如果我有思、有行，這種優勝的想便會息滅，其他粗的想便會生起，讓我不作思、不作行吧。’

“於是，他不作思、不作行，因為沒有思、沒有行，連優勝的想也息滅下來，其他粗的想也不生起，他觸證到息滅。布吒波陀，這是漸次觸證無比想，然後取得想知滅盡正受。

18. “布吒波陀，你認為怎樣，你之前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漸次觸證無比想，然後取得想知滅盡正受呢？”

“大德，沒有。大德，我是聽世尊說，然後才知道的。”

“布吒波陀，正是這樣。”

19. “大德，世尊宣說一種優勝的想，還是宣說多種優勝的想呢？”

“布吒波陀，我宣說一種優勝的想，也宣說多種優勝的想。”

“大德，世尊怎樣宣說一種優勝的想和多種優勝的想呢？”

“布吒波陀，我宣說，不斷息滅各種粗的想和觸證各種優勝的想，直至觸證到一種最優勝的想。就是這樣，我宣說一種優勝的想，也宣說多種優勝的想。”

20. “大德，是先有想生起然後才有智，還是先有智生起然後才有想，還是想和智的生起不分先後呢？”

“布吒波陀，先有想生起然後才有智；因為有想生起，所以才有智生起。人們是這樣知道事物的：‘因為聽人這麼說，我的智生起了。’布吒波陀，從這個道理可知，先有想生起然後才有智；因為有想生起，所以才有智生起。”

21. “大德，想是人的實我；還是想是一樣東西，實我是另一樣東西呢？”

“布吒波陀，你認為實我是什麼呢？”

“大德，我認為，由四大組成、會吃搏食、有色身的欲界眾生是一個粗的實我。”

“布吒波陀，你認為由四大組成、會吃搏食、有色身的欲界眾生是一個粗的實我，若是這樣的話，那就是想是一樣東西，實我是另一樣東西了。布吒波陀，你主張由四大組成、會吃搏食、有色身的欲界眾生是一個粗的實我，而人們的想不斷在生、不斷在滅。布吒波陀，從這個道理可知，想是一樣東西，實我是另一樣東西。”

22. “大德，我也認為，由善意所生、肢體與根門美滿的色界眾生是一個實我。”

“布吒波陀，你認為由善意所生、肢體與根門美滿的色界眾生是一個實我，若是這樣的話，那也是想是一樣東西，實我是另一樣東西了。布吒波陀，你主張由善意所生、肢體與根門美滿的色界眾生是一個實我，而人們的想不斷在生、不斷在滅。布吒波陀，從這個道理可知，想是一樣東西，實我是另一樣東西。”

23. “大德，我也認為，由想所生的無色眾生是一個實我。”

“布吒波陀，你認為由想所生的無色眾生是一個實我，若是這樣的話，那也是想是一樣東西，實我是另一樣東西了。布吒波陀，你主張由想所生的無色眾生是一個實我，而人們的想不斷在生、不斷在滅。布吒波陀，從這個道理可知，想是一樣東西，實我是另一樣東西。”

24. “大德，我能夠知道‘想是人的實我’或‘想是一樣東西，實我是另一樣東西’這個道理嗎？”

“布吒波陀，身為一個外道，接受外道的教義，持外道的信願，修外道的修習，過外道的生活，這樣是很難明白當中的道理的。”

25. “大德，如果身為一個外道，接受外道的教義，持外道的信願，修外道的修習，過外道的生活，這樣是很難明白當中的道理的話，大德，是否世間是常。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世間是常。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大德，是否世間是斷。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世間是斷。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大德，是否世間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世間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大德，是否世間沒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世間沒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26. “大德，是否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大德，是否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27. “大德，是否如來死後還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大德，是否如來死後不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大德，是否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大德，是否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呢？”

“布吒波陀，我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這種義理。”

28. “大德，為什麼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布吒波陀，這些問題沒有意義，不跟法相連，不是梵行的基礎，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因此我不解說這些義理。”

29. “大德，世尊解說什麼義理呢？”

“布吒波陀，我解說什麼是苦，我解說什麼是苦集，我解說什麼是苦滅，我解說什麼是苦滅之道。”

30. “大德，為什麼世尊解說這些義理呢？”

“布吒波陀，這些義理有意義，跟法相連，是梵行的基礎，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因此我解說這些義理。”

“大德，正是這樣！善逝，正是這樣！”

“大德，現在時候不早了，如果世尊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世尊起座離去。

31. 世尊離去不久，那些遊方者大眾用各種說話來嘲弄與取笑布吒波陀遊方者：“無論喬答摩沙門說什麼，布吒波陀都會喜悅地說：‘大德，正是這樣！善逝，正是這樣！’但我們還是不知喬答摩沙門肯定哪種法義：‘世間是常’還是‘世間是斷’，‘世間有邊’還是‘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還是‘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還是‘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

遊方者大眾說了這番話後，布吒波陀遊方者對他們說：“賢者們，我也是不知喬答摩沙門肯定哪種法義的。然而，喬答摩沙門所說的途徑那樣真實，立足於正法，導向正法，像我這樣的智者，對喬答摩沙門的善說、善語怎會不感到喜悅呢！”

32. 兩三天之後，質多·馴象師子和布吒波陀遊方者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到了之後，質多·馴象師子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布吒波陀遊方者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布吒波陀遊方者把遊方者大眾嘲弄與取笑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33. “布吒波陀，那些遊方者大眾全部都是盲目、沒有眼睛的，你是在他們之中唯一一個具有眼睛的人。

“布吒波陀，我宣說法義去肯定一些事情，我也宣說法義去否定一些事情。

“布吒波陀，我宣說法義去否定哪些事情呢？”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世間是常’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世間是斷’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世間有邊’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世間沒有邊’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否定‘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事情。

“布吒波陀，為什麼我宣說法義去否定這些事情呢？這些事情沒有意義，不跟法相連，不是梵行的基礎，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因此我宣說法義去否定這些事情。

“布吒波陀，我宣說法義去肯定哪些事情呢？”

“我宣說法義去肯定‘苦’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肯定‘苦集’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肯定‘苦滅’這種事情。

“我宣說法義去肯定‘苦滅之道’這種事情。

“布吒波陀，為什麼我宣說法義去肯定這些事情呢？這些事情有意義，跟法相連，是梵行的基礎，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因此我宣說法義去肯定這些事情。

34. “布吒波陀，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持這種見解：‘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唯樂無苦。’

“我會前往他們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聽說你們的主張是這樣的，這是真的嗎？’

“如果他們答是，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知道與看見那個唯樂無苦的世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不是。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曾經一日或一夜，半日或半夜，親身到過那個唯樂無苦的世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不是。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知道什麼道路與途徑能達至那個唯樂無苦的世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不知。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曾經聽過投生在唯樂無苦世間的天神的聲音“賢者們，你們善巧、正直地進入達至唯樂無苦的世間的正道。賢者們，我們也是善巧、正直地進入達至唯樂無苦的世間的正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沒有。

“布吒波陀，你認為怎樣，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大德，是的，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35. “布吒波陀，就正如一個人這樣說：‘我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你知她是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還是首陀羅種姓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你知她是什麼名稱、什麼種族的嗎？你知她是高、矮還是中等身材的嗎？你知她是黑膚色、棕膚色還是黃膚色的嗎？你知她是住在哪個村落、哪個市鎮或哪個都城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是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見，而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是的。’

“布吒波陀，你認為怎樣，那人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大德，是的，那人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36. “布吒波陀，同樣地，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持這種見解：‘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唯樂無苦。’

“我會前往他們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聽說你們的主張是這樣的，這是真的嗎？’

“如果他們答是，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知道與看見那個唯樂無苦的世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不是。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曾經一日或一夜，半日或半夜，親身到過那個唯樂無苦的世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不是。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知道什麼道路與途徑能達至那個唯樂無苦的世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不知。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曾經

聽過投生在唯樂無苦世間的天神的聲音“賢者們，你們善巧、正直地進入達至唯樂無苦的世間的正道。賢者們，我們也是善巧、正直地進入達至唯樂無苦的世間的正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沒有。

“布吒波陀，你認為怎樣，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大德，是的，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37. “布吒波陀，又正如一個人在廣場之中建造登上宮殿的階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在建造登上宮殿的階梯，但你知道哪裏是宮殿的東面，哪裏是宮殿的南面，哪裏是宮殿的西面，哪裏是宮殿的北面嗎？你知道那是一座高的宮殿、中等高度的宮殿還是矮的宮殿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是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見，而建造登上宮殿的階梯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是的。’

“布吒波陀，你認為怎樣，那人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大德，是的，那人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38. “布吒波陀，同樣地，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持這種見解：‘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唯樂無苦。’

“我會前往他們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聽說你們的主張是這樣的，這是真的嗎？’

“如果他們答是，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知道與看見那個唯樂無苦的世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不是。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曾經一日或一夜，半日或半夜，親身到過那個唯樂無苦的世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不是。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知道什麼道路與途徑能達至那個唯樂無苦的世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不知。我會再對他們說：‘賢友們，你們曾經聽過投生在唯樂無苦世間的天神的聲音“賢者們，你們善巧、正直地進入達至唯樂無苦的世間的正道。賢者們，我們也是善巧、正直地進入達至唯樂無苦的世間的正道”嗎？’

“當這樣問的時候，他們會答沒有。

“布吒波陀，你認為怎樣，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大德，是的，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39. “布吒波陀，有三種實我取著：粗的實我取著、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

“布吒波陀，什麼是粗的實我取著呢？由四大組成、會吃搏食、有色身的欲界眾生，於此取著為實我，這就是粗的實我取著了。

“布吒波陀，什麼是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呢？由善意所生、肢體與根門美滿的色界眾生，於此取著為實我，這就是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了。

“布吒波陀，什麼是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呢？由想所生的無色眾生，於此取

著為實我，這就是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了。

40. “布吒波陀，我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粗的實我取著，當你進入這條正道時，各種污染法將會斷除，各種清淨法將會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布吒波陀，可能你會這樣想：‘各種污染法斷除，各種清淨法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但這時還是安住在苦之中。’布吒波陀，不要這樣想。各種污染法斷除，各種清淨法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這時是安住在歡悅、喜、猗、念、覺知、樂之中的。

41. “布吒波陀，我宣說法義，教人捨棄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當你進入這條正道時，各種污染法將會斷除，各種清淨法將會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布吒波陀，可能你會這樣想：‘各種污染法斷除，各種清淨法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但這時還是安住在苦之中。’布吒波陀，不要這樣想。各種污染法斷除，各種清淨法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這時是安住在歡悅、喜、猗、念、覺知、樂之中的。

42. “布吒波陀，我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當你進入這條正道時，各種污染法將會斷除，各種清淨法將會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布吒波陀，可能你會這樣想：‘各種污染法斷除，各種清淨法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但這時還是安住在苦之中。’布吒波陀，不要這樣想。各種污染法斷除，各種清淨法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這時是安住在歡悅、喜、猗、念、覺知、樂之中的。

43. “布吒波陀，如果他人這樣問我：‘賢友，為什麼你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粗的實我取著呢？’我會這樣解說這個問題：‘賢友，我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粗的實我取著，當你進入這條正道時，各種污染法將會斷除，各種清淨法將會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44. “布吒波陀，如果他人這樣問我：‘賢友，為什麼你宣說法義，教人捨棄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呢？’我會這樣解說這個問題：‘賢友，我宣說法義，教人捨棄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當你進入這條正道時，各種污染法將會斷除，各種清淨法將會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45. “布吒波陀，如果他人這樣問我：‘賢友，為什麼你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呢？’我會這樣解說這個問題：‘賢友，我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當你進入這條正道時，各種污染法將會斷除，各種清淨法將會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

之中。’

“布吒波陀，你認為怎樣，這樣是否在說有理據的說話呢？”

“大德，是的，這樣就是在說有理據的說話。”

46. “布吒波陀，就如如一個人在宮殿之下建造登上宮殿的階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在建造登上宮殿的階梯，但你知道哪裏是宮殿的東面，哪裏是宮殿的南面，哪裏是宮殿的西面，哪裏是宮殿的北面嗎？你知道那是一座高的宮殿、中等高度的宮殿還是矮的宮殿嗎？’

“他答：‘賢友，當然知道，我是在宮殿之下建造登上宮殿的階梯的。’

“布吒波陀，你認為怎樣，那人這樣是否在說有理據的說話呢？”

“大德，是的，那人這樣就是在說有理據的說話。”

47. “布吒波陀，同樣地，如果他人這樣問我：‘賢友，為什麼你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粗的實我取著呢？’我會這樣解說這個問題：‘賢友，我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粗的實我取著，當你進入這條正道時，各種污染法將會斷除，各種清淨法將會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布吒波陀，如果他人這樣問我：‘賢友，為什麼你宣說法義，教人捨棄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呢？’我會這樣解說這個問題：‘賢友，我宣說法義，教人捨棄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當你進入這條正道時，各種污染法將會斷除，各種清淨法將會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布吒波陀，如果他人這樣問我：‘賢友，為什麼你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呢？’我會這樣解說這個問題：‘賢友，我宣說法義，教人捨棄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當你進入這條正道時，各種污染法將會斷除，各種清淨法將會增長，能智慧圓滿充足地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布吒波陀，你認為怎樣，這樣是否在說有理據的說話呢？”

“大德，是的，這樣就是在說有理據的說話。”

48.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質多·馴象師子對他說：“大德，當粗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和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是虛妄的，只有粗的實我取著真實。

“大德，當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粗的實我取著和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是虛妄的，只有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真實。

“大德，當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粗的實我取著和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是虛妄的，只有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真實。”

49. “質多，當粗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和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只會算作粗的實我取著存在。

“質多，當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粗的實我取著和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只會算作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

“質多，當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粗的實我取著和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只會算作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

“質多，如果有人問你：‘過去你存在，並非不存在嗎？未來你存在，並非不存在嗎？現在你存在，並非不存在嗎？’當被人這樣問時，你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被人這樣問時，我會這樣解說：‘過去我存在，並非不存在；未來我存在，並非不存在；現在我存在，並非不存在。’大德，如果被人這樣問時，我會這樣解說。”

50. “質多，如果有人問你：‘在過去你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只有那時的實我取著是真實，未來和現在都是虛妄的嗎？在未來你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只有那時的實我取著是真實，過去和現在都是虛妄的嗎？在現在你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只有這時的實我取著是真實，過去和未來都是虛妄的嗎？’當被人這樣問時，你會怎樣解說呢？”

“大德，如果被人這樣問時，我會這樣解說：‘在過去我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只有那時的實我取著是真實，未來和現在都是虛妄。在未來我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只有那時的實我取著是真實，過去和現在都是虛妄。在現在我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只有這時的實我取著是真實，過去和未來都是虛妄。’大德，如果被人這樣問時，我會這樣解說。”

51. “質多，同樣地，當粗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和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只會算作粗的實我取著存在。

“質多，當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粗的實我取著和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只會算作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

“質多，當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粗的實我取著和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只會算作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

52. “質多，就如由母牛出牛乳，由牛乳出乳酪，由乳酪出生酥，由生酥出熟酥，由熟酥出醍醐。

“當是牛乳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乳酪、生酥、熟酥和醍醐，只會算作牛乳。

“當是乳酪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牛乳、生酥、熟酥和醍醐，只會算作乳酪。

“當是生酥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牛乳、乳酪、熟酥和醍醐，只會算作生酥。

“當是熟酥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牛乳、乳酪、生酥和醍醐，只會算作熟酥。

“當是醍醐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牛乳、乳酪、生酥和熟酥，只會算作醍醐。

53. “質多，同樣地，當粗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和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只會算作粗的實我取著存在。

“質多，當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粗的實我取著和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只會算作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

“質多，當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的時候，這時不會算作粗的實我取著和善意所生的實我取著存在，只會算作無色眾生的實我取著存在。

“質多，這些是世間的名稱，世間的語言，世間的共同表達方式，世間的指示方式，如來運用這些世間的共同表達方式而沒有執取。”

54.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布吒波陀遊方者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大德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大德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

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55. 質多·馴象師子對世尊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大德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大德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56. 質多·馴象師子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質多·馴象師子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質多·馴象師子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十·須跋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在世尊入滅不久的時候，阿難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這時候，須跋·杜帝耶子婆羅門學童逗留在舍衛城處理一些事務。

2. 須跋吩咐另一個婆羅門學童：“來吧，你前往阿難沙門那裏，用我的名義問候阿難沙門，問他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還有，你這樣說：‘願阿難賢者悲憫，前往須跋的居所就好了。’”

3. 那個婆羅門學童回答須跋：“賢者，是的。”於是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者，須跋說，他問阿難賢者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他也說，願阿難賢者悲憫，前往他的居所就好了。”

4. 婆羅門學童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婆羅門學童，現在不是時候。我今天有病要服藥，明天前往才是適當的時候。”

於是，婆羅門學童起座，回去須跋那裏，然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須跋。

5. 夜晚過後，在上午，阿難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制多比丘以後學沙門的身份隨後而行，一起前往須跋的居所，去到後，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須跋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者長期做喬答摩賢者的侍者，長期在他座下，長期在他身邊，阿難賢者應該知道喬答摩賢者稱讚的是什麼，什麼使人得到開展、建立、確立。

“阿難賢者，喬答摩賢者稱讚的是什麼呢？什麼使人得到開展、建立、確立呢？”

6. “婆羅門學童，世尊稱讚三蘊，這三蘊使人得到開展、建立、確立。這三蘊是什麼呢？

“聖者的戒蘊、聖者的定蘊、聖者的慧蘊。

“婆羅門學童，世尊稱讚這三蘊，這三蘊使人得到開展、建立、確立。”

“阿難賢者，什麼是聖者的戒蘊呢？”

7—29. “婆羅門學童，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六十三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婆羅門學童，這就是比丘具有戒行了。

30. “婆羅門學童，世尊稱讚這聖者的戒蘊，這聖者的戒蘊使人得到開展、建立、確立。但到這階段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阿難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阿難賢者，這真的是圓滿的聖者戒蘊，沒有不圓滿！阿難賢者，我在其他沙門婆羅門之中，從沒有見過這樣圓滿的聖者戒蘊。即使他們看見自己有這樣圓滿的聖者戒蘊，也會自滿不前，心想：‘我們的修行工作已經到了盡頭，取得沙門的得益，沒有任何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了。’ 但是，阿難賢者說，到這階段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第一誦完

1—18. “阿難賢者，什麼是聖者的定蘊呢？”

“婆羅門學童，什麼是比丘守護根門呢……(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六十四至八十二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初、二、三、四禪)……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遍。

19. “婆羅門學童，世尊稱讚這聖者的定蘊，這聖者的定蘊使人得到開展、建立、確立。但到這階段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阿難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阿難賢者，這真的是圓滿的聖者定蘊，沒有不圓滿！阿難賢者，我在其他沙門婆羅門之中，從沒有見過這樣圓滿的聖者定蘊。即使他們看見自己有這樣圓滿的聖者定蘊，也會自滿不前，心想：‘我們的修行工作已經到了盡頭，取得沙門的得益，沒有任何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但是，阿難賢者說，到這階段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20—36. “阿難賢者，什麼是聖者的慧蘊呢？”

“婆羅門學童，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三至九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漏盡智)……這位比丘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致力於漏盡智，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他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這就是慧蘊了。

37. “婆羅門學童，世尊稱讚這聖者的慧蘊，這聖者的慧蘊使人得到開展、建立、確立。到這階段便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

“阿難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阿難賢者，這真的是圓滿的聖者慧蘊，沒有不圓滿！阿難賢者，我在其他沙門婆羅門之中，從沒有見過這樣圓滿的聖者慧蘊。到這階段便沒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了。

“阿難賢者，妙極了！阿難賢者，妙極了！阿難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阿難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第二誦完



十一·羈婆多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的波婆迦芒果園。

這時候，羈婆多居士子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那爛陀富庶、繁榮、人口眾多，人們對世尊有淨信。大德，如果世尊吩咐一位比丘施展超於常人的神通就好了，這樣的話，那爛陀將會有更多人對世尊有淨信。”

羈婆多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羈婆多，我不是這樣對比丘說法的：‘比丘們，來吧，為白衣在家人施展超於常人的神通吧。’”

2. 羈婆多第二次對世尊說：“大德，我不是想跟世尊糾纏，但我也要說：‘大德，那爛陀富庶、繁榮、人口眾多，人們對世尊有淨信。大德，如果世尊吩咐一位比丘施展超於常人的神通就好了，這樣的話，那爛陀將會有更多人對世尊有淨信。’”

世尊第二次對他說：“羈婆多，我不是這樣對比丘說法的：‘比丘們，來吧，為白衣在家人施展超於常人的神通吧。’”

3. 羈婆多第三次對世尊說：“大德，我不是想跟世尊糾纏，但我也要說：‘大德，那爛陀富庶、繁榮、人口眾多，人們對世尊有淨信。大德，如果世尊吩咐一位比丘施展超於常人的神通就好了，這樣的話，那爛陀將會有更多人對世尊有淨信。’”

“羈婆多，我親身以無比智體證超於常人之法，然後為人作出三種示現。什麼是三種示現呢？神通示現、讀他心示現、教誡示現。

4. “羈婆多，什麼是神通示現呢？一位比丘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一個有信的人看見那位比丘的神通示現。

5. “羈婆多，那個有信的人告訴一個沒有信的人：‘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沙門有大威德、大力量！我看見一位比丘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那個沒有信的人對那個有信的人說：‘賢者，有一種緊陀羅術，修習這種緊陀羅術，比丘便具有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羈婆多，你認為怎樣，那個沒有信的人會否對那個有信的人這樣說呢？”

“大德，是會的。”

“羈婆多，我看見神通示現的過患，所以對此感到煩擾、不滿、厭惡。”

6. “羈婆多，什麼是讀他心示現呢？一位比丘能讀出其他人與眾生的心、心所、覺、觀，說：‘你的意是這樣，你所想的是這樣，你的心是這樣。’一個有信的人看見那位比丘的讀他心示現。

7. “羈婆多，那個有信的人告訴一個沒有信的人：‘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沙門有大威德、大力量！我看見一位比丘能讀出其他人與眾生的心、心所、覺、觀，說：‘你的意是這樣，你所想的是這樣，你的心是這樣。’’

“那個沒有信的人對那個有信的人說：‘賢者，有一種摩尼術，修習這種摩尼術，比丘便能讀出其他人與眾生的心、心所、覺、觀，說：‘你的意是這樣，你所想的是這樣，你的心是這樣。’’

“羈婆多，你認為怎樣，那個沒有信的人會否對那個有信的人這樣說呢？”

“大德，是會的。”

“羈婆多，我看見讀他心示現的過患，所以對此感到煩擾、不滿、厭惡。”

8. “羈婆多，什麼是教誡示現呢？一位比丘向人作出教誡：‘應要生起這種覺，不要生起那種覺；應要這樣作意，不要那樣作意；應要捨棄這些東西，應要取得那些東西。’羈婆多，這就是稱為教誡示現了。

9—45. “羈婆多，再者，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七十六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取得初禪)……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羈婆多，這就是稱為教誡示現了。

46—50. “羈婆多，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七十七至八十二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二、三、四禪)……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遍。羈婆多，這就是稱為教誡示現了。

51—52. “羈婆多，再者，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三至八十四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心)……他把心致力於知見，導向知見。羈婆多，這就是稱為教誡示現了。

53—66. “羈婆多，再者，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八十五至九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位比丘取得神通智以至漏盡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羈婆多，這就是稱為教誡示現了。

67. “羈婆多，我親身以無比智體證超於常人之法，然後為人作出這三種示現。

“羈婆多，從前，在這個僧團中有位比丘內心生起這種想法：‘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取得相應的定境，在定中帶來一條通往天界的道路。

68.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四王天的天眾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四王天的天眾對他說：‘比丘，我們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四王天比我們優勝、比我們高尚，他們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69.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四王天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四王天對他說：‘比丘，我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三十三天的天眾比我們優勝、比我們高尚，他們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0.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三十三天的天眾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三十三天的天眾對他說：‘比丘，我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帝釋天·因陀羅比我們優勝、比我們高尚，他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1.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帝釋天·因陀羅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帝釋天·因陀羅對他說：‘比丘，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夜摩天的天眾比我優勝、比我高尚，他們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2.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夜摩天的天眾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夜摩天的天眾對他說：‘比丘，我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善夜摩天子比我們優勝、比我們高尚，他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3.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善夜摩天子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善夜摩天子對他說：‘比丘，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兜率天的天眾比我優勝、比我高尚，他們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4.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兜率天的天眾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兜率天的天眾對他說：‘比丘，我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善兜率天子比我們優勝、比我們高尚，他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5.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善兜率天子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善兜率天子對他說：‘比丘，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化樂天的天眾比我優勝、比我高尚，他們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6.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化樂天的天眾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化樂天的天眾對他說：‘比丘，我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善化樂天子比我們優勝、比我們高尚，他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7.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善化樂天子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善化樂天子對他說：‘比丘，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他化自在天的天眾比我優勝、比我高尚，他們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8.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他化自在天的天眾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他化自在天的天眾對他說：‘比丘，我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自在天子比我們優勝、比我們高尚，他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79.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自在天子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自在天子對他說：‘比丘，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梵身天眾比我優勝、比我高尚，他們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80.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取得相應的定境，在定中帶來一條通往梵天的道路。

“羈婆多，於是，那位比丘前往梵身天眾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梵身天眾對他說：‘比丘，我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比丘，有位梵天是大梵·征服者·無敵者·全見者·全能者·帝主·創造者·造物者·至高無上者·驅動者·降伏者·眾生之父，他比我們優勝、比我們高尚，他或會知道這個問題。’

“‘賢友們，現在這個大梵天在哪裏呢？’

“‘比丘，我們也不知大梵天在哪裏、往哪裏、到哪裏的，然而，只要看見有光明相，有光亮出現，大梵天便會出現。’

81. “羈婆多，不久，大梵天出現了。於是，那位比丘前往大梵天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大梵天對他說：‘比丘，我是大梵·征服者·無敵者·全見者·全能者·帝主·創造者·造物者·至高無上者·驅動者·

降伏者·眾生之父。’

82. “羈婆多，那位比丘第二次對他說：‘賢友，我不是問你是否大梵·征服者·無敵者·全見者·全能者·帝主·創造者·造物者·至高無上者·驅動者·降伏者·眾生之父，我是問你，賢友，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大梵天第二次對他說：‘比丘，我是大梵·征服者·無敵者·全見者·全能者·帝主·創造者·造物者·至高無上者·驅動者·降伏者·眾生之父。’

83. “羈婆多，那位比丘第三次對他說：‘賢友，我不是問你是否大梵·征服者·無敵者·全見者·全能者·帝主·創造者·造物者·至高無上者·驅動者·降伏者·眾生之父，我是問你，賢友，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大梵天捉著那位比丘的臂膀，把他帶到一邊，然後對他說：‘比丘，這裏的梵身天眾認為，沒有大梵天不見的，沒有大梵天不知的，沒有大梵天不能證得的。因此，我不能在他們面前說，我也不知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

“‘比丘，你做得不好、做得不對，你越過世尊，然後走到外面來尋找答案。比丘，你要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問他這個問題，當世尊為你解說時，你便要受持於心。’

84. “羈婆多，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那位比丘在梵世間隱沒，在我跟前出現。之後他對我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我說：‘大德，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

85. “羈婆多，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我對他說：‘比丘，從前，航海的商人是先帶一隻見岸鳥上船，然後才出海的。當商人在船上看不見海岸時，會放出見岸鳥，見岸鳥會向東、南、西、北、上、下、四角到處飛，如果牠看見海岸，便會一直飛往那個方向；如果牠看不見海岸，便會飛回船上。比丘，同樣地，你到處去尋找答案，一直去到梵世間也找不到，於是回到我跟前。’

“‘比丘，你不應這樣問：“大德，怎樣可使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這四大息滅無餘呢？”比丘，你應這樣問：

““地水火風界，
此等依何立？
高低與大小，
美醜依何有？
名色此兩者，
如何滅無餘？”

“‘比丘，這就是解說：

““識無形無邊，
集成諸眾生。
地水火風界，
此等依識立；

高低與大小，
美醜依識有。
此識息滅時，
一切皆終止。”’”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羈婆多居士子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十二·露遮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拘薩羅遊行說法，去到娑羅婆提。這時候，露遮婆羅門居住在娑羅婆提。娑羅婆提人口、水草、樹木、穀物豐盛，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賞賜給露遮婆羅門的最高御賜。

2. 露遮婆羅門生起這種惡見：“沙門婆羅門在證得善法之後，不應將善法告訴別人，這對別人沒有幫助，就正如截斷舊的結縛之後又造出新的結縛那樣。我說，將善法告訴別人的結果只會帶來惡法、貪欲法，這對別人沒有幫助。”

3. 露遮婆羅門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拘薩羅遊行說法，抵達娑羅婆提。喬答摩世尊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露遮婆羅門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4. 於是，露遮婆羅門吩咐理髮師畢沙迦：“畢沙迦賢友，來吧，你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用我的名義問候喬答摩沙門，問他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還有，你這樣說：‘願喬答摩賢者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露遮婆羅門的食物。’”

5. 畢沙迦回答露遮婆羅門：“大德，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露遮婆羅門說，他問世尊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他也說，願大德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露遮婆羅門的食物。”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

6. 畢沙迦知道世尊接受供養後，便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畢沙迦回到露遮婆羅門那裏，然後對他說：“大德，我把事情告訴了世尊，他接受供養。”

7. 在清晨的時候，露遮婆羅門吩咐人在自己的居所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然後吩咐畢沙迦：“畢沙迦賢友，來吧，你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然後告訴他：‘喬答摩賢者，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畢沙迦回答露遮婆羅門：“大德，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於是，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與比丘僧團一起前往露遮婆羅門的居所。

8. 這時候，畢沙迦在後面跟隨世尊，他對世尊說：“大德，露遮婆羅門生

起這種惡見：‘沙門婆羅門在證得善法之後，不應將善法告訴別人，這對別人沒有幫助，就如同截斷舊的結縛之後又造出新的結縛那樣。我說，將善法告訴別人的結果只會帶來惡法、貪欲法，這對別人沒有幫助。’如果世尊使露遮婆羅門離開惡見就好了。”

“畢沙迦，這是容易處理的事情。畢沙迦，這是容易處理的事情。”

9. 世尊前往露遮婆羅門的居所，然後和比丘僧團一起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露遮婆羅門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使他們得到滿足，使他們掩鉢示意吃飽。當世尊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露遮婆羅門以一低座坐在一邊。

世尊對露遮婆羅門說：“露遮，聽說你生起這種惡見：‘沙門婆羅門在證得善法之後，不應將善法告訴別人，這對別人沒有幫助，就如同截斷舊的結縛之後又造出新的結縛那樣。我說，將善法告訴別人的結果只會帶來惡法、貪欲法，這對別人沒有幫助。’這是真的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

10. “露遮，你認為怎樣，你是居住在娑羅婆提的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

“露遮，如果有人說：‘露遮婆羅門居住在娑羅婆提，任何娑羅婆提生產的東西都應由露遮婆羅門獨自受用，不應給他人受用。’這種說話會為依靠你而生活的人造成妨害還是不造成妨害呢？”

“喬答摩賢者，會造成妨害。”

“當對別人造成妨害的時候，這是出於利益和悲憫還是不利和傷害呢？”

“喬答摩賢者，出於不利和傷害。”

“當出於不利和傷害的時候，內心帶著慈心還是敵意呢？”

“喬答摩賢者，內心帶著敵意。”

“內心帶著敵意的人，是一個邪見的人還是正見的人呢？”

“喬答摩賢者，是一個邪見的人。”

“露遮，我說，邪見的人會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

11. “露遮，你認為怎樣，拘薩羅王波斯匿是居住在迦尸的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

“露遮，如果有人說：‘波斯匿王居住在迦尸，任何迦尸生產的東西都應由波斯匿王獨自受用，不應給他人受用。’這種說話會為依靠波斯匿王而生活的你和其他人造成妨害還是不造成妨害呢？”

“喬答摩賢者，會造成妨害。”

“當對別人造成妨害的時候，這是出於利益和悲憫還是不利和傷害呢？”

“喬答摩賢者，出於不利和傷害。”

“當出於不利和傷害的時候，內心帶著慈心還是敵意呢？”

“喬答摩賢者，內心帶著敵意。”

“內心帶著敵意的人，是一個邪見的人還是正見的人呢？”

“喬答摩賢者，是一個邪見的人。”

“露遮，我說，邪見的人會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

12. “露遮，正如你剛才所說，如果有人說：‘露遮婆羅門居住在娑羅婆提，任何娑羅婆提生產的東西都應由露遮婆羅門獨自受用，不應給他人受用。’這種說話會為依靠你而生活的人造成妨害，說這種話的人出於不利和傷害，內心帶著敵意，是一個邪見的人。

13. “露遮，同樣地，如果有人說：‘沙門婆羅門在證得善法之後，不應將善法告訴別人，這對別人沒有幫助，就正如截斷舊的結縛之後又造出新的結縛那樣。我說，將善法告訴別人的結果只會帶來惡法、貪欲法，這對別人沒有幫助。’這種說話會為一些想在如來講授的法和律之中取得大成就——取證須陀洹果、取證斯陀含果、取證阿那含果、成為阿羅漢；或是多生投生天上——的人造成妨害，說這種話的人出於不利和傷害，內心帶著敵意，是一個邪見的人。

“露遮，我說，邪見的人會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

14. “露遮，正如你剛才所說，如果有人說：‘波斯匿王居住在迦尸，任何迦尸生產的東西都應由波斯匿王獨自受用，不應給他人受用。’這種說話會為依靠波斯匿王而生活的你和其他人造成妨害，說這種話的人出於不利和傷害，內心帶著敵意，是一個邪見的人。

15. “露遮，同樣地，如果有人說：‘沙門婆羅門在證得善法之後，不應將善法告訴別人，這對別人沒有幫助，就正如截斷舊的結縛之後又造出新的結縛那樣。我說，將善法告訴別人的結果只會帶來惡法、貪欲法，這對別人沒有幫助。’這種說話會為一些想在如來講授的法和律之中取得大成就——取證須陀洹果、取證斯陀含果、取證阿那含果、成為阿羅漢；或是多生投生天上——的人造成妨害，說這種話的人出於不利和傷害，內心帶著敵意，是一個邪見的人。

“露遮，我說，邪見的人會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

16. “露遮，世上有三種應受批評的老師，對這樣的老師作出批評是一種真實、如法、沒有過失的批評。這三種是什麼老師呢？

“露遮，一些老師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沒有取得沙門的得益，但對弟子說法：‘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利益，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快樂。’他們的弟子對老師的教導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背道而馳。

“他們應受人這樣批評：‘尊者們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你們沒有取得沙門的得益，但對弟子說法：‘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利益，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快樂。’你們的弟子對老師的教導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背道而馳。就正如一個男士硬要捉著要離去的女士不放，或是硬要抱著內心另有所屬的女士不放那樣。我說，這樣做的結果只會帶來惡法、貪欲法，這對別人沒有幫助。’

“露遮，這就是世上第一種應受批評的老師，對這樣的老師作出批評是一種真實、如法、沒有過失的批評。

17. “露遮，再者，一些老師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沒有取得沙門的得益，但對弟子說法：‘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利益，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快樂。’他們的弟子對老師的教導留心細聽，用心聆聽，用心裝載，不會背道而馳。

“他們應受人這樣批評：‘尊者們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你們沒有取得沙門的得益，但對弟子說法：“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利益，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快樂。”’你們的弟子對老師的教導留心細聽，用心聆聽，用心裝載，不會背道而馳。就如一個人顧不了自己田地的雜草而又想去清除別人田地的雜草那樣。我說，這樣做的結果只會帶來惡法、貪欲法，這對別人沒有幫助。’

“露遮，這就是世上第二種應受批評的老師，對這樣的老師作出批評是一種真實、如法、沒有過失的批評。

18. “露遮，再者，一些老師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在取得沙門的得益之後便對弟子說法：‘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利益，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快樂。’他們的弟子對老師的教導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背道而馳。

“他們應受人這樣批評：‘尊者們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在取得沙門的得益之後便對弟子說法：“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利益，這樣能為你們帶來快樂。”’你們的弟子對老師的教導充耳不聞，不用心聆聽，無心裝載，背道而馳。就如截斷舊的結縛之後又造出新的結縛那樣。我說，這樣做的結果只會帶來惡法、貪欲法，這對別人沒有幫助。¹”

“露遮，這就是世上第三種應受批評的老師，對這樣的老師作出批評是一種真實、如法、沒有過失的批評。

“露遮，世上有這三種應受批評的老師，對這樣的老師作出批評是一種真實、如法、沒有過失的批評。”

19—76.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露遮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世上有沒有不應受批評的老師呢？”

“露遮，世上是有不應受批評的老師的。”

“喬答摩賢者，什麼是世上不應受批評的老師呢？”

“露遮，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九十八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取得初、二、三、四禪，取得漏盡智)……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77. “露遮，弟子能在這種老師的教導下取得這樣高的成就，露遮，這就是世上不應受批評的老師了。對這樣的老師作出批評是一種不真實、不如法、有過失的批評。”

78.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露遮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就如一個險些跌下懸崖的人，被人捉著頭髮救了上來，然後站穩在地上，同樣地，我險些跌下地獄，被喬答摩賢者救了上來，然後站穩在地上。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世尊、皈依法、

¹ 在《長部》的註釋《吉祥悅意》(*Sumaṅgalavilāsinī*)中說，若他人在受教的時候一直都不接受教誡，這樣便對他人沒有幫助；老師應幫助弟子親身過少事務的生活，為弟子帶來親身洞悉法義的歡喜心與恭敬心，然後便要放捨，若不能做到這一點，便應受人批評。

在經中佛陀引用露遮婆羅門的句子“就如截斷舊的結縛之後又造出新的結縛那樣”，應是指一些比丘解除了生死的舊結縛，但又被“對弟子執著”的新結縛所縛。

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十三·三明經

1.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拘薩羅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摩那迦陀的婆羅門村落後，住在摩那迦陀北面的跋提河岸芒果園。

2. 一些十分著名、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如闍基婆羅門、多盧迦婆羅門、薄拘娑提婆羅門、吒奴蘇尼婆羅門、杜帝耶婆羅門等也是住在摩那迦陀。

3. 這時候，婆舍多婆羅門學童和頗羅墮婆羅門學童一起散步時，生起了一個正道與非正道的問題。

4. 婆舍多說：“薄拘娑提婆羅門這樣說，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

5. 頗羅墮說：“多盧迦婆羅門那樣說，只有那才是正直的道路，那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

6. 婆舍多不能說服頗羅墮，頗羅墮也不能說服婆舍多。

7. 於是婆舍多對頗羅墮說：“頗羅墮賢者，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現在來到這裏了。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頗羅墮賢者，讓我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問他，當他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那個義理吧。”

頗羅墮回答婆舍多：“賢者，好的。”

8. 於是，婆舍多和頗羅墮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婆舍多把二人不能說服對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然後再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在這問題上，我們所學的有分別，主張有分別、有不同。”

9. “婆舍多，聽你所說，薄拘娑提婆羅門說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而頗羅墮則說，多盧迦婆羅門說只有那才是正直的道路。你們所學的有分別，主張有分別、有不同的是關於哪一點的呢？”

10. “喬答摩賢者，是關於正道與非正道的。

“喬答摩賢者，阿達梨耶婆羅門、帝提梨耶婆羅門、闍陀迦婆羅門、闍陀婆羅門、梵行婆羅門等宣說不同的道路，所有道路都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是不是這樣的呢？”

“喬答摩賢者，就如在村落或市鎮附近有很多不同的道路，所有道路都連接著村落或市鎮。同樣地，阿達梨耶婆羅門、帝提梨耶婆羅門、闍陀迦婆羅門、闍陀婆羅門、梵行婆羅門等宣說不同的道路，所有道路都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是不是這樣的呢？”

11. “婆舍多，你是說，所有道路都能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嗎？”

“喬答摩賢者，我說，所有道路都能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

“婆舍多，你是說，所有道路都能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嗎？”

“喬答摩賢者，我說，所有道路都能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

“婆舍多，你是說，所有道路都能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嗎？”

“喬答摩賢者，我說，所有道路都能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

12. “婆舍多，在眾多三明婆羅門¹之中，有沒有一人曾經親身去過梵世間見梵天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

“婆舍多，在眾多三明婆羅門之中，有沒有一人的老師曾經親身去過梵世間見梵天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

“婆舍多，在眾多三明婆羅門之中，有沒有一人的祖師曾經親身去過梵世間見梵天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

“婆舍多，在眾多三明婆羅門之中，有沒有一人追溯上七代的任何一個祖師曾經親身去過梵世間見梵天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

13. “婆舍多，一些開創者三明婆羅門仙人創造咒頌、轉動咒輪；古代的三明婆羅門唸誦、宣說、編集這些咒頌；現在的三明婆羅門跟隨唸誦、宣說、講解這些咒頌。那些開創者三明婆羅門仙人如阿達迦、婆摩迦、婆摩提婆、毗沙蜜多、閻摩多祇、央祇羅娑、頗羅墮、婆舍多、迦葉、婆求等，有沒有這樣說：‘我知道、看見梵天在那裏、往那裏、到那裏’？”

“喬答摩賢者，沒有。”

14. “婆舍多，聽你所說，在眾多三明婆羅門之中，沒有一人曾經親身去過梵世間見梵天，沒有一人的老師曾經親身去過梵世間見梵天，沒有一人的祖師曾經親身去過梵世間見梵天，沒有一人追溯上七代的任何一個祖師曾經親身去過梵世間見梵天；那些開創者三明婆羅門仙人也從沒有說知道、看見梵天在那裏、往那裏、到那裏。那些三明婆羅門豈不是變成這樣說：‘我們沒有知、沒有見，但宣說跟梵天合二為一的道路。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那些三明婆羅門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那些三明婆羅門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15. “婆舍多，那些三明婆羅門沒有知、沒有見，但宣說跟梵天合二為一的道路：‘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這是沒有可能的。

“婆舍多，就如一列盲人，每人都捉著前面的人來行走，前面的人看不見，中間的人也是看不見，後面的人也是看不見。婆舍多，同樣地，三明婆羅門所說

¹ “三明婆羅門” (*tevijja brāhmaṇa*) 是指熟悉三部《吠陀》的婆羅門。

的，變成了一列盲人的譬喻那樣，前面的人看不見，中間的人也是看不見，後面的人也是看不見。那些三明婆羅門的說話變成了可笑的說話、荒謬的說話、虛無的說話、空洞的說話。

16.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三明婆羅門和眾人都看見日月，在日月升起和落下的方向，三明婆羅門是否會向日月作出願求、稱頌、合掌、禮敬、繞行呢？”
“喬答摩賢者，是的。”

17.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三明婆羅門和眾人都看見日月，在日月升起和落下的方向，三明婆羅門會向日月作出願求、稱頌、合掌、禮敬、繞行，他們會否宣說跟日月合二為一的道路，說‘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日月合二為一’呢？”
“喬答摩賢者，不會。”

18. “婆舍多，聽你所說，即使三明婆羅門和眾人都看見日月，三明婆羅門都不會宣說跟日月合二為一的道路，更遑論沒有三明婆羅門親身見過梵天，沒有三明婆羅門的老師親身見過梵天，沒有三明婆羅門的祖師親身見過梵天，沒有三明婆羅門追溯上七代的任何一個祖師親身見過梵天；那些開創者三明婆羅門仙人也從沒有說知道、看見梵天在那裏、往那裏、到那裏。那些三明婆羅門豈不是變成這樣說：‘我們沒有知、沒有見，但宣說跟梵天合二為一的道路。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那些三明婆羅門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那些三明婆羅門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三明婆羅門沒有知、沒有見，但宣說跟梵天合二為一的道路：‘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這是沒有可能的。

19. “婆舍多，就如一個人這樣說：‘我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你知她是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還是首陀羅種姓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你知她是什麼名稱、什麼種族的嗎？你知她是高、矮還是中等身材的嗎？你知她是黑膚色、棕膚色還是黃膚色的嗎？你知她是住在哪個村落、哪個市鎮或哪個都城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是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見，而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是的。’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那人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那人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20. “婆舍多，同樣地，沒有三明婆羅門親身見過梵天，沒有三明婆羅門的老師親身見過梵天，沒有三明婆羅門的祖師親身見過梵天，沒有三明婆羅門追溯上七代的任何一個祖師親身見過梵天；那些開創者三明婆羅門仙人也從沒有說知道、看見梵天在那裏、往那裏、到那裏。那些三明婆羅門豈不是變成這樣說：‘我

們沒有知、沒有見，但宣說跟梵天合二為一的道路。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那些三明婆羅門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那些三明婆羅門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三明婆羅門沒有知、沒有見，但宣說跟梵天合二為一的道路：‘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這是沒有可能的。

21. “婆舍多，又正如一個人在廣場之中建造登上宮殿的階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在建造登上宮殿的階梯，但你知道哪裏是宮殿的東面，哪裏是宮殿的南面，哪裏是宮殿的西面，哪裏是宮殿的北面嗎？你知道那是一座高的宮殿、中等高度的宮殿還是矮的宮殿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是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見，而建造登上宮殿的階梯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是的。’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那人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那人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22. “婆舍多，同樣地，沒有三明婆羅門親身見過梵天，沒有三明婆羅門的老師親身見過梵天，沒有三明婆羅門的祖師親身見過梵天，沒有三明婆羅門追溯上七代的任何一個祖師親身見過梵天；那些開創者三明婆羅門仙人也從沒有說知道、看見梵天在那裏、往那裏、到那裏。那些三明婆羅門豈不是變成這樣說：‘我們沒有知、沒有見，但宣說跟梵天合二為一的道路。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那些三明婆羅門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那些三明婆羅門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23.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三明婆羅門沒有知、沒有見，但宣說跟梵天合二為一的道路：‘只有這才是正直的道路，這正直的車乘能擺脫輪迴，使行踐的人跟梵天合二為一。’——這是沒有可能的。

24. “婆舍多，又正如跋提河的河水水漲，漲得烏鴉也可以從地上喝水，一個想去對岸的人走來，他想走到對岸、越過對岸，但站在岸邊向對岸召喚：‘對岸，過來吧。對岸，過來吧。’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那人以吟誦的原因、祈求的原因、請求的原因、歡喜心的原因，跋提河的對岸會不會移動過來呢？”

“喬答摩賢者，不會。”

25. “婆舍多，同樣地，三明婆羅門捨棄了應要行踐的婆羅門法，作出不應行踐的非婆羅門法，而這樣說：‘我召喚因陀羅天。’‘我召喚月天。’‘我召喚水天。’‘我召喚伊舍那天。’‘我召喚波闍波提天。’‘我召喚梵天。’‘我召喚大神通天。’‘我召喚夜摩天。’婆舍多，三明婆羅門捨棄了應要行踐的婆羅門法，作出不應行踐的非婆羅門法，以吟誦的原因、祈求的原因、請求的原因、歡喜心的原因，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跟梵天合二為一的。

26. “婆舍多，又正如跋提河的河水水漲，漲得烏鴉也可以從地上喝水，一個想去對岸的人走來，他想走到對岸、越過對岸，但雙臂被人用鐵鍊反綁在岸邊。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那人能否從岸邊去到對岸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

27. “婆舍多，同樣地，在聖者的律之中稱五欲為鐵鍊，稱五欲為束縛。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婆舍多，在聖者的律之中稱這五欲為鐵鍊，稱這五欲為束縛。

“婆舍多，三明婆羅門受束縛、迷醉、抓著不放、看不見過患、沒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五欲。

28. “婆舍多，三明婆羅門捨棄了應要行踐的婆羅門法，作出不應行踐的非婆羅門法，受束縛、迷醉、抓著不放、看不見過患、沒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五欲，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跟梵天合二為一的。

29. “婆舍多，又正如跋提河的河水水漲，漲得烏鴉也可以從地上喝水，一個想去對岸的人走來，他想走到對岸、越過對岸，但全身連頭至腳被蓋著及躺下來。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那人能否從岸邊去到對岸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

30. “婆舍多，同樣地，在聖者的律之中稱五蓋為障蓋，稱五蓋為遮蓋，稱五蓋為掩蓋，稱五蓋為覆蓋。這五種蓋是什麼呢？貪欲蓋、瞋恚蓋、昏睡蓋、掉悔蓋、疑惑蓋。

“婆舍多，在聖者的律之中稱這五蓋為障蓋，稱這五蓋為遮蓋，稱這五蓋為掩蓋，稱這五蓋為覆蓋。

“婆舍多，三明婆羅門受五蓋封蔽、遮擋、障礙、遮蔽。

“婆舍多，三明婆羅門捨棄了應要行踐的婆羅門法，作出不應行踐的非婆羅門法，受五蓋封蔽、遮擋、障礙、遮蔽，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跟梵天合二為一的。

31.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你聽年長的祖師輩婆羅門說，梵天是有妻子與財物還是沒有妻子與財物的呢？”

“喬答摩賢者，是沒有妻子與財物的。”

“心有怨恨還是沒有怨恨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怨恨。”

“心有瞋恚還是沒有瞋恚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瞋恚。”

“心有污染還是沒有污染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污染。”

“有自制還是沒有自制呢？”

“喬答摩賢者，有自制。”

32.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三明婆羅門是有妻子與財物還是沒有妻子與財物的呢？”

“喬答摩賢者，是有妻子與財物的。”

“心有怨恨還是沒有怨恨呢？”

“喬答摩賢者，有怨恨。”

“心有瞋恚還是沒有瞋恚呢？”

“喬答摩賢者，有瞋恚。”

“心有污染還是沒有污染呢？”

“喬答摩賢者，有污染。”

“有自制還是沒有自制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自制。”

33. “婆舍多，聽你所說，三明婆羅門有妻子與財物而梵天沒有妻子與財物。有妻子與財物的三明婆羅門跟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梵天會走在一起、連在一起嗎？”

“喬答摩賢者，不會。”

34.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有妻子與財物的三明婆羅門，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跟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梵天合二為一的。

35. “婆舍多，聽你所說，三明婆羅門有怨恨而梵天沒有怨恨。有怨恨的三明婆羅門跟沒有怨恨的梵天會走在一起、連在一起嗎？”

“喬答摩賢者，不會。”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有怨恨的三明婆羅門，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跟沒有怨恨的梵天合二為一的。

“婆舍多，聽你所說，三明婆羅門有瞋恚而梵天沒有瞋恚。有瞋恚的三明婆羅門跟沒有瞋恚的梵天會走在一起、連在一起嗎？”

“喬答摩賢者，不會。”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有瞋恚的三明婆羅門，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跟沒有瞋恚的梵天合二為一的。

“婆舍多，聽你所說，三明婆羅門有污染而梵天沒有污染。有污染的三明婆羅門跟沒有污染的梵天會走在一起、連在一起嗎？”

“喬答摩賢者，不會。”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有污染的三明婆羅門，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跟沒有污染的梵天合二為一的。

“婆舍多，聽你所說，三明婆羅門沒有自制而梵天有自制。沒有自制的三明婆羅門跟有自制的梵天會走在一起、連在一起嗎？”

“喬答摩賢者，不會。”

36.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沒有自制的三明婆羅門，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沒有可能跟有自制的梵天合二為一的。

“婆舍多，三明婆羅門帶著自信地跟人坐在一起辯論，但反被人駁倒，就像從一個荒蕪的岸邊去到一個更加荒蕪的對岸那樣。因此，三明婆羅門稱為三明荒土、三明密林、三明災禍。”

37.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婆舍多對他說：“喬答摩賢者，我聽說喬答摩賢者知道投生梵天的道路。”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摩那迦陀是否在附近不遠的地方呢？”

“喬答摩賢者，摩那迦陀在附近不遠的地方。”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一個土生土長的摩那迦陀村民剛剛出村，如果有人問他前往摩那迦陀的道路，他會對那個問題感到困惑和猶疑不決嗎？”

“喬答摩賢者，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個村民土生土長，會熟悉所有摩那迦陀的道路。”

38. “婆舍多，即使土生土長的摩那迦陀村民，如果有人問他前往摩那迦陀的道路，或許他也會對那個問題感到困惑和猶疑不決。但是，如果有人問如來有關梵世間的事情，或問通往梵世間的途徑，如來是不會感到困惑和猶疑不決的。婆舍多，我知道梵天，知道梵世間，知道什麼是通往梵世間的途徑，知道怎樣投生梵世間。”

39.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婆舍多對他說：“喬答摩賢者，我聽說喬答摩賢者會為人宣說投生梵天的道路。如果喬答摩賢者幫助婆羅門後輩，為我宣說投生梵天的道路就好了。”

“婆舍多，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婆舍多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世尊說：

40—75. “婆舍多，如來出現於世上……(經文省略的內容跟《沙門果經》第四十至七十五段相若，大意是一個人聞法、出家成為一位比丘、持戒、守護根門、具有念和覺知、知足、清除五蓋)……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76. “婆舍多，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77. “婆舍多，就正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婆舍多，同樣地，這樣修習慈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舍多，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78. “婆舍多，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悲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悲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舍多，就正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婆舍多，同樣地，這樣修習悲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舍多，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婆舍多，一位比丘內心帶著喜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喜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舍多，就正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

到。婆舍多，同樣地，這樣修習喜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舍多，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婆舍多，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79. “婆舍多，就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婆舍多，同樣地，這樣修習捨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舍多，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80. “婆舍多，你認為怎樣，安住在這種心境的比丘是有妻子與財物還是沒有妻子與財物的呢？”

“喬答摩賢者，是沒有妻子與財物的。”

“心有怨恨還是沒有怨恨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怨恨。”

“心有瞋恚還是沒有瞋恚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瞋恚。”

“心有污染還是沒有污染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污染。”

“有自制還是沒有自制呢？”

“喬答摩賢者，有自制。”

81. “婆舍多，聽你所說，比丘沒有妻子與財物，梵天也沒有妻子與財物。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比丘跟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梵天會走在一起、連在一起嗎？”

“喬答摩賢者，是會的。”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比丘，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有可能跟沒有妻子與財物的梵天合二為一的。

……比丘沒有怨恨，梵天也沒有怨恨……

……比丘沒有瞋恚，梵天也沒有瞋恚……

……比丘沒有污染，梵天也沒有污染……

“婆舍多，聽你所說，比丘有自制，梵天也有自制。有自制的比丘跟有自制的梵天會走在一起、連在一起嗎？”

“喬答摩賢者，是會的。”

“婆舍多，十分好。婆舍多，那些有自制的比丘，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有可能跟有自制的梵天合二為一的。”

82.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婆舍多和頗羅墮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